

目錄

召会的治理与话语职事



- [第一篇 召会的建造](#)
- [第二篇 在召会治理及话语职事上的难处](#)
- [第三篇 在事奉中不作拆毁的工作](#)
- [第四篇 约翰十四章中关于建造的意义](#)
- [第五篇 约翰十七章的合而为一](#)
- [第六篇 爱的建造与认识人](#)
- [第七篇 建造召会需要绝对的奉献](#)
- [第八篇 建造召会需要认识事情](#)
- [第九篇 建造的意义乃在于建造神在人身上的权柄](#)
- [第十篇 选择话语的材料](#)
- [第十一篇 话语职事的重要与托付](#)
- [第十二篇 话语重在供应人，治理重在建造人](#)
- [第十三篇 召会建造的立场](#)
- [第十四篇 恢复召会的立场](#)

第一篇 召会的建造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十六节，二章二十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，十四节，十四章四至五节，十二节，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。

神的心意是要恢复召会的建造

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关乎建造召会的事。已过两千年，在召会的历史里，关乎‘建造’这事，并未得着人该有的注意。特别是在末了这几世纪里，神有许多的恢复，然而，那些恢复占用了神儿女许多的注意力，使他们几乎没有余力留心神更进一步的恢复。认真说，关于‘建造’这事，并没有多少的恢复。乃是到了最近这几年，神才带领人开始注意建造的问题。

长久以来，在基督教的书籍里，我们不容易找到关乎建造的题目。有许多人谈论‘造就’，但少有人说到‘建造’。所以，在翻译英文圣经时，翻‘造就’的多于‘建造’。同样的，中文圣经的翻译也是如此，许多翻‘造就’的地方，其实都当翻作‘建造’。

圣徒被建造成属灵的殿

在希腊文里，作动词的‘建造’，与作名词的‘房屋’，是同一个字根。正如在中文里，‘建造’是动词，‘建筑’是名词一样。建造（build up）若是翻译成造就（edify），只有‘造’的成分，没有‘建’的意义。在此，我们需要分辨‘建’和‘造’的不同。已过在圣徒中间，我们对造就的感觉很深，对建造的感觉几乎没有。造就在我们的领会里，多倾向于个人的经历，我们里面没有建造的感觉。然而，圣经所说的建造，不仅包括个人得着造就，更是包括众人建造在一起；换句话说，圣经里所说的建造，不仅包括个人的造就，也包括众人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（彼前二5。）就着个人一面，只需要造就；就着团体一面，必须要有建造。

建造基督的身体

‘建造’与‘房屋’在希腊文是同一字根的意义说出，‘建造’是要把众圣徒建造成一所房屋。用属灵的话说，乃是建造成一个身体。（弗二20~22，四12。）我们物质的身体好比一个房屋，林后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暂时的房屋，称作帐幕。（1上。）将来我们所要得着那改变形状的身体，乃是从神来的房舍，是在诸天之上永远的房屋。（1下。）

召会一面是神的房屋，（弗二 22，）另一面是基督的身体。（四 12。）这虽是两面的说法，却指着同一个事实。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属灵的房屋。林前六章说，我们的身体，就是在我们里面之圣灵的殿。

（19。）那里说到身体就是殿，就是房屋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‘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’（约二 19。）这是指犹太人毁坏主的身体，杀害主，但主在三天以后要复活起来。由此可见，在圣经里，身体是指房屋，房屋是指着殿；召会就是神的房屋并基督的身体，这乃是一件事的两面说法。

召会若仅仅是身体，有人会认为那并不需要建造；然而，这个身体还是一个房屋，所以需要建造。圣经不仅说建造成为属灵的殿，（彼前二 2，）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，（弗二 22，）更是说到建造基督的身体。（四 12。）我们若不能领会身体就是房屋，就会质疑身体需要建造的说法。

在新约里的建造

盼望主在这些年间，给我们这些一同事奉的人，有个很深的感觉，祂需要一个厉害的恢复，就是恢复‘建造’。建造超过造就，我们所作的工，不仅仅是为着造就一般圣徒，乃是为要建造一个身体，建造一所属灵的房屋。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说，‘祂所赐的，有些是使徒，有些是申言者，有些是传福音者，有些是牧人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，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’恩赐者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。

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，主耶稣亲自说，‘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…。’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题到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在‘祂里面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’。彼前二章五节也说，我们‘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’。保罗在林前三章指出，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我们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（10。）我们的建造该是金、银、宝石的建造。（12。）到了十四章，他更给我们看见，不论我们切慕什么属灵的恩赐，都不重在恩赐的问题，乃重在我们要切慕建造。（3~5，12。）这意思是，十四章中所有的恩赐，都当为着建造召会。

以上这些经节，已将圣经中题到建造的地方，几乎都包括了。其中所题到的，不外乎一件事，就是神在这个时代，要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祂的房屋，基督的身体。无论是房屋或身体，都是为着人‘居住’的所在。一面说，我们是住在我们的房屋里；另一面说，我们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。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脱下身体，离开他在地上的这个房屋。神在这时代里的工作，就是要为祂自己建造一个居所。

召会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

希伯来十一章说到，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（10。）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（启二一3，）换句话说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。这并不是说神在这一个时代，有两种不同的建造，一种是在地上建造的召会，另一种是在天上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

并非神今天暂时住在召会里，等到新耶路撒冷来临时，就废掉召会，再从召会搬到新耶路撒冷。实际上，召会与新耶路撒冷二者乃是一个。

神今天建造召会，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，这两者乃是一个工作的两面说法。今天的召会是神的殿，神的家，但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看不见殿，（22，）因为殿已经扩大成为一座城。所以，不是有一种建造殿的工作，还有另一种建造城的工作。将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就是今天召会最终的形状，也就是殿扩大成为一座城。

神在这一个时代里，只作这一件建造的事。虽然祂是在地上作，却是一件属天的事；虽然祂是在时间里作，却是一件永远的事。神在地上建造召会，结果乃是将来召会建造到天的境界；神在时间里建造召会，却是将来召会建造到永远里。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完全是属天的，满了属天的性质，和属天的味道。

神在这一个时代工作之中心的结果，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为祂自己建造出一个居所。在初期时，是一所房屋；在成熟时，是一座城，那座城就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祂要与人同住。（启二一3。）在旧约里，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殿；在新约里，召会一面是神的帐幕，一面又是神的殿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乃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在其中看不见殿，因为一切都已经完全达到成熟，那座城是帐幕，也是一个扩大的殿。

神中心的工作就是建造

我们需要看见神中心的工作，就是建造。关乎建造的事，并不是弟兄姊妹道理上领会的问题，也不是救罪人灵魂的问题，更不是造就圣徒的问题。神在这时代里的工作，乃是一个建造房屋的工作；建造神的房屋与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完全不同。新约说到建造时，里面虽然包括造就圣徒个人，但是那个成分不多，乃是重在建造神的房屋。我们做工常有很重的感觉，要拯救罪人，也有很重的感觉要造就圣徒，但我们缺少建造神的房屋的感觉。这不是说，我们该轻看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，乃是说，我们需要看见神在这时代工作的中心、工作的最终目标。

保罗对于这个建造，有清楚的异象，他说，‘我…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’（林前三 10。）我们建造的方法，建造的材料，以及建造成什么东西，都需要好好的研究。盼望弟兄姊妹都能看见，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，乃是为着一个中心的目标，就是要建造神的房屋。如果我们注意这个中心的工作，我们拯救罪人，传扬福音，就会更有果效；我们造就圣徒，也不会是问题。正如弟兄姊妹在台北这里，似乎没有力量传福音，其根本原因，乃在于缺少神房屋的建造；那个关键在于神家的建造。神的家、基督的身体，若能建造得好，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就都是很容易的事。

建造召会的关键—召会的治理和话语职事

我们要建造召会，或者说要建造神的房屋，最重要的两件事，就是召会的治理以及话语职事。如果一处地方召会的治理差，你就不能盼望那里有多少建造。同样的，一个地方召会中，若是话语职事差，就不能盼望那里有多少建造。多年来，我们都习惯说‘造就’；现在，我们需要一改往常，多说一点‘建造’。就着圣徒个人一面，我们可以说圣徒需要造就；但是召会作为一个团体，是一个身体、一个房屋，乃是需要建造。召会的建造在于召会的治理，和召会中话语的职事。

新约给我们看见，所有的话语都是为着建造召会。‘你们…既渴慕灵，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，寻求得以超越。’（林前十四 12。）一节说，‘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’最叫召会得建造的恩赐，乃是申言；那是话语职事的问题。此外，在提摩太书里，当召会紊乱、荒凉、有难处时，不只需要话语的供应，也需要有治理。召会治理的责任，特别是在长老们身上。在召会荒凉以后，使徒在提摩太书和提多书里，才题起召会治理的事。召会需要治理是因为荒凉、紊乱的缘故。

在罗马书里，我们没有看见召会治理的问题，也没有题到关于长老的事。新约中，具体、明确的将长老治理的事陈明出来的地方，就是提摩太书和提多书；因为那时召会荒凉了。我们若认识圣经的原则，就会懂得圣灵的意思。在初期的时候，神是借着话语来带领召会，用话语来建造召会。到了一个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，仅仅有话语还不够，必须配上治理。所以，在提摩太书里，我们能读出治理和话语。保罗说，‘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，要托付那忠信、能教导别人的人。’（提后二 2。）这里我们看见，有话语与治理两样东西。

召会建立一段时间以后，不只要有话语，也必须有治理；建造召会必须用话语，也必须要有治理。如果一地召会的治理差，话语弱，那个召会

的建造定规不像样。召会的建造要能像样，必须有强的治理，以及强的话语。盼望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都能看见，神在这时代里所要作的中心工作，就是建造；祂要建造祂的家，祂的身体，祂的召会。我们既在这个建造里有分，就必须看见一面有治理的问题，一面有话语的问题。话语代表恩赐的一面，治理代表职分的一面；乃是这两面，使召会得着建造。同样的，在召会里，一面是恩赐的事，一面是职分的事，都是为使召会得建造。恩赐这一面，是作申言者讲道，代表话语；职分这一面，是作长老，代表治理。

学习治理及话语的原则

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能作申言者讲道，尽话语的职事；也不是人人都能作长老治理召会，但在我们中间，却该有很好的长老以及很强的申言者。然而在原则上，每一位在神工作中有分的人，都得学习一点治理，也学习一点话语。姊妹们虽然站在蒙头的地位，不该作长老，但在属灵的原则上，也该学习有长老的治理。我们每一个有分于神建造工作的人，都得懂一点治理和话语；每一个事奉的人，都得会摸治理召会的问题，也会摸召会话语职事的问题。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两点，我们在这个工作上就是外行人，不知道该如何往前。召会的治理和话语职事这两样功课，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，因为建造需要治理，建造也需要话语。

治理和话语这两件事，从召会进展的大局面看，是治理在先，话语在后。然而，在圣经的次序中，乃是召会里先有话语出去，而后有治理随着来。当召会情形正常的时候，不大需要治理。然而，当召会荒凉、紊乱时，需要有话语配上治理；同时，这两者并行，无法分别先后。所以弟兄们，特别是站讲台和作长老的人，需要看见你们的责任何等重大。

一个地方召会是强或弱，神的建造是何种光景，完全系于长老们的治理，以及讲台的话语。长老和服事话语的人都是大工，辅以其他服事的小工，这就好比建造房子，有大工和小工的讲究。若是一个召会的治理弱，话语也弱，就是大工弱，其他小工也跟着乱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若是有很好的大工，在那里很强的进行工作，小工自然容易配合。

地方召会就是这样的光景。若是话语职事强，召会的治理也强，众弟兄姊妹都像小工一样配搭，那是非常美丽的光景。若是长老的治理弱，话语的职事弱，召会就会乱了章法。虽然弟兄姊妹可能都很忙碌、很热心，到处传福音并探望人，甚至也有灵魂得救，有人得着造就，但却糟蹋了召会的建造。虽然有许多工人在建造，但建筑仍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们作得越多，糟蹋得就越多。召会建造的关键完全在于治理和话语。事实上，这是谁也不能推卸的责任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上，都得懂得治理和话语的原则。

‘人’是召会治理和话语职事的基本条件

召会的治理和话语职事的基本条件，都在于我们这个人；我们这个人，就是我们话语职事和召会治理的基本条件。神中心的工作是建造；而神的建造在于治理，也在于话语。治理和话语如何，乃在于我们这个人如何；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定规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理，有什么样的话语。你的治理和话语，没有办法脱开你这个人。

正如外国人盖造房子，定规是外国人的样子；中国人盖造房子，定规是中国人的样子。你所建造的，常常是以你这个人基本；在属灵的事上，更是如此。所以，我们若只研究治理召会及作话语职事的方法，那定规是不够的；我们必须看见，那个真正的方法乃是我们这个人。治理召会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这个治理的人。我们是怎样的人，就定规我们有怎样的治理。我们光学外面的方法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对付我们这个人。

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酝酿，神在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祂在一个时代，要作建造的工作。在马尼拉，我曾经释放了至少十五篇以上的信息，都是关乎神的建造。当我到了香港，虽然弟兄们一直要我作一点其他的成全，但我仍然着重的那里的事奉者强调，仅仅有外面的忙碌是不够的，还必须看见神所要的是里面的建造。这段期间我在台北，一面对神的建造很有感觉，另一面对于事奉的人，也有很多的感触。当我把这两面摆在一起看时，就有很深的忧伤和负担，因为我们人的光景，与神的建造实在差得太远。

人受对付才能成功神的建造

神今天要走建造的路，祂所碰着的难处，就是我们这个人；可以说，难处是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些治理召会、站讲台的人，实在是满了难处。不是我们的方法有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道有问题，乃是我们这些人的光景差，是我们的光景有问题。我们的事奉已经来到一个关口，到了关键时刻。从一九四九年至今一九五七年，在台湾的召会已经过了八个年头，若是我们依然故我，往后的工作就无何可期，只有难处重重，亏损不断，是不能增添祝福的。如果我们事奉的人故步自封，照今天的光景一直往下去，我们的工作势必没有多少前途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不仅为着祂的建造，也为着这里工作的前途，使我们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，都清楚不是道的问题，不是作法的问题，乃是我们这个事奉的人有问题。

我们要回头看我们在工作上的光景，把目前的光景在主面前默想一下；这并不是要我们回顾自己，而是盼望借着交通，众人能得着一些光照和提醒。我们要到主面前安静下来，让主光照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来摸，让祂对付我们，光照我们。许多外面的工作都不紧要；若是我们没有经过主手的对付，无论有多少工作，都将白费工夫，没有意义。

神在我们身上，如果还未将我们对付到彻底的境地，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法，神的建造都不会成功。神的建造若要作得好，无论在治理或话语上，祂都得在我们身上有厉害的对付。作长老的弟兄治理召会，需要受对付；在讲台上为神说话的人，也得受对付。若非如此，我们可能治理召会，却没有建造的结果；可能一直站讲台说话，却没有建造的实际。

盼望弟兄姊妹存着敬畏主的心，看见召会有没有得着建造，一点不差全在于我们这个治理的人、站讲台的人。若是我们这些人让神对付过，即使方法稍微差一点，仍然会有果效；若不然，无论方法如何，结果仍是拆毁。神今天所注意的，乃是建造；而建造完全在于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如何。盼望我们都能好好安静在主面前，让主光照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

第二篇 在召会治理及话语职事上的难处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最大的难处—没有负担

在召会的治理和话语的职事上，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负担，或者说不接受负担，不注意负担。长老们可能在那里治理，却是一个没有负担的治理；可能在讲台释放话语，却是个没有负担的话语。讲台的负担不是你讲得好，负担就卸了，就没有了；你讲不好，就有一个重担压在身上。如果我们的讲台只是盼望能讲得好，能讲得感动人，这样的讲台就是没有负担的讲台。同样的，在召会的治理上，不是治理得好，负担就卸了；治理得不好，就重担压心头。问题不在于治理得好或不好，乃在于你的治理有没有果效，有没有摸到人的要害。

比方，一个聚会有许多人会来听，需要你释放一些话语。这时，你必须寻求，你在他们中间该说些什么？他们听过之后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这不是你道讲得好不好的问题，也不是他们受不受感动的问题，更不在于你如何将信息讲得有条有理，乃是在于众人听了之后，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。如果他们是尚未得救的，你就该接受负担，背负他们的灵魂，靠着主的恩典，在释放话语时，将救恩种到他们里面。你所接受的负担，不是使众人受感动，也不是把道讲得好听，乃是使这些人得救。他们若是已经得救却不爱主，你就该接受一个负担，使他们爱主。他们若是爱主却不肯把自己交给主，不肯接受主的对付，你就当接受负担，使他们愿意将自己交给主，受主对付。这才是一个有负担的讲台。

若不然，我们的主日讲台，很容易会落到一种作礼拜的光景。周周安排人释放一篇道给人听，以维持主日的讲台；然后，中午回家吃饭休息，晚上再来擘饼。这种光景就是作礼拜。我们作话语职事的人，面对这些光景，必须接受负担。首先我们需要认识，这些来听道的人，他们的情形如何？他们自己可能不明白，也没有感觉，我们却要十分清楚，满有感觉。他们能周周平安的坐着听，我们不能周周平安的讲。我们要接受负担‘搅扰’他们，‘闹’他们，叫他们虽然平安的来，却不能‘平安’的回去；我们该使他们里面受搅扰。

若是我们只讲好听的道，讲得有条有理，篇篇合乎圣经，人一篇篇听过，里面却没有发生作用，我们里头也不着急，这就证明我们没有负担。这种光景说出，他们在敷衍我们，我们也在敷衍他们。若是听道的人敷衍讲道的人，讲道的人敷衍听道的人，那就是所谓堕落基督教的光景。听道的教友敷衍牧师，牧师敷衍听道的教友，一年年过去，两相敷衍。然而，我们不能这样。每主日上午的讲台，我们都该闹得人里面不平安。这就是所谓的接受负担。

若是听道的人的光景，完全是不冷不热，站讲台的人，是话语的职事，不能看到这种光景，还平安无事，继续讲平安的道给他们听。听道的人能平安，但你这讲道的人不能；你必须到主面前，让主先使你不平安，使你几天不能睡、不能吃，直到你领受负担。之后，你再到讲台上讲，讲得台下坐的人都不平安，讲得台下听道的人里面有圣灵的工作，那才是神的说话。在各地站讲台的弟兄们，不能只有道，只有材料、思路、条理、比方，却没有负担。那样作话语职事，是要不得的，在对神的事奉上，是得罪神的；从神的眼光看，那就是罪。

在话语职事上接受负担，传讲神的话

在旧约中，当申言者替神说话时，中文翻作‘得…默示’。（赛十三 1。）原文的意思是，有了一个负担。这个负担是需要人接受的；我们不能推卸责任，认为神没有给我们负担。在保罗的书信里，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一个接受负担的人。当哥林多召会有人犯了淫乱的罪时，保罗的态度不仅认为犯罪不对，也不只停留在为他们祷告，他乃是在神面前接受一个负担，对这处召会有责任和托付。（林前五 1~13。）所以在他写的书信里，他不是讲道理，而是有负担的交通一些事，因此能摸着人的感觉。

据我们观察，台北这里的话语职事，恐怕会落到礼拜堂讲道的地步。我们服事神的话语，不是去注意更换讲台的道，乃要注意有没有神的说话。讲台要有神的说话，就需要站讲台的人里面有负担。一篇有负担的话，可能惹动人的反感，却也可能在人里面挑动人；然而，无论如何，众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神的说话。这样的道才能帮助人，解决人的难处。一篇好听却没有神说话的道，只能供人欣赏，不能摸着人，不能在人里面翻转人，也无法满足真正饥渴的人。因为那篇道可能是圣经里的话，却不是神现今借着有负担的人，要向众人说的话。

所以，我们的讲台不能太便当、太便宜，好像只要有一篇道就可以去讲。一个作话语职事的人，是背负着人在神面前光景的人。当他面对三、四百人时，他有一个责任，知道他要给这些人什么。这些人的光景如何，神要对这些人说什么话，统统是他需要接受的负担。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训练的帮助，但训练所给你们们的，绝不能替代你们里面属灵的负担。现在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有些东西替代了一切，使得我们缺少启示、缺少属灵的负担。

为人的光景迫切，传讲有功效的话语

台北这里每主日都有讲台，一年五十二周，不知道弟兄们每次尽话语职事前，是否都好好祷告过，甚至禁食祷告？当然，这不是一个规条要求弟兄们禁食祷告；若是那样，是没有用的。弟兄们需要明白，你们背负神的话语，就等于背负人的灵魂。圣徒们周周来聚会，听你们讲道，你们必须背负着他们。

若是你们讲了三个月之后，他们没什么改变，也看不出结果，你们是不能平安的。这好比作买卖的人，两周没有生意上门，不能安睡；三个月不赚钱，不能吃饭。他们会感觉忧伤、着急。

许多作生意的弟兄姊妹，为着他们生意的事来找我，我实在能碰着他们的负担，甚至他们坐在我跟前都不必开口，我就碰着他们里面沉重的负担，知道他们在生意上的为难。站讲台的弟兄们有没有这个忧伤？许多灵魂在你们手中，经过三个月没有改变，你们的生意不赚钱，你们忧伤不忧伤？我们开了店门作生意，不能有人来买也好，没有人来买也好，反正无所谓，还是照旧的作下去。不，我们绝不能这样。我们必须立刻有对策，好好研究，寻找出路。这些作生意的弟兄们，因着生意不好，有这样的负担，我们站讲台的人不能没有负担，而仍然可以过得去。我们不能只是周周安排人站讲台，读一读圣经，讲一篇道，交差了事；这个起不了作用。

当倪弟兄在福州开始作工时，每周六都为着主日的福音聚会禁食祷告。他在主面前考虑要讲什么，怎样讲法？考虑可怜灵魂的光景，他们需要的话？他背着沉重的负担禁食祷告，所以第二天，他的话语是非常有功效的。他不仅释放那些话，并且在之后出版那些信息。今天许多为主所用的人，他们的讲台都是背负着一个担子。汪佩真姊妹曾经作过相当好的奋兴工作。当时她是个青年姊妹，常常跪在主面前，极长的时间为着灵魂流泪、忧伤；所以，当她起来讲一篇话时，那个话都是活而有功效的。

有负担的事奉

我们现在的事奉虽是按部就班，但太缺少负担。什么叫作负担呢？负担就是非要达到一个目标，达到一定的光景不可。如果达不到，如果没有产生预期的果效，里面就过不去。什么叫作没有负担呢？就是虽然一直在作，但作好也可以，作不好也无所谓；有果效也可以，没有果效也无妨。这种情形就是没有负担。我们的讲台，千万不能落到这种趋势。所有在讲台上的弟兄们，必须背负一个重担到主面前，里面感觉不能过去，而寝食难安，也搅得别人不平安。好比当初主耶稣降生时，全耶路撒冷城都不安宁一样。（太二1~18。）所有为主说话的人，都应当觉得非‘闹得’圣徒里面不安不可；他们不安，你们就平安了。圣徒不能模棱两可—又爱世界，又爱主；又来聚会，又不冷不热。所有我们这些事奉主的人，都需要有这样的负担。

许多在事奉中的人，正如一些在大公司里上班的职员，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，将交待的事情作完，虽不犯大错，却也不管公司赚钱或赔钱。这就是没有负担的职员，也就是没有负担的事奉者。如果今天你活是自己摆一个小摊子，只要开张一天没生意，你就会担心明天的生活；你会有负担，会忧愁，会关心，会不安。若是在事奉中的弟兄们，无论是作专项儿童工作、或青年工作，都是这个味道，那就成功了。若是有消极的埋怨：‘不成功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就这么软弱。’这不过是说出他们缺少负担。每一个事奉的人，都得有负担到一个地步，觉得工作坏了是自己的责任，好像作生意的人一样，即使睡觉也在想着要把生意作好。

分辨责任的事奉与负担的事奉

虽然各地的长老们都忠心服事，但也必须到主面前接受负担，看看到底自己所在地各分家的聚会是否令人满意。我们都必须关心，聚会的光景是强是弱，是活是死，是丰富还是贫穷？我们不能长此下去，或许各处家负责能够安心，但长老们不能那样。长老们要配搭在一起，不要单独行动，乃要一起有一个负担，将一个分家聚会翻转过来。长老们要为圣徒流泪，为他们祷告，在主面前为他们寻求当说的话。然后，要在聚会中，照着负担，说得他们里面不安，说得他们不能满于现状。

长老们这样说话，不是在安排里，乃是有负担的说话。长老们该有这个负担，而不该只有一个责任。你们不能只是交通、讨论各家的光景，到各家看看，回来后在下次长老聚会中报告、研讨一下；这样的作法虽无可指摘，却也没有果效，因为没有负担。这样的生意，绝不会赚钱。好比我们开了一家有二十八个分店的公司，店员众多，投资庞大，究竟一年能赚多少钱，并不是我们仅仅开会讨论、报告、检讨，就能作出来的。

我们的开会、讨论、报告，只不过是在尽责任，那并不是负担。真正有负担的作法，是我们有个目标，今年有一百万，到明年底要赚到两百万，并且将旧机械换新；今年有二成的顾客，明年要有八成的顾客，这个目标一定要达成，并且要照这个目标，照这个负担作事。

无论从召会的治理，或话语职事的讲台来看，弟兄们都是尽忠负责，也是可称赞的；但另一面，弟兄们少有负担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没有负担，无论作什么都是死的，都没有果效；有负担才是活的，才会朝气蓬勃。这个问题不在于方法，乃在乎‘人’。

有负担的事奉使‘己’受对付

正如孩子们读书，若是没有负担，只盼望刚好及格，就永远读不好书；有一天，他们有了负担，读书自然完全换个样。有时弟兄们的讲台，实在说，不过是责任的讲台，只是因为轮到他讲，他就来讲。要知道，讲台不是个责任的问题，讲台乃是个负担的问题；否则你讲了半年，听的人没有得着什么结果，你就不过是空讲罢了。如果你有负担，你在主面前立刻会看见，你的讲台有果效；你的讲台‘闹得’别人不平安，你的讲台在人里面搅动人起来爱主、服事主。如此，在过程中，你自己这个人就会有許多地方被神摸着。一个尽责任的讲台，自己不需要受对付；然而，一个有负担的讲台，自己就得受对付。

好比你是个职员，早上九点上班，下午六点下班，那是责任问题，没有什么需要对付。然而，你自己负责作生意时，就不是这样，可能你必须更早起床上班；这样，你的贪睡就得受对付。你作伙计、店员，随便得罪顾客或许也无所谓；你对待顾客的态度不必受多少对付。然而，你自己开店时，你对每一个客人都得态度谨慎，深怕得罪他们；这样，你自然就会对付自己。有些弟兄站讲台，不仅没有受对付，甚至难处可能比从前更多，因为只有责任，没有负担。你若有负担，你这个‘自己’不可能加多，反而会减少，并要受对付；因为有些事你的负担不许可你作，有些事你得受对付，否则没办法释放负担。所以，负担是最叫人受对付的。

当一个青年人没有家庭负担时，可以随随便便生活；等到娶妻生子后，就懂得什么叫殷勤，什么叫按规矩作事。小孩子没有家庭的负担，花父母的钱买东西，不知道节制；等到自己生活时，有开支预算的重担，买东西就会精打细算。以前花父母的钱是责任的，现在花自己的钱是负担的。现今在召会里的情形，好像已经往负责的趋向去了，大家没有什么负担，都像在作大公司的雇员一样。这是很危险的事；这会叫我们失去主的同在。

人人接受负担，在负担里事奉主

总之，每一个事奉主的人，都该接受负担，都该有负担。虽然姊妹们不摸治理的事，也不站讲台，但在原则上都一样。姊妹们的交通以及出去探望人，不能只是时间到了就去，这个叫作责任。你们应该寻求，那些交通、探望有什么果效？你们所关心的家庭主妇们、青年姊妹们，她们的光景如何？你们不能把一切事都推到主身上，说，‘只要主在她们身上作就没有问题，但若是主没有动工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’这种说法只是顾到一面，然而，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真实的负担。

有许多姊妹里面感觉要起来事奉主，但是经过三年、五年、七年都没有人起来，我们却依然故我。我们必须觉得这样的光景不对，我们要接受负担去挑旺她们。同样的，在传福音的事上，我们也要研究到底有没有人得救？这么多的灵魂，为什么没有人得救？有些弟兄就该起来接受福音的负担，非传到人人得救不可。总之，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有负担。

现在的难处是我们的事奉，渐渐朝向一种责任的趋势，而缺少负担。我们的祷告多是没有负担的祷告，所以祷告聚会差不多等于零。我们的传福音，若有人得救，感谢赞美主；若没有人得救，我们也能平安。我们的讲台，有果效固然好，即使没有果效，我们也能照旧讲下去。治理召会的情形能有果子是好，没有果子也好像差不多，我们都能平安。探望弟兄姊妹的事，也是如此。因着我们是这样的情形，所以我们的祷告，是一种责任的祷告，没有负担。若是我们有负担，祷告聚会就会完全两样。有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痛哭、忧伤、捶胸，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；我们的福音不行，治理召会不行，聚会的光景也不行。这种祷告，才是出于负担的祷告。

有些人说，日子久了，负担容易消失；这是自然的事。然而，蒙怜悯的人是一直接受负担的。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厉害的难处，就是在工作上，常常作来作去，作到负担没有了。然而，因着作基督徒不作工不行，良心会过不去，所以虽然没有负担，也就变作责任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事奉变作尽责任，就表明我们的事奉已经堕落。真实的事奉不是责任的问题，乃是负担的问题；负担永远是超过责任的。

第二个难处—没有配搭的感觉

我们中间另一个难处，是一起配搭事奉的人，个个都能干，灵里却没有配搭的感觉；好像一件事没有别人，自己也能完成。所以，我们中间少有受教的灵，少有需要帮助的灵。一个真实在灵里配搭的人，会有很重的感觉，自己缺了别人不行，非得别人的帮助不可，非与别人配搭不可。我们现在的配搭，可以说是规矩上的配搭，大家照着规矩作，你作你的一分，我作我的一分；我不一定需要你，你也不一定需要我。彼此之间不吵也不闹，但灵里相互依赖的光景很少，这就是事奉的灵不对。

恐怕在青年工作，或儿童工作中的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的光景，只有规矩上的配搭；个人作自己该作的事，轮到谁作谁就作。实在说，这个不叫配搭，这个最多只是合作。配搭乃是说，我没有你不行，我感觉需要你，你也感觉需要我。不仅作青年工作的人需要这样，在召会整体事奉上，都该如此。正常的光景应当是执事与长老彼此需要，圣徒们觉得没有长老不行，没有执事也不行。

我们今天因着有一套规矩和安排，不能不让长老作长老的事，执事作执事的事。所以，他们作他们的事，我们作我们的事，轮到谁，谁就作。然而，在我们里面没有深刻的感觉，觉得事奉上没有长老不行，没有执事也不行。甚至有些弟兄，不仅不觉得他们需要长老和执事，还觉得长老和执事是多余的；这实在是非常危险。

最厉害的骄傲

住在工人之家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弟兄们，个个都是明亮的，也都是能干的；好像每一个都能独立，都不需要别人。这是非常危险，也是最厉害的骄傲。在正常的情形下，四位弟兄住在工人之家，应该相依为命。人只要碰着其中一位，就觉得这一位不能没有其他三位弟兄，否则无法活命。可惜在我们中间，不太能闻到这个味道。比方今天轮到本站讲台、传福音；若要我作，就统统给我作，若不要我作，我就都不作。在人看，这好像是配搭，但那个配搭是规矩的、是安排的，不是灵里感觉需要别人。有些人甚至觉得配搭是多余的、是麻烦的，如果没有配搭将会更好。

我愿意帮助弟兄姊妹看见，并题出一些警告，不需要配搭的人是最枯干的人，是最失掉祝福的人，也是最没有用处的人。我们中间最大的危机，就是个个精明，个个能干，而彼此不需要帮忙，那是一种可惜又可怜的光景。可怕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明显，乃是隐藏的；若是能像发出来的大麻疯，反而容易解决。

这说出我们缺少身体的交通，我们众人来在一起时，很少能坐下来好好有交通。比方弟兄姊妹从外埠到台北来，大家聚会时坐在一起，散会后各走各的，没有多少的交通。我们初到台湾来的头六年，并不是这样的光景；我们每到特会，大家来在一起，都有许多的交通。现在的光景是大家来在一起，你能我也能，你精明我也精明，你懂这个，我懂那个；好像个个都是专家，谁也不需要谁，所以都不需要交通。这是最厉害的骄傲，也是最得罪主、最得罪身体的事。我们所有的能，都应该很谦卑的供应别人；我们所有的精明，也都该合式的摆在配搭中。

需要在身体里，在生命里的交通与配搭

如果我们失去在身体里配搭、互相为命的原则，那么无论在治理或话语上，都不会强。那个原则一旦失去，祝福自然就没有多少。我们现在的配搭成了机械性的，轮到谁该作事，谁就来作；彼此没有一种感觉，觉得别人不作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实在需要别人。若是大家只是配在一起，拼凑在一起，分工合作，各作各的，这就不过像个社团，或是某大机构里的分工，并不是身体上肢体配搭的味道。我们需要对付这种光景。

什么叫作看见身体？看见身体最厉害的感觉乃是没法单独，并且迫切觉得需要身体，需要弟兄姊妹。我们现今的配搭，好比一套机关式、机械式的工作，像是机关办公，又像是机械在推动，里头生命交通的味道非常缺。

缺少配搭易产生非议

我们若是和别人缺少配搭，就会常常非议别人所作的。即使外面没有说出来，里面也会满了非议，总是对别人所作的不以为然。这样的人是最可怜，也是最狭小的。在事奉上，我们不能盼望所有的人和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不可能和别人一样。然而，因着我们缺少在灵里互相为命，互相依靠的配搭事奉，所以常有踩到别人脚跟的情形。好像不走则已，一走就踏到别人的脚跟；自己不作就算了，一作就推翻别人所作的。一件事你不过问则已，一旦过问，你定规说别人作得不对。好像一件事在别人手里，你管不到；等到有一天，机会来了，轮到你作，你就完全照你的方法，把别人的方法推翻。这种光景在我们中间虽不明显，但我们好像已经预先看到将来的后果，就是谁也不服谁。这样的作人、作工、作事，乃是愚昧人的作法。

不要求别人与自己相同，要尊重别人所作的

我们不必要求别人，凡事和我们一样。无论是讲道，是探望人，或是生活方式，凡是人在那里为着主所作的，我们都不必太去议论。人在那里为着主所活的，即使与我们的不同，不如我们的意，我们也得留心，因为我们不是准则，不是审判者；只有主是准则，只有主是审判者。我们要一直学习尊重别人所作的。当我们讲热心时，要尊重别人的安静；讲里面要安静，要联于主时，也不要太责怪那些在外头跑的人。如果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，就没有身体，只有你这个肢体；如果众人都和你一样，就只有你，没有召会。召会乃是多样、多面、多方的。手是手的样子，脚是脚的样子，耳朵是耳朵的样子，眼睛是眼睛的样子，身体上的肢体乃是各式各样。即使是你看为最不美的肢体，也是身体所需要的。

所以我们要学习，不去踏别人的脚跟，不要自己一作就把别人所作的完全推翻。只有你尊重别人所作的，再加上你所作的，那才是蒙福的路。你要给人积极的东西，不要在消极方面说人的不对。说人作得不对的，都是不智慧的作法。只要这些消极的因素存在，我们中间的治理就有难处，话语就没有法子强。

召会里有成百成千的人一起事奉，有从东西南北各处来的圣徒，众人生性、出身都不同，蒙恩的背景、受带领的环境也不相同；所以，不能盼望每一个人，都和自己一样。我们一直要学习，永远不踏别人的脚后跟，也不踩别人的脚背。你要有行动，但是不要动在别人的脚上，尤其不该使用公开的讲台，践踏别人所讲的。

比方你讲祷告时，不要批评别人讲默想，很可能二者都是圣徒们的需要；你只要好好讲你的祷告就可以，不必去踏别人的默想。在公开的讲道中，蹂躏别人的脚跟，是在一起事奉最忌讳、最不得体的一件事。你讲祷告，他讲安静的默想；他讲热心，你讲在至圣所，这些只有注意点的不同，并没有异端和真理的不同。你不需要去踏别人的脚跟，踩别人的脚背。你那样作，不过表明你太狭窄。若是你一定要求别人与你一样，至终会产生分裂。我们若是那样作工，我们中间不仅没有建造，反而会带来毁坏。

我们只能积极的作我们该作的那一分，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。要永远记得，没有人能作我们的那一分；我们能对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能作的，他不能作。另一面，我们也要承认，我们永远只能作我们的那一分；别人不能代替我们，我们也不能代替别人，所以不要踏别人的脚背。别人就是别人，你就是你；你的功用就是你的功用，别人的功用就是别人的功用。我们在事奉这条路上，在作工、讲道、交通、祷告时，要绝对避免踏别人的脚背。不要人在那里祷告一句，你接着来一句相反的祷告，这是切切作不得的事。

在作法上不坚持

有一回，长老们经过许多的交通和祷告，觉得有一个分家应该读约翰福音，但是家负责弟兄说，约翰福音有二十一章，太长了，他们想要读一卷短的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好引导不读圣经的人来读。他执意这样作，最后长老们也同意这样改。然而，请你们记得，这在事奉上是作不得的事。这一面说出，那位家负责没有在属灵的事上学功课，另一面表明他在作人、作事上没有经历。

若是这位弟兄的交通，是因为对约翰福音没有负担，却有负担释放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这是对的。不能一件事交给你作，你没有负担，而你有负担的事，却又不作，那就违背属灵的原则。所以，若是因着负担的问题，我们不能批评。然而，这位弟兄所题起的，是作法的问题；认为二十一章太长，人不敢读，非要叫人读短一点的，这就是他的意见踏到别人的意见。若是因着属灵负担的问题，那是非常对；但若是改人作法的问题，那就作不得。

我们与别人一同事奉时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作法。并不是长老聚会交给家负责的事，家负责都不能随便更改。严格说，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或约翰福音都可以，也都不在于这些作法。况且长老们也不会逼着我们，非要读什么、说什么。我们可以趁着读的机会，将我们所学的、所蒙的恩典，供应给弟兄姊妹；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能供应，借着约翰福音也照样能供应。我们在事奉上，总要避免改人的作法。

许多时候你改人的作法，人不接受是因觉得不合式，要接受又觉得不甜美。因着这些难处，我们的事奉在治理上、在话语上，一直没有办法刚强。即使在世界上，世人彼此共事，也都不轻易改别人的作法。若是我真有本事，我就能在你的作法里，显出我的本事；我有属灵的东西，能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供应圣徒，照样也能借着约翰福音，供应弟兄姊妹。所有属灵的东西，在创世记里、在启示录里，在任何一卷书里都能供应。只怕我们没有属灵的东西供应人，只要我们有，在任何一卷书里都能供应，都能发挥。所以，不要改别人指定的作法，那是明智之举，并且证明我们没有学过多少属灵的功课，在作人的经验上都差得远。

有些弟兄带领圣徒热心事奉，盼望他们多花时间在主面前，学习与主有交通，学习内住的圣灵；这些我们都不必改他们。有时，甚至还可以称赞他们爱主很好，热心也不错；但这不能是伪装的称赞，乃是要为再积极的补上另一面。我们一直要有一个态度，就是我们的灵与别人是合作的、是配搭的、是尊重别人的。在事奉中，虽然某一部分是主托付我作的，我不作不平安，但另一面，我也得非常尊重别人所作的。或许在主眼中，我这一部分比别人那一部分重要，但我却更应该尊重那一部分，因为那一部分是别人作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谦卑，不看自己这一部分重，甚至重到一个地步，踏到别人那一部分。在事奉中，我们要顾到别人的感觉。除非人所讲的，是得罪主的异端，会使工作和召会为难；否则，我们一直要尊重别人，迁就别人，并且接受别人的帮助。

盼望主恩待我们，使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有破碎、谦卑等讲究。一个能达到同样目的，又不强迫别人用他方法的人，乃是最谦卑的人。我们都爱主，都愿意为主活，愿意召会得造就，这些目的都是对的，但在作法上不一定要照我们的作法。你与弟兄出去传福音，这个目的是对的；然而，你可以照他的作法，他也可以照你的作法。当你不勉强别人照你的作法时，你就会看见其中有祝福。你有属灵的东西，照他的作法可以；他有属灵的东西，照你的作法也可以，二者都可以，并不拘泥于那个作法。

使身体的感觉得保养，在事奉中有建造

弟兄们要学功课，要破碎自己，迁就别人，并尊重别人所作的。我们的主是太大了，祂的工作太大，并且是多方面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忠心作主所托付我们的，也学习和别人配搭著作，并尊重别人所作的。除非别人所作的，实在是得罪主的异端，否则我们不愿意去侵犯、干涉，也不愿意踏着别人的脚跟。如此才能使身体的感觉，在我们中间一直得到保养，也才能在我们中间产生建造。

我预先将这些难处告诉你们，请求你们相信，这些难处的种子，多少已经撒在我们中间，有了一些不好的光景产生。你我在这里一同走这条路，一同事奉这位主，一同作这分工作，都做起来，绝对的定罪了这些光景。这与我们个人实在有切身的关系，我们在主面前到底受了多少对付，学了多少功课，有多少生命的经历，这些事会给我们一个断定。我们若是接受破碎，生命有长进，学了美好的功课，在这些事上我们会蒙拯救。如果有前面所题的，长老们说读约翰福音，家负责说那太长了，长老们只好接受，那种配搭的感觉就差了。配搭的感觉一差，自然不能盼望身体的建造是刚强的。

如果一个家负责自己没有学功课，一下子题议这个，一下子反对别人，那么请记住，在他那个分家里的人，定规会起来反对他；因为他领头反，领头意见多。如此一来，他怎能带领他那分家的人，有结实配搭的事奉，有好的建造？我们都要学厉害的功课。在身体的配搭里，个个都得尽功用，都得尊重别人所作的；不仅不践踏别人的工作，反要把自己所作的，与别人所作的配起来，叫基督的身体得到供应，一点不损伤身体，并且使身体配搭的感觉越过越甜美，使身体的建造越过越结实。

第三篇 在事奉中不作拆毁的工作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事奉应当产生建造的果效

召会的建造是借着治理与话语职事，而治理与话语职事完全在于‘人’的光景如何。我们可能治理召会，却没有使召会得着多少建造；可能一直释放话语，召会却没有得着多少建造。甚至我们带人得救，帮助圣徒得造就，都可能没有使召会得着建造。我们许多的工作，可能相当有果效，但是工作越作，建造的成分却越减少；换句话说，就是工作的果效与召会的建造成反比。这不仅不是建造神的工作，更是在拆毁神建造的工作。

在正当的情形里，越有工作就越有建造，并且那个工作应当就是建造。好比有的人传福音，不仅拯救罪人，同时也叫召会得着建造。有的人造就圣徒，不仅使圣徒得帮助，并且使召会得着建造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可能有工作，却不产生建造。我们若是在光中，定规会看见我们可能拯救罪人，造就圣徒，却没有建造召会。今天基督教里许多的工作，都是在拆毁神建造的工作。拆毁神在召会里的建造最厉害的，不是从外邦人来的逼迫、反对和为难，而是基督教里许多热心的工作。那些工作不是出于恶意、坏心与错误，其目的基本上都是好的，都是为着拯救罪人并造就圣徒；然而，那些工作却不使召会得着建造。

撒但的诡计乃是在事奉中作拆毁的工作

什么是作工却拆毁神的建造？比方一位家负责，将他那个分家的约翰福音读经，改为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或许他那样改读别卷书，会使那个分家的人得着造就，但他的作法却同时拆毁了神对召会的建造。因为那样的作法，无法产生一个工作的结果，就是使人认识肉体，对付自己的意见，并帮助人学习服在别人的手下。他那样作，只能产生与他一样的‘英雄好汉’，产生一些有眼光、有意见、喜欢改别人的人，产生一些不喜欢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下的人。那位弟兄的存心虽好，既不批评，也不论断，但是在召会里所产生无形中的拆毁，却是很厉害的。

长老们定规全召会都读约翰福音，但因为约翰福音有二十一章，这位家负责认为太长了，会把人吓住，使人不敢读圣经，就将自己分家的读经，改为读帖撒罗尼迦前书。这样的好意里包含许多东西，说出他这个人没有破碎过，不懂什么叫作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，不懂什么是在事奉上将自己摆在别人之下；他没有学过破碎的功课。若是二十几个分家的家负责都这样说，‘哦，长老们这样作事情不一定对，他们定规事情不一定准确。’试想召会如何往前，那里还会有建造？套用世界上的话说，‘此风一开，不可收拾。’

事实上，即使将使徒保罗请来作他们的长老，他们也不一定满意。所以，我们要看见，长老们决策的对与否，不是我们的问题；我们该注意的是，不服长老的事作不得。我们不相信那样的家负责，在那个分家事奉的结果，能产生出学习破碎自己、否认自己、将自己摆在神手下、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下的人。那个工作最多只会产生有主张、有见地的人，产生多有眼光的人；然而，那些眼光、见地，却是在拆毁召会，而不是建造召会。

建造是一块石头砌在另一块石头上；与建造相对的是拆毁，就如主所说的：‘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，不被拆毁的。’（太二四2下。）拆毁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，建造是一块石头堆在另一块石头上。你的工作或许得到许多人的称赞，但你要回头看，你那些美好的工作，是否使召会拆毁得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？这是撒但的诡计。从我们到台湾以后，直至半年前，我们的工作天天建造；但这半年来却是天天拆毁。

我知道这其中有些仇敌的诡计，我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，被撒但利用来拆毁这个工作。我们没有一位弟兄姊妹，是恶意或特意要毁坏这个工作。然而，因着所学的功课不够，在事奉上便给撒但利用，来拆毁这个工作而不自觉。撒但所利用来拆毁的，就是你的工作。你以为你是在那里作工，岂知你的工作就是拆毁；撒但借着你的工作来拆毁。这使我们的事奉，以及召会的见证，受到非常大的亏损。

拆毁的工作导致离心，破坏召会中的权柄

我们需要扪心自问，这半年来我们的工作越越越结实，还是越越越趋向解体？我们一同事奉的人，是越越越向心，还是越越越离心？向心的方向是建造，离心的方向是拆毁。长老们的用意若是要人读约翰福音，那位家负责改读短的书信，也不觉得那是拆毁，这就叫作离心。若是台北召会有二十八个分家，只要七个分家有这个态度，台北召会就相当离心、分散了。

我们在此不是要建立像教皇一样的长老权柄，但我们要问：在地方召会中到底有没有行政的权柄？如果有，这个行政权柄是在谁手中？若是在一千多位经常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手中，那就变成老底嘉召会了。（参启三14~22。）若是在一位教皇手中，那就成了天主教。地方召会的行政，乃是在长老们手中。长老们该学习服在神面前，敬畏神，恐惧战兢的治理召会，并且学习刚强。他们不只该怕错，也得怕软弱，怕优柔寡断。若是有一个分家明天应当关门，长老们今天就要处决，不能优柔寡断；否则二十八个分家，就会成为二十八个小地方召会，二十八个街路召会。

无论我们所在的召会有多大，在事奉上，若是众人没有破碎，不敬畏神，也不承认在召会中有权柄，这样的召会仍是离心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可能众人都不活动，拆毁还小；众人越活动，拆毁越厉害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若是长老聚会定规的事情，各分家去作的时候，只要七个分家有不同的意见，台北召会就散了，长老室也可以关闭了。若是家负责如此，排负责也同样会题出反对的意见。这种风气会像身体感染破伤风一样，致身体于死地，这就是离心与拆毁。

举这样的例子，是要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可能一直在作工，却是在拆毁；那是撒但很厉害的诡计。这些年来，有些弟兄姊妹为主、为召会牺牲许多。从一面说，我们为着主的牺牲原没有可夸的，并且是应该题的；从另一面说，我们既为着主的工作有所牺牲，就不当让撒但的诡计进到中间。如果我们事奉的人，天天都是离心、分散的，这工作自然无法继续。撒但最厉害的诡计，就是进到中间，作离心、分散的工作。

撒但分散的工作，并非要大家闹意见或争吵；反之多半是借着人的好意、好心，作拆毁的工作。这是仇敌诡诈的地方。那位家负责所题读经的事，表面上是为着圣徒的益处，其实并不然。若是弟兄们学了功课，就会看见，虽然在事奉中不能呆板的安排，必须是灵活的，但众人还得学习，在召会中应该一致，只有一个行动。一个召会只有一个行动，这是为着避免中了撒但的诡计。

在圣经里圣灵的权柄

神的话给我们看见，无论地方召会有多大，都必须尊重圣灵的权柄。比方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犹太人中信主的不知有多少万。（徒二一20。）然而，当保罗和巴拿巴到了耶路撒冷，照行传十五章的记载，他们没有开大会召聚人投票表决事情。圣经只给我们看见，有一班使徒和长老坐在神面前；（6，22；）有的把他们的经历说出来，有的把他们的亮光讲出来，然后雅各起来说一些话。（13。）这就是圣经里圣灵的权柄。

耶路撒冷有许多信徒听见这话，并且写信到各地。（20。）他们没有吵闹，也没有召开大会，让众人发表意见和感觉，更没有接受众人的表决；乃是使徒和长老们坐在主面前，定规事情。事情既已定规，在那样大的召会中，在关乎割礼的搅扰那样严重的事上，（十五，）就再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。

不散布死亡与离心的种子

当长老们说各分家要读约翰福音时，每一个学了功课的人，都应该带阿们。若是分家里有人觉得读约翰福音太长，学过功课的人，就应该带他们在召会中学习顺服，学习尊重召会一致的权柄。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先接受长老的安排，读约翰福音；然后再向负责弟兄建议，接着要读一卷短的书。如此帮助人，不仅是一件美丽的事，更是含着建造、向心的成分。

若是有人存心不对，怀疑长老们定规读约翰福音，是要人读经还是要人不读经；并且把这种感觉交通给其他家负责、排负责，这就会散布死亡的因素。虽然他似乎没有错，也没有毁谤或反对长老，但是在交谈间，只要产生‘地方召会是完全独裁的么’这样的意念，他的话越说，‘破伤风’就越厉害，甚至厉害到离心的地步。死亡的种子、死亡的成分就撒在那里，离心的种子也撒在那里。当这样离心的种子撒在弟兄姊妹里面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长出来，破坏他们，最后使他们与召会离心；这就是拆毁神的工作。

在此给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作工传福音拯救人，并且使人得造就，但在我们的造就中，却常常不知不觉带着拆毁的因素。好像你给人一杯很好的茶喝，但是你的茶里有肺结核杆菌，人喝了会生肺病。若是一位弟兄不得你的帮助，没有得着你的造就，对召会还不会离心；然而，你一造就他，他热心起来事奉主，那个事奉却带着离心的成分，有拆毁的因素，这在神面前是相当严肃的。

若是台北召会的圣徒是离心的，召会就完了。这好比一个患肺结核的人，今天看他的体格好像还不错，但再过一年，他的身体被结核菌蚕食，整个人就垮下去了。在台北或在其他地方召会，我们都当注意这极大的危险。撒但最厉害的诡计，就是借着事奉中的弟兄姊妹，在事奉的同时种下离心的种子。这样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主的整个工作就会分散，召会的事奉就会离心，撒但的计谋就得逞了。

建造乃是彼此扶持，互相供应

我们最大的难处是我们个个明亮、能干，彼此不互相需要，各作各的，并且作起事来总是踏着别人的脚跟；这些都是拆毁、离心的故事。然而，建造不是这样；真正在建造里的人，有一种情形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不能单独行动，不能没有弟兄姊妹，他需要别人。如果他要站讲台，他需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需要弟兄姊妹坐在台下用灵扶持他、供应他，好像没有弟兄姊妹他就没有办法。现今，这样的灵在我们中间好像没有了。站讲台的人似乎都不需要别人祷告，众人在台下也没有扶持的灵，不过是听台上的人怎么讲，作作比较罢了；这是要不得的灵。

弟兄们要清楚，这个拆毁、离心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中间。当离心的种子结出果子时，就是整个召会垮台，整个事奉和工作解体的时候。那时，我们可能比今天更属灵，但事奉解体了。你作的对，我作的、他作的也对，各自都对，但是整个解体了；这就是撒但厉害的诡计。我们已过工作的结果，很少把人带到对召会的向心。我们天天作工，却天天加增离心；人越得帮助，对召会越离心，越分散，没有建造，只有拆毁。特别是作青年工作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互相为命的感觉。

我们不论谁站讲台，众人要如同一条命，彼此代祷、供应和扶持。我们这班事奉主的人，若没有同样的灵，没有和谐一致，彼此之间闹故事，即使我们表面装得很好，撒但还是会知道，初来听道的人也会知道，甚至连儿童都会懂得。

真实的建造就是‘服’

真实的建造就在于顺服；实在说，顺服就是服，我们若肯服就有建造。若是一个工作，只有你这个人作，就没有服不服的问题；但只要是大家一同作，就不能各立门户，各作各的。比方夫妻结婚前，没有服不服的问题，但只要结了婚，就需要学习服；有服才有建造。弟兄姊妹结婚成立家庭，就是要建造家庭，建造的根基在于‘服’；建造不重在顺，乃重在服。若是妻子不服丈夫，丈夫也不服妻子，这个家庭就没有建造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要相信长老们定规事情，绝对不是马马虎虎的；他们的态度必定不是‘我们定规，你们就要听’。长老们必须觉得自己软弱、不够，但这么大的责任在身上，不管又不行，因此是恐惧战兢的。若是长老们都有这样的态度，有这一个灵，从这样的灵里定规出来的事，我们是应该服的。

学习建造的功课，将人带进建造里

一个人在召会中争执读那一卷书，或怀疑长老们定规事情的动机，这种的灵和态度，不过表明这个人是不‘服’的。不服就没有建造。我们的治理和话语，能叫召会得着多少建造，完全在于我们这个人。如果我们是个学过功课，是个被主破碎过的人，懂得什么叫作神的建造，我们所带领的人进到主面前，就必定像活石，能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。（彼前

二5。）若是我们自己没有被建造过，自然无法作建造别人的工作，也就不能盼望我们手中的工作，会产生建造的结果。若是我们传福音救的人越多，召会里的意见就越多；我们造就出来的人越多，召会里的眼光就越多；如此，建造的石头虽然天天加增，但房子却无法建造得好。所以，召会中要有建造，就得我们花工夫清理这些石头。

拆毁是撒但非常厉害的诡计，两千年来神所要建造的，他就拆毁。今天基督教的福音贫穷软弱，他们用物质的利益吸引人来相信；那样的作法是肤浅的，是因为召会分散了，没有福音的能力。那里的召会一分散，离心的东西一多，那地召会的光景就软弱。从一九四九年我们到台湾以后，台北召会一直是新鲜的，没有离心的因素。现在因着撒但狡猾的诡计，他要进来作拆毁的工作。若是我们能同心合意，能向心，能结实，无论我们作什么，都会有圣灵的权柄。

在事奉中谨慎言语，以防带进离心与拆毁

因着有些弟兄在话语上不谨慎，他们虽然没有恶意，却在不知不觉中，将离心、拆毁带进来。比方长老聚会交通的事项，下午才谈完，晚上便传出去。传出去的事，后来证明有些是事实，有些是谣言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有人话说得太多，他们在事奉的事上没有学功课，传了许多不该说的话。我们中间没有暗昧的事，没有怕别人知道的事，但是每一个在主面前受对付的人，都不随便说话。就如我发函请弟兄们来聚集，但我并没有告诉我的妻子，结果她从别处姊妹得知这个消息。如果你是接到信函的人，只要在指定的日子前来即可，何必告诉别人呢？这样告诉别人是毫无意义的，并且容易给撒但留地步。

召聚聚会不是一件丑事，也不是暗昧怕人知道的事，但是每一个事奉的人，都该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论代为发信或是收信，都不宣扬出去；这是弃绝自己的肉体。我里头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，要召聚这聚会，连我妻子我都没有告诉她。我自己切身的负担，都不能告诉我的妻子，为什么弟兄们要拐弯抹角去问我的妻子？这是肉体，是没有学过功课。这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却带进拆毁和离心。在事奉配搭里，凡是学了功课的人，没有一个态度是随便的，没有一句话是随便说的，没有一件事是随意传的。我们可以与别人谈天说地，什么都可以谈，但是谈到事奉的事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地位，知道有些事我们没有权限说。

曾经为着接待史百克弟兄，我希望找一位能料理西餐的人。经过弟兄介绍，找到了人也付了钱，结果那厨子带着钱跑掉了。隔天，另一位西国弟兄写信给我，要把他家里的厨师借给我。我里面就觉得奇怪，事情怎么传得那么快，这不该是学过事奉功课的人所作的事。不要说一个厨子跑掉，就是一千个厨子跑掉，也不关你们的事，何必传呢？这件小事表明一个大原则，厨子跑掉不是暗昧的事，也不是怕人知道的事，连保罗的同工底马都会贪爱现今的世代。（提后四 10。）

保罗甚至劝以弗所的弟兄，偷窃的不要再偷。（弗四 28。）所以，厨子跑掉这件事，没什么好希奇的。然而，为什么事情发生不过两天，消息就传到一位西国弟兄哪里？这表明你我需要学习厉害的功课，即使一千件这样的事在同一天发生，也不该有一件事传出去；那些传话都是拆毁。

有位弟兄告诉我，别人问他是不是要到台中服事，这个消息不知从那里来的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个传话就发生在我们事奉的人中间。姑且不问他去台中这件事确不确实，连别人问他是否去台中，都是肉体的问，多余的问。他若真要到台中服事，需要与你交通，得你帮助，他自然会找你交通，你实在不必多问。

我们若要建造主的召会，就要在这些事上，让主对付我们；否则，我们作工以为是在建造，岂知作得越多，拆毁得越多，离心的因素越多。有许多莫须有的话，的确借着事奉的人传得太快。我们需要主怜悯，事奉的人不能成为传话的人；我们需要学厉害的功课。我们与弟兄姊妹可以谈天说地，但在事奉的事上，事情若不是托付你的，也不是主要你说的，就没有一件事、一句话是你可以说得。在事奉里的事，我们不可以随便谈论。

比方，在事奉的人中曾传出这样的话，说，‘长老们处理事情朝令夕改，事情定规后又改来改去，也不告诉我们，我们实在吃不消。’这种事奉的人，乃是没有学过什么叫作受约束，什么叫作受主管治。虽然他可能整天劳苦，把自己的前途都奉献为着主和召会，但是他所作一年的工，恐怕就被这三五句话拆得精光。他一面作工，一面拆毁；有工作却没有建造。我们需要机警，也需要敏锐，清楚看见，今天台北这里的工作是离心的，已经中了撒但的诡计。撒但正借着我们的事奉，散布离心的东西。

这些问题若不对付，各地就没有建造。那些管理上的问题，话语上的问题，都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问题。请容让我说句厉害的话，那个不服的灵，已经在我们中间发动。不服就是不建造，不服就是不接受建造，不服也就是拆毁。

结语

你们所作的工，必须使工作产生建造的结果；为此，我们身上许多消极的因素，都需要打掉并受对付。有些话我不能说，有些态度我不能表示，有些举动我不能作，我要‘服’就要受约束。有些弟兄的灵非常不受约束，不知道有多少离心的因素在里头而不自觉，所以话语里总是带着离心。我只请求你们一件事，要对得起主，对得起你们自己的奉献。你们必须叫你们的工作是建造的，不是拆毁的；是向心的，不是离心的。

我们不知要接受多少破碎，多少约束，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离心，使我们的工作能建造别人。虽然我的话语可能沉重、厉害，但我请求你们用谦卑、温柔的心接受这些话。我们在主面前要负一个很重的责任，我们都要在祂的审判台前交账。若我们所作的是拆毁的工作，那个直接、间接的影响不知有多广；那会使许多人得不着恩典，不得造就。这乃是一件严肃的事。我们必须学习不仅作工，并且是作建造的工；不要让我们这个作工之人的话语、态度、行动、表现，产生对召会的离心和拆毁。我们不是要建造人的权柄，乃是要建造主的召会，使主的权柄显在召会中。所以，有些话我们不能随便讲，有些事不能随便作，有些态度不能随便表示；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厉害的学功课。

第四篇 约翰十四章中关于建造的意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约翰福音十四章。

约翰十四章表面看很容易读，历代圣徒对这一章圣经都有清楚的讲解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这一章圣经非常难懂。从已过到现在，人对这章圣经中真实的含意，大多缺少准确的亮光。这些年间，因着主的带领，并在实际的经历中，我们才懂得这一章中真实的意义。

这章圣经所说的，乃是神在宇宙中的建筑，一个建造。我们不能把这章圣经看作是预言；若把这章圣经看作预言，就完全错了。这个预言的说法，完全是从弟兄会的教训来的。弟兄们根据主在三节说，‘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’他们认为这是主耶稣要离开世界时，对门徒所说的预言；意思是，主耶稣要到天上神那里，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就再来接我们到天上。

主在那个地方，也要把我们接到那个地方。弟兄们根据这里的话，断定这一章乃是以预言为中心。然而，这一章圣经的思想所包含的，比弟兄们的思想更多、更深、更高。弟兄们认为三节的话，是说主耶稣离世到天上去，也要接我们到天上与祂同在。这个思想并不是该节真正的意义。

中心思想—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主

第一节主对门徒说，‘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，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。’‘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’乃是本章的主题。国语和合本在这里翻作‘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’，但是在希腊原文里有‘入’字；所以正确的翻法是：‘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。’这个‘入’字，在希腊文是个介系词，与罗马六章三节‘浸入基督耶稣’的‘入’字同。这个‘入’字，希腊字是 *eis*，好比一个方匣子，从一边伸进去，钻到这个方匣子里面去，这就叫 *eis*，也就是进去的意思。所以，英文翻译用了 *into* 这个字，乃是最达意的。

这一章的中心思想是：‘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。’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，要把自己信到神里面，也把自己信到主里面。读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主题。比方创世记第一章开头说，‘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，’那一章就是讲神创造；而约翰十四章一开头就说，你们要信到神里面，也信到我里面；这就是主题，就是完全进到神里面的意思。

主的去就是主的来

第二节主说，‘在我父的家里，有许多住处；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；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’第一节说，你们当信入神；这是一个到神里面的问题。第二节立刻接着说，‘在我父的家里，’这是一个奇妙的转折处。照着人天然的领会，认为父的家是指天堂。然而在圣经中，只说到召会是活神的家，（提前三 15，）并没有说父的家是天堂。到底这个父的家是什么？这个去是指什么说的？弟兄会错误的领会，认为这个去就是离开世界到天堂。

主在约翰十四章三节上半说，‘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。’希腊原文并没有‘那里’这个字，所以，原文意思是接你们‘到我自己’，用英文说就是‘to myself’。中文加了‘那里’是害意了，但实在因着找不到合式的字辞，可以代替‘那里’，所以就翻作‘那里’。人因此领会为是在一个地方；意即主把我们接到一个祂所在的地方‘那里’。其实，那不是地方的问题，不是把我们接到主所在的地方，乃是接到祂自己那里。

以文法的结构而言，‘我若去…就再来’这话，是完全合于原文的；意即我若去，就是我再来。国语和合本翻作‘就必再来’，这个‘必’字是不需要的；原文并没有这个意思。这里的翻译是非常直译的，意思是指主的去就是主的来。主说这话的意思是，祂若去为他们预备了地方，那就是祂到他们那里。

神借着人来到地上，人借着主与神联结

主在三节下半说，‘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’主所说的‘那里’是指什么？并不是指天堂，乃是指着父说的，是指‘我’到父里面，也要叫‘你们’到父里面。这一章所题到的‘那里’，很少是指地方说的，都是指着在主里面，在神里面。主现在死而复活，现在这样去了，并不是到天上，乃是去到父里面。主一复活，就到父里面；主到父里面，也要门徒到父里面。这就是‘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’。第四节主接着说，‘我往那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。’相信不只门徒不知道祂往那里去，即使今天我们许多人也不知道。然而，天主教错误的说法，认为主往天堂去了。事实上，圣经里并没有天堂的观念；所以，我们不应当有天堂的思想。在第五节多马对主说，‘主阿，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，怎能知道那条路？’多马的说话，表明我们的思想和天主教一样，认为这里所指的是一个地方。主立刻回答说，‘我就是道路。’这给我们看见，不是地方的问题。

主说，‘我就是道路、实际、生命；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’（6。）原文没有‘那里’这个辞，所以这句话更直译应当翻作‘没有人能到父去’。然而，这样翻并不像中国话；于是，翻译的人就加上‘那里’，结果就有人因此意会‘父那里’就是天堂。

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‘到父去’，‘到父去’所指为何？就是指信到神里面，到父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指人借着主耶稣上天堂，乃是指人借着主耶稣与神联结、接触。若不借着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能摸着神，没有一个人能到神里面。主耶稣就是道路、实际、生命，人若不借着祂，就不能到父里面去。所以，这一点也不是天堂的问题。弟兄会的教训把这一章摆在天堂的问题上，事实上，这一章是指信到神里面，不是上天堂的问题。曾有一幅图画，上面画着一个天堂，还画了一个梯子，那个梯子就是基督。那幅画甚至引用约翰十四章六节，说，若不借着主就不能到父那里去，父那里是指着天堂说的。这完全是错误的领会。这一节的意思乃是说，人若不借着基督，就没有办法到父里面；人若不借着基督，就没有办法与神接触。所以主说，‘我往那里去，’是指父说的，意思是主死而复活乃是到父里面去。

人在神里面，就是在天上

我们人的思想常和神相左，人的思想是在地方的问题上一上天堂或是下地狱等；但神的思想不是地方的问题，乃是人位的问题。我们的思想是天和地的问题，神的思想却是神与人的问题。圣经不是重在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乃是重在主耶稣到人里面。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人里面来，就是到地上来。同样的，人不是到天上去，乃是到神里面去；人到神里面去才是到天上。主耶稣若不进到里面，就不能到地上；主耶稣要到地上来，就必须到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只要到里面，就是到地上来；同样的，人若不到神里面去，就不能到天上去；人到神里面，就是在天上。

我们人的观念是地方问题，神的观念却是人位问题；只要神能够到里面，神就到了地上；只要人能到神里面，人就到了天上。地怎样是联于人，照样，天也是联于神。天上的神若是在人之外到地上，那还算不得来到地上；祂必须进到里面，才是正正式式、道道地地、完完全全到地上来。同样的，人如果在神之外，不要说不能到天上去，就是能到天上，也还不算到天上去。人要完全、正式、道地的到天上去，就必须到神里面；人一到神里面，就到天上去。我们若能抓牢这个思想，就能懂得圣经。

以弗所二章六节说，‘我们在基督耶稣里…，一同坐在诸天界里。’我们怎能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？原因乃是我们祂里面。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，今天我们就在地上，不是在天上。然而，因着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所以，我们能与祂一同坐在天上。在你的感觉里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地上，但就事实说，你是在祂里面，就是在天里面。我们不是自己能跑到天上，乃是在基督里就在天上。在这个思想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厉害的转。

神的家就是神自己

因着更正教的思想跟着天主教走，所以常常讲上天堂。其实在我们得救那一天，我们就已经在天上了，并且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信入基督那一天，我们就进到了神里面。天主教和更正教所说上天堂的事，并没有证据。即使是保罗，也不在天堂；保罗今天乃是在乐园里。我们必须抓住这一个思想，不是天堂、地方的问题，乃是神和人的位问题。神进到人里面，就是到地上来；人进到神里面，就是到天上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‘我往那里去，你们知道那条路。’

（约十四 4。）这意思是：‘我现在要到父里面去；如同我道成肉身到人里面来，我现在死而复活是到父里面去。’然而门徒却把这个领会为地方的问题，便回答说，‘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，怎能知道那条路。’

（5。）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：‘我就是道路…；若不借着祂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’（6。）‘道路’就是主自己，‘那里’就是父；所以，这里没有地方的问题，完全是信到主里面，信到神里面的问题。

简单的说，主耶稣的死与复活，把人带到神里面，叫人与神有了联结。人进到神里面，就是进到天的境界里，也就是进到神所在的那个境界里。据此看来，这里也有地方的问题。十四章开头说到神，也说到神的家；神自己和神的家是永远不能分开的。你要进到神的家，就必须进到神里面；凡进到神里面的人，都是进到了神的家。所以，你若要到神的家里，是不可能神之外到神的家里；你必须在神里面进到神的家里。

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是从父里面出来，进到人里面；然而，祂要从人里面再回到父里面去，就是借着死与复活。祂借着死与复活，从人里面回到父里面；所以，主到‘那里’去，就是回到父里面去。主来不是来在地上的问题，而是来在人里面的问题；主去不是去到天上的问题，而是去到父里面的问题。主道成肉身是到人里面，主死而复活是去到父里面。整卷约翰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升过天，却说，‘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。’（三 13。）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领会说，到父那里去是指主耶稣到天上。主耶稣并没有回到天上，祂一直在门徒们中间，一直住在我们里面。

祂要与我们同住，祂怎么能离开我们？所以，十四章这个去不是指着天说的，乃是指祂从道成肉身的这个人里面，去到父里面。‘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。’（1。）这是十四章的题目。我们如何能信到神里面呢？那条路就是主自己。借着死与复活，主是从人里面进到父里面；而我们是借着主，从人里面到父里面。

‘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；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祂，并且已经看见祂。’（7。）主在这里转了门徒的观念，要他们知道不是一个地位、地方的问题，乃是一个人位的问题，就是父的问题。所以腓力对主说，‘主阿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’（8。）耶稣回答说，‘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么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；你怎么说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？’（9。）圣灵在这里的记载非常有意思，完全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人位身上；没有谈地方的问题，而是说到人位的问题；不是天堂的问题，乃是神的问题；不是到天上去的问题，乃是到神里面去的问题。不要认为这一章是讲被提上天，这一章乃是说到主耶稣死而复活，如何把人带到神里面。所以，‘你们当信入神，也当信入我’乃是这一章的主题；这完全是说到一个人位的问题。

主在十节说，‘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么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我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。’二节说到：‘在我父的家里，’这里是说，‘住在我里面的父。’到底这位父是住在什么地方？这位父的家是在哪里？照理说，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家，你的家就是你住的地方。许多基督徒认为父的家是天堂，但二节说‘在我父的家里’，十节说‘住在我里面的父’。可见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祂就是父的家。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住在台北，他的家是在台中。我们必须承认他所住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他的家；家就是一个人所住的地方。

主去预备地方，乃是基督原则的扩大

主耶稣既是神的家，主耶稣说祂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这如何解释？祂去预备地方，就是基督那个原则的扩大。林前六章十九节说，‘岂不知你们的身体，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么？’彼前二章四至五节说，‘你们…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。’这里属灵的殿，国语和合本翻为灵宫。以弗所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说，我们‘长成在主里的圣殿…，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’。提前三章十五节说，召会是活神的家。这些经节里的家、殿、宫，都是指着神的居所说的；家就是殿，殿就是宫，宫就是居所。我们必须领会，在宇宙中有一个奥秘，就是神的住处并不着重在一个地方的问题，乃是着重在一个人位的问题。神今天的住处，就是召会，就是我们这一班得救的人，也就是照着基督原则被扩大的一班人。若是我们抓住这个思想，就能懂得神在宇宙中要作什么事。

神今天乃是住在召会里，召会是神的家。所以，召会不仅有人的成分，还有神的成分，并且带着天的成分。今天不仅神在召会中，天也在召会中。召会今天虽然在地上，却是属天的，因为天在召会里。所以，召会是一个神人调和、天地联结的东西。这一个是神的居所，里头有天。这一个神的居所，和神在天上的那个居所不同；神在天上的那个居所，仅仅就是天，只有神，没有人的成分，和地并不联结。然而，神得着召会作祂的居所，乃是奥妙的；因为神进到了人里面，神与人调和了。因着神来，天也来了；因着人在这里，地也在这里。这是神与人的调和，是天与地的联结。虽然不是一个属地的东西，却是在地上；虽然是一个在地上的东西，却是属天的，有天在其中。这一个神人调和、天地联结的住处，乃是神历代所建造的一个永远的居所。主说祂去预备地方，就是预备这个地方；这个地方里面包括召会，天也在其中。

约翰十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主说，‘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；即或不然，也当因我所作的事而信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作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作，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’主的意思是，现在祂要进到父里面去，也要把信祂的人带到父里面。这里的确有人位的问题，也有地方的问题。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亮光，两面都有。天能显在地上，是因为在神里面，经过与人调和而显出来的。奥妙之处就是神人调在一起，既有天的成分，又能显在地上；这就是新耶路撒冷。

当新耶路撒冷显出来时，不仅是神人调在一起，天也调在其中。正如今天的召会，不仅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里面有神与我们调和，并且天的光景、天的成分都在我们里面，而且显在地上。然而，这只是小影、雏形，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。将来到了新天新地，就是成熟、完满的时候，神要完全调在人里面，人要完全进到神里面；神以人为居所，人以神为住处，而把神、天的成分都带到人里面，并且显在地上。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十四章所说的预备地方。

建造是神惟一的目标

千万不要以为神一面在地上救罪人，一面替我们在天上造房子。有一天把罪人都找齐了，祂天上一间一间房子都造好了，就把我们一个一个接去；并不是这样一回事。神在整个宇宙中，只作一个建筑工作。这个建筑工作，就是把罪人救来，作祂建筑的材料；然后，造就这些罪人，把祂自己调在他们里面。同时，祂也带着天的成分，把天作到这个大的调和里面；这一个调和，就是祂的建筑，也就是祂以人为居所，并且叫人以祂为住处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奥秘的住处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。神在宇宙中只作这一个人工作，只有这一个建筑，就是神人调在一起，把天也调在其中，并且是联着地的。

整本圣经可以说是给我们看见神建筑的工作。等到建筑完全成功时，就是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。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人里面，以人为住处；人在神里面，以神为居所，末了神与人，人与神调在一起。神把天带到新耶路撒冷里，所有天的光景和成分，都在新耶路撒冷里；同时，新耶路撒冷不仅显在地上，并且与地联结。神人调和，天地联结；人以神为居所，神以人为住处，这是神在宇宙中的一个建筑。说这是一个地方也可以，因为有天在其中，并且显在地上；说这是一个人位更好，因为神在人里面。

这就是神今天建筑的工作，也就是希伯来十一章所说，那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设计、所建筑的。（10。）这就是主所建造在祂自己身上的那个作为，也就是主所预备的那个地方。所以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说，‘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妆饰整齐。’这里有‘预备’这样的辞。

神的工作可说是完全以建造为目的，祂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，都是为着建造。新耶路撒冷是由所有得救的信徒组成的；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到，这座城‘有十二个门…；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；…城墙…根基上有…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’。（12~14。）千万不要以为，神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之外，另造了一个居所，预备了一个地方；等到预备好了，有一天要把我们提上去。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事。

神今天所建造、所预备的那个房子，就是你我；神所建造的那个居所，就是你我。我们就是神的殿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我们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。（彼前二 5。）在今天尚未完成的时候，是一个殿、一个居所、一个灵宫，但在将来完成的时候，就扩大成为一座城。所以，在那个城里再没有殿，（启二一 22，）因为那个城就是殿的扩大。

神今天的工作，就是要在宇宙中为祂自己造一个居所。等到这个居所完全显出来时，就如三节所说，那一座城乃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，祂要与人同住；那就是神居住的一个地方。你我要看见一件事，就是神把罪人救来，造就他们，这都不是祂的目的；祂所以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，乃是为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建造。祂在这个地上有建造，并不是以个人为居所，乃是要以一个团体的人为居所。

借着研读约翰十四章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，今天神在宇宙中作了些什么？若是我们只看见神拯救罪人、造就圣徒，那只不过是看见一部分而已。我们必须看见，神在地上的工作，不只是拯救罪人、造就信徒，祂更是正在建造。神乃是要预备一个居所，建造一个居所。

这一个居所非常奥妙，是神调在人里面，并且把人作到祂里面，而祂带着天的成分，也调在其中，与地联结，是神人调和，天地联结的一个东西。神今天就是在作这个工作。若是你把这个抓牢，再去读新约，就会看见许多的亮光，也才能领会什么叫作新耶路撒冷，并召会在这里是什么。或者你才知道，我们在这里作主的工，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，以什么为目的。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为着救罪人，造就圣徒，我们更是朝着建造的目标，要让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建造。

我们需要看见，神今天一直在作建造的工作，这是相当基本的。从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，一直到书信，我们能看见为着神建造之石头的故事。行传四章十一节说，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；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到，我们是活石，在祂里面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的居所。林前三章保罗说，信徒是神的建筑，（9，）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（10。）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，木、草、禾秸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。（12~13。）希伯来十一章十节说，‘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’我们看见是神在那里经营，在那里建造一座城；然而，那座城还没有预备好。本章末了给我们看见，因为蒙恩的人被神建造得还不够多，所以那座城还没有预备好。

虽然亚伯拉罕是经过神建造的，但今天在新约时代，许多人没有被神建造过，所以那一座城还没有显出来。然而，到启示录末了，那一座城出来了，预备好、建造好了。二十一章三节清楚说到，那就是神在人中间，充满天的成分，显在地面上。这是天和地的联结，是人与神的调和。在那里不是个人蒙恩，不是个人单独属灵，完全是被神建造完成的一个建筑。以今天来说，那就是神的殿、神的家、神的居所。以完成那一天而言，那就是神所建造的一座城。这是神所要的，也是神心头所要作的。神工作的目标，完全是以这个建造为中心，祂一直朝着这个建造而去。

第五篇 约翰十七章的合而为一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约翰福音十七章。

合而为一的过程

约翰十七章是主耶稣的一个祷告。十四至十六章是一篇讲论，讲到末了有一个祷告；祂祷告所求的，是求神成全祂前面所说的。到底主在前面说什么呢？在十四章，主说到保惠师要来；十五章，祂说到一棵葡萄树，说我们和祂的关系，就像葡萄树和枝子联结的关系。到了十六章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联结惟一的因素，乃是在于圣灵。圣灵来，不只叫我们知罪自责，使我们与祂有联结的爱，并将父与子所有的，都传输给我们。

在十七章主耶稣有一个祷告。一节开头说，‘耶稣说了这些话，’这些话是指十四至十六章那些相当费解的话，包括得很广。而后主向父祷告：‘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’在十二至十三章，主曾预言祂要得荣耀，父也要在祂身上得荣耀。（十二 23，十三 31~32。）主说祂要借着如同一粒麦子而死，使祂人性的体壳破裂，好将祂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，分给许多人，并在那些人里面得着彰显。因着在主里面那神圣的生命，乃是父神圣的元素，所以借着子的得荣耀，父就在子身上得荣耀。

十七章十一节主祷告说，‘我往你那里去。’原文没有‘那里’这辞，所以这句话更直译是‘我往你去’。这是回应主在十三章的话，指明祂不仅往父去，并且祂的去就是祂的来。因此，十七章主的这个求祷，是说出祂在十四至十六章所讲那篇道的意义。那篇道的主题，是要叫所有属乎祂的人，都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像三一神父、子、灵的合而为一。

十四章二十至二十四节说，‘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；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太（不是那加略人）问耶稣说，主阿，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？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；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。’这话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合而为一是如何有的，乃是因着主去了，就是主死而复活，进到神里面，又进到人里面，使神作了人的居所，人作了神的住处。这样，就有了这个合而为一。

这个合而为一，实在说，乃是建造的一个结果，是十四章主耶稣去预备地方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三节说，祂去乃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；那个预备地方就是建造，那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建造的工作，而建造的结果就是合而为一。

经过建造才有合而为一

以物质的房屋为例，所有的材料都是合而为一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合而为一？因为经过了建造。所有的材料经过建造，都合而为一了。属灵的建造，也是如此；原则都是一样的。一个弟兄得救了，若没有经过建造，他和召会里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就很不容易合而为一。一块石头、一根木头，如果要联于房子，就必须经过建造。以弗所四章给我们看见，神将这些恩赐赐下，无论是使徒、申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或教师，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要叫我们众人达到在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；那个一就是建造的结果。因此，不是我们众人意见相同，见地相同，就能合而为一；乃是你经过建造，我也经过建造，我们才能有这一个合而为一。

五旬节之前，圣灵虽然还没有降下，但我们能看见，在那间小楼房的一百二十多人中，有一种光景是合而为一的。他们都同心合意、坚定持续的祷告。（徒一 14~15。）我们都知道，他们的那个合而为一，不是一下子就有的；在此之前，他们跟从主三年半，受过主相当的带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多少是经过主的建造。不仅如此，主经过死而复活，进到他们里面，（约二十 22，）成为他们合而为一的元素，（十四 20，）并且用四十天的工夫，教导他们，（徒一 3，）才建造出这样合一的光景。

我们必须看见，建造有多少，那个合一才有多少。比方在台北这里，有几千位弟兄姊妹，没有意见，也没有分争。然而，我们不能说，这就是合一；真实的合一乃是从建造来的。甚至我们这些一同事奉的人，在一起事奉，也不敢说就真是合一的。我们的确没有分争，但没有分争并不就是合一。没有分争是一回事，合一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可以不分争，却不合一；我们也可以没有争吵，却不合一。合一必须是你我都被神建造过。因这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脱开召会，没有办法脱开那些同被建造的弟兄姊妹。若是有些好材料，没有被建造到房子里，那么无论那些材料有多好，都没有意义。仅仅是材料好没有用，只有当材料被建造到房子里，才有真实的‘合一’。

神的祝福只在合一里

我们要看见，所有神的祝福，对于召会都在合一里。圣灵的路在合一里，福音的能力在合一里，神的权柄在合一里，神的亮光在合一里，神生命的供应也在合一里。这在新约里能找出许多凭据。然而，要有这个合一，必须有一件事，就是经过建造。没有经过建造，就没有真实的合一；即使有，那种所谓的合一也不能持久。必须经过建造，才有真实而长久的合一。我们可以一同事奉，但不一定是合一的。我们可以没有意见，没有争吵，但仍然没有合一；只有经过建造，才有合一。所以直到今天，在我们中间，神的祝福不是那样多，主的同在不是那样明显，就因为我们中间的建造不够。建造在于等次的和谐。我们如果缺乏建造，就证明我们中间服权柄的等次也相当缺乏。

比方在一个聚会里，我们没有分争，也没有闹意见，但同样的，我们也没有同心合意。这意思是，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建造。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事奉的人，来聚会时，里面的灵不是和谐、配搭的；聚起会来，都和其他弟兄姊妹一样，里面的灵是单独、零散的。这说出无论是我们或其他弟兄姊妹，都没有被建造。

今天我们都得救了，多少有一点爱主，也都起来追求主，若不来聚会就觉得不舒服；但我们仍没有经过建造。有时我们觉得有灵感，就祷告，没有灵感就安静，不祷告。我们不管别的弟兄如何，也不太理会别的姊妹怎样，我们只管作一个孤单的基督徒；虽然得救，也来聚会，但仍是零散、孤独的。不只一般弟兄姊妹如此，即使是全时间服事的人，往往也是这样；到了聚会时，那个灵都是孤独、零散的，所以，整个聚会的灵是弱的。

反过来说，只要所有全时间事奉的人，每到聚会时，个个灵里都是和谐、配搭、同心合意的，就足已使那个聚会刚强、丰富、满有祝福。这是证明神的同在，乃是在这样一个建造里。所以，在一班一同事奉者中间，有没有建造，乃是神是否祝福，是否同在的关键。

以一部汽车为例，只要一加油门，就跑得很快，因为它是建造过的。若是把汽车的零件统统拆开，经过电镀，每一部分都比从前好看，车子却反而不会动了，因为车子是被拆散的。同样的原则，有时在聚会中，我们的确能感觉出一同事奉的弟兄姊妹，是拆散的。他们里面的灵不是和谐而配搭的，乃是各自为政、各行其是的，也就是没有建造。因着这班事奉的人，没有建造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带领的弟兄姊妹，自然也无法得建造；他们所作的工作，结果也就没有什么果效。所以整个聚会里，即使有祷告，有活动，也都是单独、个别的，而不是整体、合一的。

即使一堆汽车零件，都是好零件，但若是堆在一起，没有配搭组合起来，那就是没有‘建造’，也就是没有用的。因着没有建造，就无法往前行动。一九四六年，我在上海、南京往来作工。每一次回到南京，我都能清楚的感觉，无论是在唱诗、祷告或信息中，我都能得着同情，能感觉同心。在擘饼聚会时，我能清楚觉得那个聚会就是我的。所有当时在南京召会里的圣徒，都能作这个见证，他们里面就是我们的荐信。可能你偶尔去参加聚会，但是你到他们中间，能感觉他们里面的灵是合一的，是你觉得畅快的。

今天在许多聚会中，我所感觉到的灵却是散漫的，每个人清清楚楚就是每个人。不错，你我都有灵感，都能尽功用；你有灵感就祷告，我有灵感就点诗歌，但我们却各不相联，各不相干。虽然不争、不吵、不闹，但我们尽功用时，是个个散在那里的，一点也没有建造。有的不仅没有生机的建造，甚至还有一种相反的光景，就是在那里拆散。比方两位弟兄原来配搭得很好，给你一作工，不仅没有帮助他们配搭更好，反而叫他们跌倒了。由于零散、没有建造，所以在我们中间，不容易看见神的祝福、神的同在。

神的同在从不显在个人单独的属灵上。在个人单独的属灵里，不容易找着神的同在；神的同在只能显在同心合意里，只能在和谐一致的地方找到。所以，在马太十八章主说，‘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，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，他们无论求什么，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，得着成全。因为无论在那里，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’（19~20。）

如果我们中间只是不争不吵，而没有同心合意，即使努力工作，也不要盼望有多少祝福。如果别人是事半功倍，我们必定是事倍功半。即使有神的祝福，我们的工作最多只能给人有生命的学习，给人一点属灵的造就，让人起来爱主，却没有办法作出一个永远的工作，产生一种建造，叫圣徒们相亲相爱、互相为命的事奉主，而成为神的居所。因为我们所作的不是神所要的；我们所作的不过是叫人得救、属灵，但神所要的却是建造。

若是我们能让神作的，只是一点的造就，连我们自己也没有让神在我们身上建造过，在我们身上没有经过神多少的建造；这样，我们即使可以作长老治理召会，在我们那个治理里，永远不会有建造的成分。无论我们是作同工，或是站讲台，我们永远不会产生建造的结果。我们的话或者可以叫人得救，我们话语里面的成分也许能叫人属灵；但在我们的话里，永远不能产生建造的东西。我们能够选出许多材料好好作工，也能够把许多材料作得光滑细致，但在这些材料上，却找不出一处能和别的材料合起来的地方。在这些材料里，有的人或许可以探望人，叫人得帮助，叫人属灵，但却无法产生出建造的结果。

求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谦卑下来，不要以为我们能救几个人给主，我们就是会作神的工了。不，神不要这些；神乃是要一个建造。那里有建造，那里才有合一；那里有合一，那里才有真实的东西。这就是神所要的。

难处和问题，主要是由于个人主义

有一件事叫我心里感觉很痛苦，就是有人听了弟兄们的讲道，就来告诉我说，‘你看，这个人讲的道，不就是在打击那个人么？’弟兄们在那里讲道，乃是要造就别人，但是却给人这样一个印象。我不是说那篇道对或错，我相信弟兄们不会讲异端的道，然而，也不需要讲一篇打击别人的道。要记得，如果在我们的帮助别人里面，带着别的意图，我们就没有在那里建造。圣徒们都单纯的像个孩子一般；弟兄们与神合作，为神说话，乃是要建造他们，不是要拆毁他们。你们不应该说话帮助我，却把你们的肺结核也传给我。如果你们话里的成分有问题，人一面受你的造就，一面却也受你的毒害；这就叫人从建造里被拆散了。

有时，人听少年弟兄站讲台，就来告诉我：‘你看，他们说的这是什么话？’换句话说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你们所作的工作里有刺，令人觉得不愉快。你们以为是作了工，却不知里面带着一根刺的成分，扎得人很不舒服。这种带刺的工作，是没有需要的。你们若要讲，就只讲正面的道，不要去讲打击别人的道。你们的道只该给人生命的帮助，不该给人一种负面的比较，更不该给人有批评论断的感觉。你们讲道是要帮助人建造，所以不要给人一个印象，你们比别人讲得高；反而你们要给人一个印象，你们的道和别人的道，是完全调和一致的。不管讲的人多或少，人听了之后都能说，没有听见这个打那个；虽然是多方不同的传讲，但却是一致的。我们要有这种光景，就得尽力说建造的话；这需要我们要接受破碎。我们总要被建造，否则无法作神的工；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

虽然各地召会所站的地方立场是对的，但今天的光景所显出来的，实在是太各地为政。我们不该带着各地的味道，只该带着基督的味道。比方你来到高雄，就是高雄的弟兄姊妹，应该感觉的就是高雄召会。以地方召会和地方召会之间来说，每个人只能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上，也只该为着那个地方的建造；他在那里，他的感觉就该是那个地方的。

然而，这样也会产生另一面的难处，就是不能和别处召会联结起来。多年前，各处召会弟兄们才刚起来，那时大家都还不太懂得治理，所以多少有点倚靠别处地方召会。比方当时台南和冈山都有一点倚靠高雄，但现在台南和冈山都长进了，不必倚靠高雄，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结果，他们和高雄既不争、不吵、也不闹，却都各自为政。

虽然不是地方宗派，有人也从高雄来一同擘饼，但是里面的灵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是孤独的。最严重的是，连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没有建造。为什么地方与地方之间缺乏建造？实际上，地方的问题不在地方本身，乃是因为在人身上缺少建造。

作青年工作的弟兄们，最令人不满意的，就是他们没有‘互相为命’。他们个个聪明、能干，却都认为别人是绊脚石，最好自己作更有果效。然而事实上，他们若是自己作，他们所作的不会有什么果效。虽然他们不和别人闹意见，不和别人争吵，但他们与别人合不来，不是那么同心合意的与人一起事奉主，结果自然没有祝福。

我们都有灵，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，绝对欺骗不了别人。所以，人一碰着我们的灵，就能知道我们里面的情形，清楚我们是否虚假。今天在青年负责的人中间，让人碰着一个灵，不仅是不合作的，并且完完全全是‘自己’。他们口里虽说，非要有别人不可，他们无法单独；但实际上，他们心里巴不得最好没有别人，只有他们自己。

所以弟兄们，要有主的祝福，要有主的同在，要真正的叫人得着造就，得着一种正常的成全，你我就都得学习被建造。我们必须在被建造的地位上，在被建造的气氛中，在被建造的灵里，作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才会产生一个正常的结果，是神所要的，也是神所祝福的。如果我们真看见这个亮光，就要俯伏在神面前说，‘我是没有办法不和别人相依为命的。不管我多属灵，我还得被建造。’

建造解决召会一切的难处，带进神的祝福

二千年来，召会必须承认，保罗是主最大的使徒。然而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时，还把所提尼的名字写出来。这表明保罗有身体的感觉，有配搭的灵。他在林前一章开头说到：‘保罗，和弟兄所提尼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。’（1~2。）恐怕二千年来，人只知道这卷书是保罗写的，却没有人注意到有所提尼这个人。

使徒的灵和我们的灵是何等的不同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中间的孤立是越来越厉害。几乎是老的能，小的也能，个个都能，都不必倚靠别人。有些人的态度是：‘我们是老资格了，个个清楚明亮得很，有什么事不懂？说到治理召会，你们长老的那一套，我们那里不知道？’或许口里没有这么说，但里面的灵早已是如此。这是什么灵？说得好听，是拆散的灵；说得不好听，是背叛的灵。有时某人在台上讲篇道，有的人就在心里批评说，‘我还不不懂？这是一九四六年某某人讲过的。’外面或许没有说出来，但里面却是这样的灵。这样的灵，是最拆毁神工作的。

如果我们是孤独的，就不要盼望能作出有祝福的工作；如果我们是单独的，就不要盼望工作里有建造。绝没有这样的事。当然，你既然在那里讲一部分神的话，作一部分神的工，自然会产生一部分的结果。比方，虽然天主教所作的有问题，但因着他们的作为，也有一些结果产生；然而问题是，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。我们能盼望从其中产生神所要的工作么？能有一班人是同心合意，相亲相爱，为神站住的么？并且可能造就出二、三百万神所要的人么？虽然他们可能产生许多的人，却个个都是意见。神在其中无法建造，无法得着一个住处、一个居所。

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这里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个个都要被建造；同时，在我们作工时，必须作使人建造的工作。我们不只带人得救，并且在那个带人得救里，必须有一个成分，是建造他的。你我带人得救，不仅是要叫人属灵，更是要建造他这个人；换句话说，他经过我们的带领，不仅爱主，并且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。同样的原则，作长老的，不只把召会治理好，更要建造召会。弟兄姊妹给长老一治理，都向心了，都肯听话，肯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下，以顺服为光荣。这是荣耀的工作，是你我在这里所要作的。

不是你能作了，你就真的能作了；没有这件事。虽然青年弟兄作长老的技术、头脑、治理，可能比年长的长老清楚；但这不表示青年人就能作长老。作长老的成分还不在于此，乃是在于破碎，在于折服。你可以作长老，但你作长老的结果，是整个召会的圣徒，都是离心的，都是背叛的，都是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。你作长老治理，可以有人得救，有人属灵，有人热心，有人爱主，但是却没有被人建造。容我说一句严肃的话，撒但从岁首到年终，就是要我们作这样的工作：作一个属灵而拆散的工作，作一个热心而大家彼此不顺服的工作，作一个大家都为主活、个个敏捷、个个能干、却都各行其是的工作。

有相当多的少年弟兄，在这件事上中毒很深。我们要在这里题出警告：你们事奉主，必须走建造的路。只有造就而没有建造，实际上乃是走背叛的路；只有属灵而没有建造，乃是撒但所要走的路。二千年的召会历史里，我们无法找出一个人，是不肯把自己摆在神手下受折服，而能在神手中有用处的。我们必须看见，今天神所要的工作，不仅是救罪人，也不仅是造就圣徒；神主要的工作，乃是要建造一个居所。

不要以为，这样一个建造可有可无，是能轻易制造出来的。试想要建造你这个孤伶伶的人，需要神作多少的工。有一天，神要把你摆在荣耀里，和别人一同建造起来，成为祂荣耀的居所。因此，如果你从来不懂什么叫作与别人配搭，与别人建造在一起，你怎么能进到荣耀里。如果今天你能与别人配搭，与人相合，神定规要把人都加给你，并且这些人都要像你一样。如果你今天不被神建造，有一天神还得建造你。原则上，将来每一个到荣耀里去的人，都是经过神建造的。

建造最厉害的一件事，就是你能够与别人合得来，能够与别人配搭。你要与别人合得来，就需要被破碎。可能你这一块石头是非常的方正，但建造不进去；或许你看别人是三面不像样，但是他能建造进去，能与别人配搭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在你这个人身上的难处，不是属灵不属灵，而是能不能建造。

神在这个时代不容易找到一班人，肯折服下来被祂建造；神要祝福，但不容易找到一个大的器皿。主说，那里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，那里就有主的同在，他们祷告就会得着答应。（太十八 19。）换句话说，那里有建造的光景显出来，那里就有神的祝福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台北的事奉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同心合意，整个就会改样子，神的祝福必定随之而来。反之，在一个召会中，即使大家都不争不吵，但各人各怀主意，没有建造，也定规没有神的祝福。神的祝福乃是根据圣徒的同心合意，彼此灵里和谐一致，有真实的配搭，有真正的合一。比方，五个弟兄和四个姊妹一同聚会，不仅姊妹们是顺服的，弟兄们也彼此顺服；一位弟兄选一首诗歌，众人都喜乐同唱。这种光景，这样一个灵，必定带进祝福。

骄傲招致败坏，谦卑带来祝福

不仅如此，目前我们中间满了骄傲，并且是相当厉害的骄傲。有件事令人感觉非常痛心，就是有人问：‘为什么是他作长老，不是我作长老？为什么他去带领整个召会？我却带领一个小会所？’试问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骄傲。从骄傲就产生出猜疑，那些不平的人就会在那里想：‘恐怕这人是弟兄们所看重的，但他们却不看重我。’这实在是令人觉得羞耻。

你我如果是这样的光景，即使道讲得天花乱坠，我们的工作仍不会有结果。我们的工作首要的，不在于讲道的内容，乃在于我们这个人。不是我们的道讲得比保罗好，就有果效；乃是要先看我们这个人如何。骄傲的人只能产生骄傲的结果；你如果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，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所产生的，都是骄傲的人。你如何对待别人，你会吃自己长出来的果子；人会同样的对待你。你种的是什麼，收的就是什麼。凭着骄傲讲道的，不要盼望收谦卑的果子；凭着骄傲治理的，不要盼望收谦卑的治理。你的治理若是骄傲的，有一天你所治理的召会，要起来批评你是如何的骄傲，并且还要更加一层。

这些光景在我们中间都有；因这缘故，我们里面真是沉重。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宇宙中，到底要作什么事。可能有人会骄傲的说，‘看，这些人都是我救来的。’不错，可能个个都是你生的，但请看，个个也都和你一样，是生‘肺病’的。你害了‘肺病’，也使你带来的人，和你一样生了‘肺病’。这样，你就害了召会，使召会防不胜防。不要以为人爱主，赞美主，同时也在赞美你；若是那样，有一天，你要吃你自己的果子。

在马太七章主说，‘当那日，许多人要对我说，主阿，主阿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过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么？那时，我要向他们宣告：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’（22~23。）这里的‘不认识’，意思是不称许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所作的，不蒙主称许。所以，我们要常常问自己：‘我传福音是怎么传的呢？是建造的传，叫人也得建造，或是不过叫人得救罢了？我是被建造的治理召会，还是在一个得过且过的灵里治理召会呢？’

千万不要骄傲的以为说，‘我明明能治理。’不错，或许你可以，你也能，你是非常的刚强；但有一天你会看见，召会被你治理了三年，结果是‘背叛’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巴别的灵是要不得的，巴别的灵是背叛的。最蒙怜悯、蒙祝福的人，乃是最谦卑的人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巴别的灵，使我们能谦卑、顺服下来。

没有一个人里面没有骄傲的种子；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作建造的工作，所遇到一个最大的难处。我们中间没有建造，难处不在别的，乃在于骄傲。若是要建造，就必须顺服别人，俯就别人。要顺服需要谦卑，要俯就必须柔和。一个人如果不顺服又不俯就，就表明他是骄傲的；这样的人只好单独。

事奉上的学习—对自己谦卑，对别人单纯

所有在事奉中的弟兄姊妹，都应当清楚，从我们服事主的头一天起，在这一条路上，就没有地位；在这一条路上，永远不能盼望别人高举我们。有的弟兄说，‘如果人看得起我们事奉主的人，就会有人起来事奉主。’没有这回事。反而当人都藐视主仆人的时候，就会有成群的人起来事奉主。

在这一条事奉主的路上，不仅没有地位，更不能冀求地位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盼望别人应当待你好；反之，要准备接受别人待你不好。我们不该准备得人的称赞，倒要准备受人贬抑。不要盼望在这一条路上得人的报酬，乃要准备好两手空空的离开。

然而，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相反的空气，这个相反的空气证明我们堕落了。最低限度，从一九四九年起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在这一条路上，是没有世人所期待的。所有盼望在这条路上得着人的荣耀的人，都是走错了路。然而，今天的光景令人难过，都是离心，都是分散。不要以为你若说人不看重，就没有人会起来事奉主；请记住，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时，人已经起来了，你要赶他们走还赶不走。

我们都需要学一个厉害的功课，认识一切都是在神面前的事，神负一切的责任；乃是神使我们走上这一条路。这是神的事，不是我们能鼓动、控制得了的。曾有人当面对我们说，‘你们是用经济方式控制人。’这是羞耻的话。谁能用钱财控制别人，何况是神的仆人？这些都是隐藏在人里面的分离种子。

今天，神要我们学习的基本功课，就是要在主面前看见，是祂在这里作一切的工作，并且一切都是祂里面。无论人对我们如何，那都是其次，我们无须在意。在我们起来事奉主时，就要准备好将一切交在主手中，并且只向祂而活。一切都是神负责，所有的需要都是祂供给。祂若供给，我们就可以凭信心；即或不然，祂若不供给，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织帐棚过生活。（徒十八 3，二十 34。）

总之，在这一条路上，我们要谦卑，要单纯。谦卑就是把自己摆在一旁，接受神的安排。单纯就是认定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并非有其他企图或盼望。这样，当人说这一条路好，我们走上去；当人反对这一条路，我们一样走上去。受人恭维，我们走；被人贬低，我们照样走。人赞成，我们走；人不赞成，我们还是要走。我们所以走这一条路，不在于别的，乃在于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。每一个事奉神的人都该如此。

在保罗职事的末了，我们看见他说，‘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…。我初次申诉的时候，没有人在旁支持我，众人都离弃我。’（提后一 15，四 16。）保罗好像是说，‘我用福音救了他们，栽培他们，设立他们的召会；但我头一次站起来分诉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人的同情。’然而，保罗仍然能说，‘惟有主与我站在一起，加给我能力，使福音借着传得完全…。’（17。）一个人若一直要在圣徒中作出一个结果，盼望博得人的同情，这乃是卑鄙的；这不是我们的路。我们的路乃是在主里面。

所有服事主的人，对自己要谦卑，对别人要单纯。在弟兄姊妹身上，没有贪求同情；在召会身上，没有盼望高位，没有盼望好的待遇，好的恭维，好的反应。我们的目标必须单纯，必须只有神自己。同时，我们自己必须是谦卑的，是在任何人手下，在任何境地都可以的。我们所事奉的乃是主，和祂所爱的人。主能给人洗脚，我们还有什么人不能服事？主连阴间都能去，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服事？无论召会大或小，无论是作长老治理召会，或是作整洁扫厕所，我们都要能尽所能的服事。惟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作建造的工作。我们治理召会，那个召会才有建造的实际；我们服事召会，那个服事才能产生生机的结果。不然，我们的服事最多只能产生英雄好汉。请记住，什么样的种子就长什么样的东西；种什么得什么，这乃是自然的事。

撒但在这里有一个厉害的工作，叫我们都不必讲分争的道，也不必讲闹意见的道，结果就个个单独，不同心合意。我们的确看见这种光景，就是一面作工，一面拆毁所作的工；以致我们的工作，不容易产生生机的结果，也没有多少正当的祝福。神一切的祝福，都在同心合意里，都在合而为一里。真实的合而为一，乃是被建造。如果我们是被建造的，就无论我们在那里，都能和弟兄在一起；无论情形如何，是要我们作长老，或是要我们扫地，我们都能感谢赞美。在和弟兄的配搭里，我们是怎样都好。

如果我们是真在神面前学过功课的人，我们作长老，会叫召会得建造，我们打扫会所，也一样叫召会得建造。长老要我们追求约翰福音也好，要我们研读帖撒罗尼迦书也好；我们不在乎那一卷书，那都是外面的。只要我们是一个被建造的人，无论把我们放在那里，要我们作什么，我们都是建造。这不在于叫我们站讲台或不站讲台，这全在于我们自己在主面前，有没有被主建造。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。

所有全时间服事的弟兄们，并不是一班要吃传道饭的人，而是牺牲前途要来事奉主的人。既是如此，请求你们要作主心头上的人，学习接受祂的破碎，像和受恩教士说的一样：‘主，除你以外，我没有别的贪求。’

真正的弟兄相爱—真正的建造

末了一点，我们缺少建造的另一原因，就是在我们一同事奉的人中，非常缺乏彼此相爱的心。这个缺乏彼此相爱的心，是最令我们心痛的事。在我们中间，没有真实的爱，甚至连彼此的关切都是微乎其微。好像我们众人在一起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，完全是作同事的味道。没有弟兄相爱的心，是我们中间最可怕的事；这使我们失去见证，甚至不蒙主祝福。

按规矩，在我们一同事奉的人中间，不仅该有平常的爱，更是要有特别的爱。这是约翰十四至十七章，所讲论的一个要点。无论主的话语或祷告，都是说，‘你们…彼此相爱。’（十三 35，十五 12，17。）这个相爱是从主和我们的合而为一出来的，并不是平常的。这是在主的神圣生命里，在主的爱里，（十七 26，）彼此相爱；这样的爱能建造我们。

第六篇 爱的建造与认识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，‘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正如我爱你们，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’这里的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可译为认出你们是跟从我的人。

十七章二十一、二十三节说，‘使他们都成为一；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…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被成全成为一，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，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’世人能够信主是神所差遣的，是神的基督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看见一班事奉主的人，是合而为一的；这个合而为一，是如同三一神那样的合而为一。

以上这几节经文，给我们看见，在经过神建造的人中间，有一个爱的和谐。这个爱的和谐是一个特征，当人碰着时，能使人觉得这一班人是跟随基督的人。这一个相爱的特征，这一个爱的和谐，不仅能给人知道，我们是跟从主的人，同时也能叫人信主是基督。在约翰十四至十七章这段圣经里，主讲到彼此相爱的事。我们若把这几章圣经好好读过，就能懂得主所说的相爱是什么意思。

彼此相爱

认真说，任何一位弟兄或姊妹，主若没有在他身上作过建造的工作，他对人就不会有真实的爱。一个人刚得救时，对弟兄姊妹都有一种爱，但那是初期的；那个爱虽是出于主的，却不会持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个爱，不是约翰福音里所说那个相爱的爱。约翰福音里所指那个相爱的爱，乃是指一个人住在主里面，与主一直有交通，并且与一同属主的人完全合而为一所产生的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爱，乃是一个被神建造过的人才能有的。

在书信里，我们看见保罗是个被主对付过，是个被神建造过的人。他对各地的召会、弟兄，以及同工们，有一种的爱；那个爱不是出于人天然的情感，不是出于对人的好意，不是因着情投意合而有的。保罗的那个爱，乃是在主里面被建造而有的爱。在保罗的书信里，我们看见他的说话、态度、动作，不论是对待召会，对待个别信徒，或对待同工，是责备也好，是称赞也罢，我们都能摸着 he 里面的爱。保罗是一个爱同工、爱圣徒、爱召会的人。若是一个同工有了难处，出了事情，保罗里面会有感觉；若是召会里有了难处，或一个圣徒有了难处，保罗里面都有感觉。（林后十一 28~29。）

学习关切人

虽然我们事奉的光景，比世界里一起共事的人，好一点，进步一些；但我们一同事奉的人，彼此之间那个爱的感觉、爱的关切，相当缺乏。有的人很喜欢某个弟兄，和他多有配搭，但这个不是爱。主是盼望祂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应当怎样彼此相爱。主对我们的爱不是情感的爱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爱的；我们实在没有可爱之处，我们对主一点也不好。若是我们对主好，或许我们就有可爱的，但若真是这样，主对我们的爱就是有情感的爱。然而，我们对主一点也不好，我们实在没有可爱之处；所以，主的爱之于我们是没有情感的爱。祂是因着我们需要祂的爱，所以祂爱我们。

在一同事奉，或同作弟兄姊妹的人中间，应该有这样的爱。不是因为这一个弟兄或姊妹可爱，所以我们对他才爱；不是因为这一个弟兄对我们好，所以我们对他才有好感。我们所以爱他，是因为我们受过主的对付；我们所以爱他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被主建造过的人；我们所以爱他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同工，是我们的弟兄。

论到彼此相爱，我们所要强调的，不是劝大家去爱弟兄姊妹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中间建造的成分多，在我们中间自然会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爱的成分多，关切的成分多。我们若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对于召会的治理，甚至在讲台上的话语，都会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使弟兄姊妹也能爱别人。弟兄姊妹能不能爱人，有一个很大、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在于那个召会的治理如何，那个召会在讲台释放话语的，是什么样的人。有的治理能叫弟兄姊妹相爱，有的话语能叫弟兄姊妹相爱；但这不是说你在讲台上讲彼此相爱，大家就能相爱。有时你越讲相爱，他们越爱不来。

有的召会从岁首到年终，那个讲台并没有说到彼此相爱的题目，也没有题起彼此相爱这件事，但众人在那里听道的结果，自然的会爱弟兄姊妹；这是一件希奇的事。在那里治理的长老们，并没有特别带领弟兄们相爱，但在那个治理中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彼此相爱。这是因为那些治理的弟兄们，他们在主面前是被建造过的；那些站讲台的弟兄们，他们在主面前是被建造过的。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东西，是关切人的，是爱人的，是顾到人的。

举例来说，工人之家有位弟兄病了两天，却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去看他。平常都是五个人吃早饭，现在这里缺了一个人，其他人竟然没有什么感觉。好像缺了一个就缺了一个，反正不是我，我只管吃我的饭，吃过了就去作我的事。说句比较重的话，这样的人能事奉主么？一个被主建造过的人，必定是个学习关心别人的人。若是我们真实相爱，五个人吃饭，一坐下来看见少了一个；可能是因为他病了，立刻我们这个饭不能吃，就跑去看这位弟兄，问候他；这个光景才是对的。

若是我们看见一位弟兄的袜子破了，就要注意他是不是还有另一双袜子可以换。若是没有，很快的他的床头就应该有一双袜子，是我们拿出来预备给弟兄穿的，即使他不知道是谁放的；这才是彼此相爱。这种彼此相爱的光景，在我们中间若是缺少了，我们就当知道我们已经堕落了。只会讲好听的道是没有用的。我们看见某位弟兄，不知为何，身上总是穿着同一件衣服，甚至脏了也不换，我们就要察看，他是不是没有可以更换的，或是有什么其他的难处。我们必须这样的关心人。

在我们身上若是没有这样一个关心，我们最多只能作一个传道人，却不能作一个事奉主的人。表面上，我们可以有条不紊的治理召会；事实上，在这个治理里没有建造。我们可以讲一篇对的道，但那个道不会建造人；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惟有爱能建造人。（林前八 1。）然而，这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在讲台上讲彼此相爱，乃是说你我都必须是个经过主对付过的人，被主建造过的人；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关心人、爱人。

当你去买一双鞋时，你是否也想到与你一同事奉的弟兄，恐怕他的鞋也不行了；当你去作一套衣服时，你是否也想到你的弟兄恐怕一样有需要。可惜，我们中间相当缺少这样的光景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生活，也要顾到身边的弟兄。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。曾有人亲自当面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你是拿钱控制别人。’这叫我非常难过。我觉得那个话对我是个羞辱，对弟兄们也是羞辱。主知道在我心里，没有一点意思要控制弟兄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说，‘主，如果可能，让我看见弟兄们的生活都过得去。’我极其不愿我们一同事奉的弟兄中，有人生活发生难处。

彼此相爱，并不是你对别人表示好感，那不过是情感上的往来。我们所该有的，乃是一种关切别人，顾到别人的爱。若是我们的弟兄病了，或我们的姊妹有了难处，我们能否有一个感觉，这些处境就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。我们必须常常想到弟兄的需要，就如买鞋时，能想到弟兄的鞋；作衣服时，能想到弟兄的衣服。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光景。

在一同事奉的人中间，不要以为顾到别人是一种亏损；即使有亏损，也该是荣耀的。一直只顾自己的人，乃是一个贫穷的人；最贫穷的人就是最顾自己的人。反之，一直学习顾到别人的人，就是最丰富的人。你能一直顾别人，担当别人的担子，你就是最富有的人。我们不能只担自己的担子，还得学习担别人的担子。在主的怜悯里，我们必须能向人夸口，我们越是学习背别人的担子，就越看见主在那里背负我们的担子；我们越学习担负别人的担子，就越看见主加力量给我们。我们不能在召会里作一个事奉主的人，却对我们的同工漠不关心。若是这样，我们的道不能建造人，我们的治理也不能建造人。

一个人治理召会，若是盼望那个治理能带来建造，就得学习一个厉害的功课，学习爱人、关切人。在一次特别聚会里，有所谓的流行性感冒，好多人都病了。有位作整洁的弟兄，也染了这个病。几乎有一两天我看不见他，后来才知道他病了，我便去看望他。去了才知道没有人照管他，甚至住在同房的人，也没有管他。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发烧，连一杯热水也没有，我看了心里很难过。如果我们都是那样，我想我们的道不用讲，也不用听了；因为没有用处。

一个弟兄正躺在床上发烧着，却没有一个人去过问他。这是什么光景？一个对人漠不关心的人，若是作了长老，那个治理能建造召会么？他若是上了讲台，那个道能建造人么？他所作的最多只能造就人，却不能建造人。造就是叫个人得益处，建造却是叫人同被建造。神在这个时代，并不是要得着个人，祂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。若是你我的工作只产生个人的结果，神定规没有路可走；你我的工作必须产生一个团体的结果，神的旨意才能完成。

有的弟兄看起来平平凡凡，道也讲得不太好，但是他去治理召会，却能把人团起来，建造起来。他的道讲得并不出色，但他能把一班人团起来、建造起来，这叫神有路可走；这就是召会。召会是什么？召会是团体的，是建造的。或许我们有几千人聚在一起，但没有召会，因为这几千人是单个的，并没有建造在一起。所以，即使有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在一起，但若没有建造，不过是自己独立生活，神就仍然没有路。

神今天需要一条路，一条建造的路，团体的路。当三、五十位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彼此相爱的事奉时，人就能看见他们的聚会是强的，传福音带人得救是容易的。然而，有的地方，虽然人数众多，却是散的。人到会所里，感觉冷冷清清、零零散散，没有什么建造的味道。所以到了传福音时，能力就差；聚会时，里面自然就弱。若是我们看见一个召会，有一个明显的现象，弟兄们都在那里关心人，这样的召会就有前途；因为能关切别人，就会有建造。这不是劝勉出来的，乃是人让主在他身上作一种建造的工作，他就能学习一直去关切别人。若是一个工人之家是互不相管之家，你不管我的事，我也不管你的事，这就违犯了基本原则，也就不能盼望工作会产生什么结实的果效，或有什么建造的结果。

这种彼此相爱不是一种情感的反应，好比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大家情投意合的坐下来谈几个钟头。不，不是这样。你若没有生病，没有遇到难处，我也许两个月都不到你房里；因为你没有那个需要。然而，当你生病或有需要时，我必定会来到你身边。一个真实相爱的光景，乃是你关切我，我关切你；无论是个人家庭的难处，工作的问题，或属灵上的事，我们都能彼此关切。

这不只是一个心情问题，这乃是一个被主作过工的问题。一个被主作工作得越多，被主建造得越多的人，他就越能关心别人，顾到别人，并且爱别人。凡是死的，没有生命的东西，你若把它们摆在一起，那不需要爱。一所房子的木头不需要爱砖头，砖头也不必爱瓦片，因为它们都是死的，没有生命的。然而，活的东西在一起，若不相爱，就不能在一起。比方有些地方的弟兄们，表面上是在一起，其实里面并不在一起。他们虽然在一起，但里面却不合、不相爱，是没有被建造过的。甚至有三、四位弟兄同住一个房间，彼此里面却一点也不合，因为没有被建造在一起。他们虽然没有争吵，但里面没有被建造。同住在一个房间里，里面却不在一起，甚至还彼此不满意，这是令人难过的事。

另有一种情形，更叫人难过，就是你的弟兄袜子后跟破了，你没有看见，他去买了三双袜子你却看见了。这样的人，你不能盼望他作一个结实的工作。正常的情形应该是，弟兄买了三双袜子，你不知道，但他的袜子一破了，你就知道；这样，你定规能有结实的工作。千万要爱你的弟兄，爱你的姊妹，要关心他们，然而那必须不是感情的，而是因为他们有需要。他们有需要就是你有需要，你应当背负他们的担子。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背负别人的担子；这样，对于召会，对于召会的治理或讲台，都能带来极大的建造。

建造召会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。带人得救是容易的事，造就人也是容易的事，但建造召会却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带人得救不一定需要我们学功课，甚至造就人也不一定需要我们学功课，但是要建造召会，要把一班人建造在一起，不学功课是不行的。长老们的治理要能建造召会，讲台的话语要建造召会，就必须注意以上所题的这些点。这些点若是没有学好，就不能盼望你们的治理、话语能叫召会得着建造。有的人说，作长老的要谦虚一点、谨慎一点，站讲台的人话语要慎重一点，这些都是对的，但都没有用；因为谦虚、谨慎或慎重，都不能代表实在的东西。你和弟兄姊妹相处久了，你怎样谨慎，他们都不会因此对你评价太高，也不会因此被建造。这不在于谨慎或谦虚，乃在于以上所题几个实际的点。这些点，这些实际的功课，我们都得学，都得具备。

学习认识人

当我们建造召会时，不论是治理召会或供应话语，都需要学习认识人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不仅治理召会需要认识人，就是站讲台都得认识人。一个人若不认识人，而来治理召会，定规无法建造召会，反而他越治理召会越紊乱，越被拆毁、分散。所以，一个人若要建造召会，就要先认识人，认识弟兄姊妹的光景如何，他们在神面前的存心、肉体、以及他们的灵。没有一个建造房子的匠人，是不懂得石头、瓦片、木料的。这个木头的性质是弱、是强，他都必须懂得。如果一个师傅，一个木匠，不懂得木头的性质，随便使用材料，这些房子即使造起来也是相当危险。

认识人，有很多成分是根据我们所受的对付。我们若在那一点上被主对付过，碰见人时，就能认识人在这点上如何。我们的存心若从来没有被主对付过，碰到人时，就不大容易看清楚人的存心清不清洁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存心、动机、目的，在主面前厉害对付过的人，我们一碰到人的存心，一摸着人的动机，一摸着人里面的念头，就能立刻知道问题出在那里。这一个人纯不纯洁、清不清洁，我们都能知道。

若是我们的血气没有接受过对付，我们的肉体没有学习过破碎的功课，人在那里动了肉体、有了血气，我们是无法认识的。所以，我们对于人的认识，有很大的成分，是根据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。厉害的对付自己的人，对于人的认识就厉害；对自己的对付准确的人，对人的认识就准确。

长老治理召会时，有一件事必须非常注意，就是当弟兄姊妹到他跟前时，他必须知道这个人在那里；知道这个人的存心、动机和目的。长老需要知道这个人的属灵光景，他在神面前是在什么地位上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有些地方，因着长老不认识人，就发生了许多错事。一个人到召会中，长老看见那个人会鞠躬，会说话，有一点学问，有一点热心，能讲一点道，就认为他不错，可以一起配搭事奉。结果他配搭进来之后，很快的整个事奉垮台了，乃是垮在这个人身上。

此外，在治理召会时，要避免一件事，就是反覆。昨天你不要这个人作这事，今天你又要这个人作这事；这是不宜的。今天你说这个人很属灵，过了两个月你又说他不属灵；属灵是你说的，不属灵也是你说的。在治理召会时，非常忌讳这一类的事。然而，要避免这一类的事，就必须对人有认识，要一直学习认识人。要认识人，就要从自己身上作实验，自己身上的实验作的不多，你对别人的认识就不多。

你若学了这功课，在主面前受过对付，被建造过，人到你跟前无论怎样谦虚、怎样会说话、怎样会作人，你都能清楚知道这个人是在什么地位上，他里面的灵清不清洁。你能辨别他的谦虚、他的说话，是代表他的灵如何。他的灵可能不是世界般的污秽，却可能是满了己和天然的不洁。他的灵从没有脱离自己，从没有得洁净；他的谦虚是他的作人，他的说话得体也是他的作人，一切都是他的作人里，都是他自己。

这样一个人，你若把一件召会的事交在他手中，他会完全凭自己作出来。以作人来说，全召会中，他是第一把交椅，非常老练；但他却从来没有从自己里面蒙拯救，他完全是一个在己里面的人。他有属世的眼光、属世的常识，可以说相当老练，但是他不能有属灵的事奉。这样的人若是作了长老，虽然能在聚会中，站起来说一点话，但这样的长老会拆毁召会的工作。你只要一安排他有事奉上的责任、事奉上的配搭，就等于让他在那里作拆毁的工作。这如同在一个建筑物里面，放置一颗定时炸弹，到了一个时候就会爆炸，整个建筑就毁在他手上。

你安排他作长老，你这个安排是拆毁，不是建造。你以为这样的安排是建造，岂知这样的安排，不是在那里摆上一块材料，而是摆了一颗定时炸弹。等到他的脾气爆发时，可能就不可收拾。虽然他的谦虚相当得着人，他既有常识，又能言善道，不仅能联络人，还能拉拢人，许多弟兄姊妹都赞成他；但这是属肉体的，整个召会就会毁在他手里。这不是假设的说法，乃是在有些地方真有这样的情形。你可能在一个地方作了五年的工，却因着你认错了这一个人，五年的劳苦就毁在这一个人身上。这一毁，还不是今天毁了，明天就可以恢复；这一毁可能需要再一个五年，神才能重新开头作工。

在有些地方召会中，我们看见有的人，他祷告不是圣灵的引导，乃是他自己的引导，他站起来说话，也不是圣灵的引导，乃是他自己的引导；这样的人，不能给他一点的鼓舞，不能委派他一点的责任，也不能给他一点事奉的地位。当然，在召会的聚会中，人要祷告我们不能封他的口，人站起来说话我们不能禁止，但我们必须观察他是否得体。若不得体，就得规劝他，让他知道那样的作法，我们不鼓励，也不印证。这个不鼓励、不印证，会叫他有感觉。我们不会因他讲了一次不合式的话，就革除他，但他下次再起来讲时，我们一样会告诉他不合式。我们要一直给他一个感觉，我们不赞同他那个作法。这不仅没有难处，还会给他合式的帮助。

有的地方召会因着没有这样的警觉，看见一个弟兄人很好，处事老练，年岁也长，既谦虚又有学问，好像少有人能赶得上他，就立刻派给服事，要他负责任。之后，难处发生，召会受到伤害，他们吃了苦头，才知道不该凭肉体认人。这样的故事不只发生在一处，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形。

摸人的存心

在你治理召会的时候，若是对人的判断不准确，召会就会拆毁在你手上。虽然你无意拆毁召会，甚至你是好意，但因着你对人没有够深的认识，召会就受到了亏损。我们若要认识人，首先要学习摸人的存心，看这个人的存心、动机，在神面前纯洁不纯洁。凡是存心不纯洁的人，就不要在事奉上和他有交通；你在事奉上不能给他一点责任，因为他的存心不纯洁。

你对人存心的认识，乃是根据你对自己存心的对付。若是你这个人的存心，在神面前从没有对付过，你就不要想认识别人的存心。你在凡事上，若都在神面前对付自己的存心，使自己存心纯洁，这样，你无论讲什么存心纯洁的道，都不会有副作用，也不会有搀杂，而是单纯向着神的。

不仅在讲道的事上如此，在其他的事上也当如此，要一直对付自己的存心，让自己存心清洁。你如果是学过这个功课的人，人一来到你面前，你就能很容易摸着他的存心。当你的存心被对付过后，你只要碰到人，就能很容易摸着人的存心。人的心清洁你不见得摸得着，但人一有点污秽，你立刻会知道。你能摸着一个人的存心是单一、清洁的，或者是污秽的；你能很容易的认识一个人。

摸人的肉体

凡是在肉体上，没有受过对付、学过功课的人，不能在事奉上有配搭。你可以听凭他自动的事奉，但你不能安排他事奉；你一给他安排，就是错误的。再者，因着难得有一个人的肉体是绝对受过对付的，所以，在安排人事奉的事上也不能绝对。换句话说，你给人事奉上的安排，有相当的成分需要根据人肉体受对付的程度。他肉体受对付得越厉害，你越可以多给他一点安排。若是他只受过一点的对付，你给他事奉的安排，就不可深入；如果你给他深入的安排，定规带来麻烦。

一个弟兄爱主，发起热心，就跑来要事奉。当他和你有交通，对你清楚的表示他愿意事奉时，你不能立刻说，‘好极了，感谢赞美主。’就这样让他进来服事了。这不叫建造，也不会有建造。我们从未见过一个盖造房子的瓦匠、木匠是这样造法。他总归要先把材料拿来，看看是桧木或是柏木，还是楠木，他必须先知道这个材料的性质，并要看看这个材料的情形，尺寸够不够，硬度可不可以。这才叫建造。他必须先衡量材料的情形，再照着材料的用途有一个安排，这样盖造上去才叫建造。

然而，有的地方召会不是这样。那里的长老一看到有人爱主，就喜乐万分，没有多久，就把一个分家交给那个人负责。岂知那人里面爱主、事奉主的存心不清洁，并且他的肉体也没有受过对付，结果不出两周，他那一套把戏就出来了。他作分家负责时，许多弟兄姊妹都喜欢他，好像以色列人喜欢押沙龙一样；结果他的肉体出来了，使召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伤损。这一个召会就损伤在这一个安排上，这一个损伤有时过了三年还不能恢复；有的是明显无法恢复，有的是暗暗的难以恢复，这实在叫召会蒙受莫大的亏损。

召会福音传得不响亮，实在与这件事有关；弟兄带不起来，也与这件事有关；聚会表面看没有问题，里面却不鲜活，更是与这件事有关系。整个召会好像受了一种毒害般，令人束手无策，毫无办法。这就是治理召会之人既不会治理，又不认识人；好比作木匠的，既不懂得木头的性质，也不认识材料，这样的建造就难以完成。

我们传福音带人得救并不难，讲一点道造就人也容易，但建造人就不简单了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‘我…像一个智慧的工头，…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’（林前三 10。）建造召会实在不容易，我们不能听凭弟兄姊妹，在那里自生自长。我们总得看见，召会里有一个治理，这个治理有很大的成分，是在于你对人的认识、摸人的存心、摸人的肉体等。

摸人属灵的程度

摸人属灵的程度，就是要知道一个人灵里的情形，是丰富的、刚强的、大的、清洁的，还是相反的光景。比方有的弟兄，心是清洁的，肉体也受过对付，但是灵很弱，一直刚强不起来，所以不能作什么。

对于人的认识，只要能摸着以上三点就够了。当然还有别的点，但最重要的是这三点：人的存心，人的肉体，人的灵。只要根据人这三点的光景，安排事奉的责任，就会是很准确的一个建造。

一个为主站讲台，为主说话的人，必须认识人；因为不认识人，不知道人真实的光景，他的道就永远不能摸着人。不知道人真实的光景，自然不能知道人真实的需要。有时一个好的讲台，就是为着一个人讲一篇道。然而，这里必须注意的是，不是你今天看见某位弟兄有问题，不好意思讲他，所以等到下一周，在讲台上专专为着他讲一篇道。这不是为着他讲一篇道，而是找机会骂他；因为你在上面讲时，众人都不知道你是在骂这位弟兄，而这位弟兄也知道他在挨骂。这不是当有的情形。

有时，在听道的人中，会有少数人是全体的代表。比方有一班人，他们普遍的光景，是在祷告的事上没有窍。你在他们中间，特别看出某一位弟兄，他在祷告上没有窍。你知道这个难处，就在主面前对付这个问题。对付清楚后，你就在讲台上，释放一篇祷告的窍。这样，就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觉得，你是在讲那位弟兄。虽然你里头清楚，是对着他讲的，但全体的人都觉得那个话摸着他们，因为他们都需要那个话，而那位弟兄不过是代表人物。厉害的讲台，乃是当你讲完时，第一个说这个道实在摸着我的，就是那位弟兄，而其余的人也相当被摸着。这样的道从哪里来？乃是从认识人来的。

我们不能一直对一班神的儿女讲话，却对他们不认识，这样的说话是凭空说话。我们讲那么多好的道，却摸不着他们任何一个人，这样的道是空的。那些人并不需要我们这个道，他们不是我们这个道的对象，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。这乃是一个很大的难处。为什么你的道能中肯？因为你认识人。你要你的道能中肯，有能力，你就必须认识人。你要认识人，你自己就要学那个功课。

如果你是一个在祷告上，从来没有被对付过，是一个不开窍的人，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人身上那个祷告的窍；你不能认识人，你所讲的道自然就不切实际。你若要你的道实际，你非认识人不可。关于认识人这件事，是需要我们这班事奉主的人天天学习的。

长老们治理召会时，必须不断的一直研究，如何能摸着人的光景，认识人，摸着人的存心、肉体，并摸着人的灵。站讲台的人一直要学习，要怎样能摸着人的需要。在新约里，没有一封书信是先有神的启示，而写出来应付人需要的；每一卷新约的书信，都是写书信的人，先摸着了人的需要，然后再从神那里得着话语，以对付那个需要，应付那个需要。

哥林多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，保罗看见哥林多召会的难处，认识哥林多召会的光景，所以能有那样的话。讲台也是如此，不是你对弟兄姊妹一点没有认识，一点没有观察，就能讲的。一个站讲台的人，要一直懂得听他话语之人真实的光景，把那个光景带到神面前，问神这个光景该如何。有一次，倪弟兄为着一位长老专特的讲了一篇道。当我们谈起那位弟兄的难处时，倪弟兄亲口告诉我们，那个主日的整篇信息是对着他讲的。所以，我们的治理若要能够建造，我们就必须认识人。即使姊妹们去看望姊妹，与姊妹之间的交通，都必须是因着认识人，知道人的难处、人的光景而有的。这都需要我们厉害的学各样的功课。

第七篇 建造召会需要绝对的奉献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无论是治理召会或话语职事，若要有建造，就需要对人有认识。此外，还必须注意奉献的事。

奉献不彻底带来事奉上的难处

奉献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，但对奉献所带给人的影响，不一定有太多人清楚。有些事奉的人发生难处，问题可能是在奉献上。然而，这不是指财物奉献说的。我们若要让神借着我们，在地上作建造的工作，奉献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基本的需要。这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，而是一件既切身又实际的事。我们一同事奉的人，所显出种种不合宜的光景，都说出若不是我们当初的奉献不够彻底，就是我们已经逐渐失去我们的奉献。

我们一切的难处，一切的艰难和苦楚，都是因我们奉献所产生的。如果你想要安逸，只要减轻你的奉献就可以。你若要绝对的安逸，没有苦难，就可以完全除去你的奉献。不要怪主给你许多的苦难，那都是因你的奉献而来的。有人说，基督徒的苦难是主给的。其实，真正基督徒的苦难，都是基督徒自己招来的。你如果要作一个没有苦难的基督徒，路很简单，只要不奉献就可以。你可以作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而不奉献，可以作一个讲道的人而不奉献，也可以作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不奉献。你甚至可以作一个不奉献的长老，作一个不奉献的传道人。如果你是在基督教里，你这样还能作得相当成功，同时担保你没有苦难。天灾人祸是众人共同的分，但你可以免去大部分的苦难，只要除去你的奉献。

在召会生活初期的使徒们，他们的苦难可以说都是自找的。其实他们只要妥协一下，不要那么绝对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。当时他们只要稍微妥协，便不会受到犹太教的逼迫，也不必受罗马帝国的迫害。他们所经历各样的艰苦，可以说都是因着他们的奉献。他们是用自己的奉献，为自己制造苦难。使徒保罗的苦难是来自他的奉献；当时他只要稍微退后一步，不要走奉献的路，他一样可以爱主、事奉主，却不必遭受那样的艰难。

保罗说，‘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召会，在我一面，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’（西一 24。）保罗是心甘情愿奉献的。他说，‘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’（加四 19。）保罗这个人是在甘心的，这些甘心都是他的奉献。

奉献若减退便不能作建造召会的工作

反观我们今天的光景，我们对主的奉献可说是一天天逐渐退去，奉献的分量逐渐减少。我们能作人看为很好的基督徒，能作人看为很好的传道人，也能作一般人看为很好的工作，但我们在主面前，不能作真实建造召会的工作，因为我们的奉献减少了。或者反过来说，许多时候当我们厉害的奉献时，别人并不赞成我们；那些人不是外邦人，而是我们身边的圣徒。当我们学习完全的奉献时，许多弟兄姊妹并不赞成，他们反而盼望我们作个在事奉上‘妥协’的人，也就是折衷、中庸、不偏斜、不绝对的事奉主。

若是我们想要得着人的同情或欢迎，我们可以折衷、妥协的事奉主，那样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圣徒都会赞成。然而，我们若是学习作个一再奉献的人，一天过一天，赞成我们会越来越少，而我们的苦难会一天天逐渐加多。

在使徒时代，使徒们到处遭遇逼迫；但今天少有传道人受到逼迫。难道是时代改变了，还是这世界的人开始善待基督徒了？一点都不是。乃是因为今天所谓事奉主的人，失去了当初使徒们的奉献。如果今天所有事奉的人，都像当日使徒们那样的奉献，立刻许多的难处、为难都会随之而来。

有许多青年圣徒正在彼此交往，希望进入婚姻，成立家庭；这是绝对需要的。然而根据观察，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疑问。到底这些是奉献的加增呢，还是奉献的减退？虽然我们不能定任何一个人的罪，但每一位在交往中的青年圣徒们，都该扪心自问，自己的奉献是增加了呢，还是减少了？你们或许会考虑到你们事奉的前途，但我们愿意问说，你们为什么考虑？你们是为着自己的负担考虑呢，还是为着自己的功用考虑，或者是为着某种因素考虑？你们那些考虑是证明你们的奉献增加呢，还是减退？

顾到自己的家便不能顾到神的家

曾有西教士当面质问我们说，我们的家负责弟兄们应该好好看顾自己的家，不要有那么多的聚会。虽然这些弟兄们都是好意，但我们要问说，‘是神的家重，还是自己的家重？’这是个奉献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对那些西教士对待自己家庭的态度说阿们，因为他们没有为主的家牺牲自己的家，反而为自己的家牺牲主的家；这是我们不能阿们的。我们承认或许他们的家庭都很好，但我们要问，他们所带领的召会在哪里？所有事奉主的圣徒，几乎都有家庭。如果他们天天把时间用在自己家里，他们每一个家都会是快乐的园子，他们的每一个儿女都会像天使一样；但神的家却没有了。这是一个奉献的问题。

不仅如此，他们若奉献得厉害，甚至他们的儿女都会起来反对他们。西教士的儿女没有一个反对他们父母的，因为西教士太顾到自己的家。有些西教士在自己国家，一个用人也没有；到了中国，反而奴仆成群，厨房有厨师，孩子有奶妈，洗衣服、作整洁，都有专人打理，花园有花匠，开车有司机，还有看门的，到处都是用人。我们若真走奉献的路，头一个反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儿女。所以，我怀疑有些西教士的奉献，特别是那些说风凉话的人。我们都得承认他们是神的仆人，但他们那种生活方式，不是我们该学习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该尽可能的顾到我们的家庭，这是无庸置疑的；但我们也都必须认识奉献这个大的问题。

一位负责弟兄有五个孩子，在他所服事的分家里，有一百多位圣徒。他若是要顾到自己的家，就顾不到这一百多位弟兄姊妹；若要顾到这一百多位弟兄姊妹，就无法顾到自己的家。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什么折衷的办法，又要把这个分家作好，同时也能把他自己的家顾得周到。若要把分家作好，弟兄这个人非得全人摆在其中不可，甚至连作梦都得想着这个分家。古人大禹治水，是三过其门而不入。如果我们是禹，一经过家门，就去看看太太，看看儿子，水是定规治不好的。

同样的，我们若效法西教士来治理我们的家，就应当预备好，对于我们所服事的召会，其结果必定和那些西教士所得着的一样。那些西教士在关键的时候能说，‘弟兄们，这个工作我不能作了，因为我必须回家陪我的孩子。’我们却不能如此；这是奉献的问题。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，都能顾到我们的家；也求神祝福我们，叫我们的家蒙怜悯。然而我们必须接受警告，西教士这样的路不是你我的路；他们所走的不是奉献的路。

不能事奉主又事奉玛门

史百克弟兄曾说，在组织的基督教里，西教士是有些问题的。然而，我们还得承认，他们为基督的缘故离乡背井；但这并不是说，所有西教士到中国都是牺牲，都是奉献。我们无意定罪西教士的生活，只是希望我们认识，你我若是肯走奉献的路，摆在前头的将是许多的苦难。在我们奉献以前，好像一切都还顺利，无论是求学、工作或家庭，都没有太多的问题。

可是一旦奉献了，仿佛麻烦就随之而来。平常要作好自己的职业，作好自己的本分，无论是教书、作医生、作公务员、或是作父亲、作儿女，无须奉献都可以作得很好。岂知越奉献，越作不好，越奉献好像困难越多。从一面的意义说，两千年来最令人头痛的就是耶稣，因为祂不知已经‘毁坏’了多少人；许多人才都被祂毁坏了，好学生、好教授、好父亲、好母亲都给‘毁坏’了。

在马尼拉时，曾有一班少年弟兄姊妹，要求我对他们讲话，我对他们说的头一句话，就是‘耶稣是毁坏人的’。马尼拉的少年要让耶稣‘毁坏’；马尼拉的许多基督徒家庭、华侨家庭，都要给耶稣‘毁坏’。不要以为我们在南洋的工作是受人欢迎的，几年来我们在那里乃是天天打仗。

一九五五年间，我在那里，他们一面很尊敬我，非常高看我，待我也很好；但另一面我是在和他们争战。我在那里一直打‘天堂’的仗，我是要把‘天堂’的思想，从他们骨子里打掉。我告诉他们，作基督徒不能一直把天堂摆在第一位，以为作基督徒只是求福、求寿、求平安。好像我们只要好好敬畏主，大罪不犯，不羞辱祂的名，有一天我们死去了，就能上天堂享永福。好像这个福音很吸引人，事实上这却全然是个宗教观念，以为耶稣这个‘菩萨’，比其他任何菩萨都保准。

所以，在马尼拉那里，我打天堂打得很厉害。我说，新约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说，‘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魂生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’（路十四 26。）我的话十分厉害，相当摸着那些爱世界的弟兄们的心。

有一回，在一个爱筵里，我交通到一个人怎样读经、祷告，怎样在主面前得着恩典，得着主的答应，蒙主的眷顾。有位弟兄便问我：‘为什么不在讲台上对他们讲这些道，却讲撇下一切、奉献的道？’我立刻对他说，‘亲爱的弟兄，连你都会讲的道，还需要我讲么？’他知道我是很严肃的说这话。饭后，我对那些父老们说，要想想看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？不要只会说青年人如何爱世界，没有实际，倒要想想看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？以后他们见着我，就自觉羞惭；对那些爱世界的人而言，他们是应该羞惭。

所以，耶稣是信不得的，真正信耶稣的都被祂‘毁坏’了；不是败坏，而是毁坏。青年人若真要跟随这位耶稣，定规书也无法念得顺利；如果你是作医生的，也不要盼望能作得亨通。所有能作得顺当、作得亨通的人，他们的奉献几乎都有问题。一个人若作医生能作得亨通，作商人能作得赚钱，作教授能作得有名，作学生能作得顶尖，作父亲能作得面面俱到，他的奉献定规有问题。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用处，若是让医学占有了，就没有耶稣的地位；若是给耶稣占有了，就没有医学的地位。若给儿女占有了，就没有耶稣的地位；若给耶稣占有了，就没有儿女的地位。所以，一个人若想好好事奉主，又想作一个世人眼中的好医生，或好父亲，这是没有可能的事。

若有人想作个有模有样的人，那并不难，只要不奉献就可以。然而，这不是说我们事奉主、传道可以不像样。我们事奉主、传道，仍要作得像样，作得为人称道。这里的点是，我们若要学习作一个绝对奉献的人，就要预备好，我们一切人生的事，都将满了为难。这个代价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必须计算花费。

这些日子，仇敌在我们中间，不只作隐藏着离心的工作，甚至还带领众人减少奉献，作折衷的基督徒。我们没有办法同时作一个事奉主，又作一个在世界上的人；我们不可能两全。所有在事奉里的人，特别是姊妹们，若是都好好去顾自己的职业，顾自己的家庭，她们的职业绝对作得比现在成功，她们的家庭也绝对照顾得比现在好。这好比一个花园，若是你天天去锄草、浇水，整理、看管，定规能照顾得非常美丽。若是一个学医的人，天天在那里照顾、经营医院，天天努力作工，那家医院定规作得相当成功。

奉献的问题就在这里。若是我们都那样的照顾自己的职业、学业、家庭，我们就不应当盼望召会兴旺；召会冷冷清清，门可罗雀乃是必然的事。我们带头去顾自己的事业、家庭，而把主的事、召会的事摆在第二，就不要盼望召会能扩增。

虽然我们承认天天聚会，对我们个人在某些方面会造成损失，所以我们应当想办法补救；但另一面我们还得问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自己的家，还是为着神的家？在马尼拉，有位西教士见证说，他的大女儿要作传道人，二儿子也要作传道人。他很喜乐的告诉人说，他的许多儿女都作了传道人，他的家庭是一个传教士的家庭。我们有些人心里真是叹息，像他那样舒适、便宜，不用出代价的走主的路，他的儿女定规要作传道人。因为他们那样作传道人，是最惬意的，既能游历世界，又能受到最好的款待，生活不缺，又有用人。有多少人能像他们过那一种生活？若是他们真走拿撒勒人的道路，就要看看他们的儿女还作不作传道人。

因着在中国事奉主的人，是真走奉献的路，以致他们的儿女，后来没有一个走事奉的路。原因何在？乃是奉献的问题。你我在主的恢复里，要作一个奉献的工作，走一条奉献的窄路，就不要盼望在我们前面会有安逸的生活。在生活的奉献上，我们是无法相信那些西教士的。你我若是走他们的路，就只能作基督教的工作，不能作建造召会的工作。要作建造召会的工作，是需要毁名、毁誉、毁家、毁力、毁天然人的；可以说，你我的名誉、身家全都得毁了。

我们是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，要把奉献这件事，摆在众人跟前。你们如果想要一面作个事奉主的人，一面在各方面都有所维持，你的家庭、事业、学业，都维持得像样，你们的路便是走错了。请记住在此绝没有两全之路，也没有两可的方法。

你我如果要在这个时代，让主能走一点路，使主能有所建造，有所得着，奉献乃是你我身上必须要有的；并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奉献，乃是绝对的奉献。不是因为我丈夫作了传道人，所以我必须跟着事奉主；也不是我父亲作了传道人，所以我必须跟随他。这里所说的，不是这样的奉献，乃是要让耶稣‘毁坏’我们的一切。祂是毁坏者，首先毁坏我们的一切。这是一个真正奉献的问题。

然而这不是说，从此我们书也不要读了，事业也不要作了，家庭也不要管了，统统丢了吧。不，这不是我们的意思。我们乃该尽所能的读一点书，尽所能的顾到自己的家，作一点事业，或带一个职业；这是绝对应该，也必须要作的。然而，每当两面遇到争执，有抵触、有冲突时，我们就该问，到底该让那一边得胜呢？是主耶稣得胜呢，还是我们的利益得胜？接着还要问，到底那一边在我们里面地位高，地位重呢？到底那一个是副业，那一个才是我们的正业呢？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，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。我们是以主耶稣为副呢，还是以主耶稣为正？是以主的工作为副呢，还是以主的工作为正？若是要作基督教的工作，就可以我们的一切为正，以主的一切为副；但若要作建造主召会的工作，就都得以主为正，我们这一面都是副的。

寻求人的帮助以减轻苦难，乃是事奉之人的羞耻

奉献这一条路乃是苦难的路，是牺牲的路，是我们的一切都被破坏的路。有的人奉献，是要得人的同情，以减轻自己的苦楚，好求助于人。这些都是丧失自己奉献的人。求助于人，以减轻自己的苦难，乃是一件羞耻的事。我们每一个在这条奉献路上的人，都该学习不求助于人。我们在主面前宁肯吃苦，也不求助于人；宁肯三天没得饭吃，也不让人知道半点。然而现今的光景，真是令人觉得羞耻；有些人稍微苦一点，就巴不得别人看见，巴不得有人帮助。这就是想求助于人；与从前那种奉献的精神相比，这说出我们的奉献减退了。

从前，我们中间头一班事奉主的人，他们是不求助于人的。他们甚至告诉人，如果他们需要从人来的帮助，就不需要走这条道路。他们自己有能力在世界上赚钱，但为主缘故，他们不到世界去。这是我们中间起初事奉主之人所有的光景和品格。可惜，今天有的人在这里，却惟恐别人不帮助他，好像别人不帮助他是羞耻。因着全时间事奉主，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顾到，岂不是应该的么？岂不是荣耀的么？求人的帮助，要人的同情，并不光荣，反是羞耻。

如果我们在這條路上，一直盼望人帮助我们，你想我们是何等可怜，我们就真正变作寄生的人了。正如有人骂我们，说我们这些传道人是社会的寄生虫，寄生在别人身上。我们何必作一个寄生虫，何必一直盼望别人帮助？所以，这表明我们奉献的成分，不知减退了多少。然而这不是说，圣徒们对一个事奉主的人，不应该有爱心，不应该看顾。

那是另一回事。多年来我们前面的同工，一向抓住一个原则，就是人对我们所有的看顾，我们是不领情、不感激的。我们不愿从人手里，直接接受人一切的看顾；人若对我们有所看顾，就该经过奉献箱。我们不愿从人手里领受什么，我们只愿从神手里接受供给。

曾有人问某位全时间事奉的弟兄说，‘这周你收了几个奉献包？’这样的问话，实在是羞辱了所有全时间的人。虽然这可能是他们的爱心，但这对全时间的人而言，确实是个羞辱。在所有事奉主的人身上，没有一个羞辱比这个更大。我们应当定睛告诉他说，这不关他的事。这不是爱心，这是在羞辱主的仆人。他们若真有爱心，怕主的仆人奉献包不够，就当把钱放在奉献箱里奉献给他，何必问他有几个奉献包。那实在是非常不合宜的。

在南洋时，有一次一个人来对我说，他住在某一个事奉主的人家里，他的妻子告诉他，一周只接到几个奉献包，每一个奉献包里没有几块钱，所以生活实在为难。他觉得应该帮他们的忙，给他们找一点事情作。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，也觉得非常羞辱。他们当初既愿意走这条路，又何必告诉人，别人既有汽车又有用人，他们却是一周只收到几个奉献包，一个奉献包里只有几块钱。一个事奉主的人不该如此。

每一个走这一条道路的人，都要清楚知道，这是一条又苦又贫的路，千万不要盼望在这条路上，有什么亨通的事。因为主从来没有告诉人，走这条路定规有饭吃，有好日子过。祂乃是告诉我们，要撇下一切，并且跟随祂，甚至连性命都要丧失。这就是奉献的路。从岁首到年终，可能都没有人过问你、顾到你，但你仍可以凭信往前。这是何等的荣耀。然而，当我看见种种光景，听见一些求助于人的事时，我里面实在有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
我们都必须清楚，我们即使能作基督教的工作，却不能作建造召会的工作。要作建造召会的工作，就必须毁名、毁誉、毁身、毁家；我们的名誉、身家都必须葬送掉。使徒保罗的一生，既给这一位主破坏了，这位主自然就得了他的一切。主耶稣是‘毁坏’人的，不知有多少人的一生，都给祂毁坏了。这是奉献的问题，是代价的问题；这叫作‘为基督的身体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’。

所有奉献的路都是反常的

话已经摆在这里，我们都必须在主面前再三思量，重新估计我们的代价。要知道在这条路上，没有基督教的传道人，也没有基督教的工作。在这条路上，每一个人都必须准备好给基督毁坏，所有的事都不能以常理测量。无论是职业、婚姻、家庭、学业、事业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女，这一切都不能以常理衡量。看看初期的使徒，初期召会生活中的基督徒，历代跟随主的人，他们一切的光景都是反常的，都是在所谓的正常之外。一旦正常，就不是奉献，就不在奉献的路上；所有奉献的路都是反常的。以余慈度姊妹为例，她的父母一心栽培她，送她坐船到英国学医。岂知船到法国马赛港时，她却告诉船长，她非要回国不可。这是反常的。所有奉献的路都是反常的。你我的婚姻不能以正常的途径进行；若要以正常的途径进行，你我就不该走奉献的路，乃要走另一条路，走一条不奉献的路。盼望我们都看见，事奉主乃是一条奉献的路；在奉献里什么都不能正常，什么都是反常的。

第八篇 建造召会需要认识事情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认识事情的重要

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，关于对事情的认识。若要建造召会，首先必须认识人，同时也必须认识事情。你若只想作一个热心事奉主的人，传扬福音拯救罪人，传讲真理造就圣徒，就可以对事情无所认识。然而，你若建造召会，就不只要对人有所认识，也要对事有所认识。对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，以及每一个要有分于这个事奉的人，我们都需要认识。我们需要认识他的存心如何，血气受过对付没有，以及他的灵如何。同时，在一切事上，我们要认识那些事的性质、结果、关系及其影响。

当然，认识事情包括很多方面。比方，今天有位弟兄爱主了，忽然拿了一万美金来，说主感动他，要把这一万美金交给召会用。一面，我们应当为这事感谢主，欢喜快乐有这样一位弟兄，肯如此为着主；但另一面，我们也要认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。我们必须对奉献这件事有所认识，也就是需要认识这位弟兄奉献的动机、性质、方法、用途，以及这个奉献的结果和影响。我们不能只是感谢赞美主，就把一万美金接过来，心想这是十分难得的。若是这样，我们不是作建造召会的工作，而是作拆毁召会的工作。

我们必须在主面前，好好经过观察、祷告、考量，寻求光照，来察看这个奉献之人的来历、背景。看看他在社会上的名誉、地位，以及钱财的来源如何，并要察看他在主面前的存心，和他奉献的灵。当长老们从奉献箱开出一万美金时，因着情形特殊，长老们就得去了解怎么会有这么多奉献，并要认真考虑这个奉献，会产生什么结果，会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等；总归对这件事要有所认识。

比方一位弟兄说，他愿意拿出五万，赉济穷苦的弟兄们。这是好事情，但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不能只简单的为这位弟兄感谢主，心想圣徒中正好有些人生活为难，这奉献来得实在是好。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以为这五万块送出去，就能叫召会得建造；我们反倒要注意或许这会叫召会被拆毁。好比一个人开刀，不一定是病得医治，也许反而会丧命；也不一定是吃了东西，就得益处，也许食物不干净，吃了反而泻肚子。所以要建造召会，我们不能只作一个简单的人；我们必须学习对事情有认识，对事情追根究底，好看透事情的本身，然后才能断定这件事该不该作，或者该如何作。

这不只与治理召会有关，甚至与讲台有关。有时我们会因着对事情不认识，就在讲台上鼓励不该鼓励的事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习作建造召会的工作，就必须学习认识事情。每一件召会中的事，或间接与召会有关的事，只要是我们能过问、能去摸的，我们都得学习认识那件事。我们会不会治理召会，主要因素在于我们认不认识人，认不认识事。我们会不会讲道在于认识人，认识事；会不会作工在于认识人，认识事；甚至我们平常会不会看望人、带领人，也多半在于这个认识。

有些负责弟兄治理召会不得体，原因在于他们对事情不够认识。有些讲台的道，虽然叫人得造就，但其结果却是拆毁，不是建造，这也是因为对事情不够认识。当我们去看望人，和人有接触时，若是一面叫人得益处，得造就，另一面却拆毁了建造，那也是因为我们事情不够认识。

如何顾到缺乏圣徒的需要

曾经有两位西国弟兄，其中一位是医生，他们在我们中间一段时日，却没有得着多少益处。他们或许觉得，因着在这里和弟兄们接触、交通，一同事奉，会得着许多帮助；但根据观察，他们并没有得着多少益处，也没有叫这里的弟兄姊妹得着益处。这里所说的益处，不只是一点的造就而已，乃是指着召会的建造说的。从建造召会的眼光看，我们和他们不仅不相宜，甚至受了莫大的亏损。所有事奉主的人，都不该出去随便传话，随便谈说事情；没有一个事奉的人可以随便说话，随意谈论事情，那是不应该的。我们在此乃是学习就事论事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和他们的接触，叫我们感觉伤痛；因为对于召会的建造于事无补，反而发生许多难处。

据我们观察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人不够认识，对事情也不够认识。我们对这两位弟兄，到底是怎样的人，并不认识。到底他们作事如何，会有什么结果，什么影响，我们都不清楚。所有和他们接触的人，都好像在雾里和他们接触，可以说是糊里糊涂。他们在这里，在医药的事上赍济了相当多的人；他们治病不收费，甚至还替人出住院费。这都是好事情；但另一面，这完全是拆毁召会，一点也不是建造召会。

有一天，我和妻子到那位医生弟兄那里，碰到一位姊妹，她的一个孩子得了结核病，这位医生弟兄替他开了两次刀。她告诉我们主如何恩待她，这位医生弟兄替她孩子开刀，第一次是半价，这次是免费。一面说，这位弟兄是个不错的人，能顾到穷苦的人；但另一面，这位弟兄这样的作法，只会叫人感谢他，并不能叫人得着更多的基督，对召会的建造没有帮助。再者，这个作法只会叫得帮助的人，无法成为高尚的人，而必须是低下的人。这样接受帮助的人，会觉得他在召会里是低了三分；只要他一看见召会的负责人，或看见这位医生弟兄，

就觉得自己是个低了三分的人。所以，这位弟兄虽有爱心，但那是拆毁召会，并不建造召会。

这位弟兄若有负担要在物质上帮助人，可以作在主面前，但医药费必须照收。他可以到主面前祷告，顺着主的引导，把奉献投到奉献箱里。这样，弟兄姊妹是直接由神手里接受帮助，去支付他们的需用。他们在人面前便没有一个卑下的感觉，没有一个得人帮助、受召会帮助的感觉。他们只会觉得，是神眷顾了他们。如此，就把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的人格建立起来。

若是你我帮助穷苦的弟兄姊妹，而叫他们觉得比我们低，叫他们觉得感激我们，这是拆毁召会，不是建造召会。你我必须作到一个地步，不叫人觉得感激我们，不叫得帮助的人觉得比我们低，觉得他是受帮助的，我们是帮助他的。那个是社会，是慈善团体，不是召会。我们不能让召会中的圣徒，只会感激我们，感激召会，感激长老；我们必须把他们引到基督那里，那才是建造召会。

我们若是一直抱着一个赈济、可怜、帮助这些穷人的态度，我们永远是在败坏主的召会。那位姊妹虽口口声声感谢赞美主，但你若摸她的灵，就会觉得她整个人被败坏了。你无法叫她不再倚靠人，不再服在人之下，作一个卑下的人。那一直甘心乐意从人手里得帮助的，就是一个卑下的人；他的人格无法建立起来，召会也无法得建立。在这件事上，那两位西国弟兄实在需要你我的交通。然而，我们和他们来往这样长久，却一直没有在这点上帮助他们，就证明我们对事情不认识；也因此，我们在这里作工，却一直无法使召会得建造。

当我们要顾到缺乏的弟兄姊妹时，我们必须考虑，这个顾到是叫他们得建造，还是叫他们被拆毁？这就在于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如何。

只该蒙神的恩，不该蒙人的恩

我们不能让人把我们放在一个欠债的地位，我们只该蒙神的恩，不该蒙人的恩。一百多年来，西教士所作的从来没有建造召会，反而是破坏召会，拆毁召会。他们应该学一个功课，所有的帮助要作在主面前，却不必叫人受他们的惠；应该叫人有一个感觉，是蒙神的恩，不是蒙人的恩。

西国的弟兄们，一直叫人觉得受他们的惠，这并不是一件造就人的事。这永远会把他们摆在别人以上，叫他们比别人高一点；这永远无法建造召会。我们一点也不是恶意或血气，我们只是痛心召会受败坏。若是他们二位学了功课，对人的帮助都作在暗中，他们就能叫人得益处。

不高看人，也不妄自菲薄

这些西国弟兄们的目的非常纯洁，也非常好，但作法值得考虑。用世界的話說，这是作法不得当；这样作会叫人不得造就。许多弟兄和他们交往这么久，一直以为凡是从西国来的，都是好的，都能帮助我们，而没有想到应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，这未免太妄自菲薄。我们的确不能高看自己，但也无须如此低看自己。我们的确在许多方面需要西方的供应，但并不表示他们的光景都是对的。这在于我们需要对事情有认识。

一面我们承认，在他们身上我们得着了一些帮助；另一面，我们也要认识，所有蒙恩的人都有长处，我们也能帮助他们。虽然我们应当谦卑，应当从他们得帮助，但这不是说，他们什么都是高的，都是合宜的。我们所以厉害的批评他们，是盼望我们和他们都学功课。若是他们学过功课，在属灵和作人上都老练，他们来到我们这里，就不应该擅改事情，好比长老们说要追求约翰福音，他们硬要改读帖撒罗尼迦书。作医生他们在行，但在治理召会，摸属灵的事上，他们必须看见，他们不过像牙牙学语的孩子。

我们能不能供应召会的需要，不在乎读约翰福音，或读帖撒罗尼迦书；我们能借着帖撒罗尼迦书供应人属灵的东西，也当能借着约翰福音供应人属灵的需要。他们还没有在召会中负责，就先给人一个反感；还没有给人供应，便是先把人改正；还没有显出本能，就先说人的不对；这不仅在属灵上，功课学得不够，甚至在作人上都不够。这都是拆毁建造召会的工作。所以，你我在这些事上不能简单，而要学习认识事情，认识人。

我们学习事奉，必须对事情有认识，不是西方的弟兄们来，什么都是他们的好。我们请西方的弟兄们来，原是带着莫大的盼望，然而这次他们来的结果，却叫我们生畏。一面是他们作不得体，一面是我们的弟兄们表现得不够。我们接受了许多‘西餐’，但是西方来的弟兄们却一概不接受‘中餐’；这就是西方的骄傲。

我们愿意圣徒们明了，要叫召会得建造，非认识事情不可。若是我们一直高看西方，轻视东方，像一百年前一样，召会就永远无法得建造。难道主只是犹太人的主，不是外邦人的主？难道主只是西国人的主，不是中国人的主？难道主的亮光只临到西方？没有这回事。我们说这些，是要你我不必凡事自卑，但更不能骄傲。我们要学习就事论事，研究看这件事是如何，对或不对，有帮助或没有帮助。我们不能一味的认为，西国来的都好，都要接受。我们要学习认识人，也要学习认识事。

我们在这里建造主的召会，都必须学习认识事情。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，我们都不能简单的看待。无论是关乎我们个人的，或是关乎弟兄姊妹、召会的，我们都得经过考虑，在主面前好好考量可能发生的前因后果，再决定如何因应。这是你我不能不学的功课。好比一个医生给人用药，必须衡量什么地方该避免，什么地方该下手。我们不能作粗心大意、粗手粗脚的人；我们要凡事细心、谨慎。我们和人的来往，该如何进退，如何因应，都是需要在主面前好好衡量、考虑的。因着我们要建造召会，我们就必须学习这样的来认识事情，处理事情。这关系着召会的治理，也关系到讲台的供应；当然更关系我们和人的接触。

如何认识事情

我们和人接触，与人来往时，都必须对事情有认识。有些事我们无法有分，不能干涉，但有些事我们必须参与，必须干涉；这就叫我们非得学习认识事情不可。然而，我们对事情的认识，必须慢慢来，这是急不得的。

这里有几项在认识事时需注意的。首先，每一件事都是跟着人的。常常十之八九人对了，事就对了。所以，我们要认识事必须先追问，这件事是从什么人来的。要认识那件事情的发起人、主持人是谁。那个发动的主持人若是有问题，即使那件事对了也是有问题的；这需要追根究柢。

第二，要认识那件事的动机是什么。有的人送了一万块钱来，是为了显扬自己；有的人送了一万块来，是因为人责备他不奉献。这些动机都不对。所以，我们要注意人的动机。然而，不是说动机对了，就都对了，还要注意那件事情的性质对不对。比方有位弟兄要娶妾，竟然有别的弟兄帮忙。那位弟兄是在爱心里帮忙，但那个性质太差了，因为娶妾这件事本身的性质不对。

第三，即使事情的性质对了，还得追查作法对不对。比方这位弟兄要奉献，把一万块送到你跟前，这个作法就不对。我们可以开导他，把钱放到奉献箱里。我们必须与他有够多的交通，教导他如何祷告，寻求看见其他方面的需要，让他知道这一万块，不一定只为着一个人，或只为着一个目的。你教导他，就是交通；你把他带到主面前，就是建造召会。我们不能看见一个弟兄拿了一万块来，就说好极了，或者就直接的拒绝了他；这都不对。我们需要学习认识问题，知道作法，并要追查事情的结局，以了解事情若这样作了，会有什么结果。

第四，我们还要追查那个结果的影响如何。有时结局好，影响反而不好；这样的事也不能作。我们在这里不过点出一个轮廓，要所有事奉主的人看见，无论是治理召会，或站讲台、看望人，对于我们所碰到的事，都必须从这几个点来观察。我们若常常这样观察，就很容易认识事情。我们这样认识事情，就不仅能建造召会，甚而不至于败坏召会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学习认识事情，认识事情的根由、性质，好寻得合宜的因应之法，以建造召会。

另一面，我们若查得奉献的人有问题，就得在人上面帮助他；若是他动机不对，就得在这一面帮助他。我们若查出其性质、作法、目的、结局或影响，有问题时，我们不能不闻不问，也不能随便应付，因为这与建造召会有关。这时，我们必须给他合宜的改正、带领和教导，这才是建造召会。

若是我们让事情马马虎虎过去，或者放之不管，我们便失去建造的机会。按规矩说，对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，我们都得认识，并要抓住机会，造就、教导有关的人。这样，就能叫召会得建造。若是人给我们这样带领，在奉献财物的事上，必能得着真实的造就；同时，也能在这件事上联于召会，被建造在召会中。

我们都必须认识，在为主作工，事奉的事上，骄傲实在没有意义，自卑更没有意义。一直觉得自己都对，一点都没有价值；一直觉得自己都不对，更没有意义。这两面都不应该，也不值钱。所以一遇到人，或遇到事，我们都得学习认识，这人有什么长处，有什么短处，这件事有什么来源，有什么性质。这样，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帮助人，如何把人联于召会，也才能懂得如何因应那件事情。这就是建造。

谨防民族的优越感与世界的风俗

我们还得认识，不是什么都要承认西方的好，才叫召会的建造。即使西方有百分之八十的长处，东方至少也有百分之二十的长处。我们绝不能以为西方是百分之百的对；这个观念若是来自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，就必须打掉，否则永远不能盼望东西方的召会能得建造。

前两天，我到一位西国弟兄家，他很快乐的对我说，工人之家的几个人来和他们有庆生会，因为他的孩子生日，请工人之家的人一同来欢乐。我们在这里，不能把世界的风俗带进来。这三十年来，在主恢复的这条路上，从来没有举行过生日宴会。我们不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，但有些西教士的作法实在有可议之处。他们到东方来，一面作主的工，一面败坏主的工作。他们给孩子过生日，还邀请人参加，这实在是肉体的行为，会败坏主的工作。

我们就怕将来工人之家的人，到他们孩子生日时，也要请人来个餐会。这是要不得的；我们不仅不能作工在他们身上，反倒让他们作工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班作主工的人，实在要小心，当人来请我们时，要问问是什么事，什么人，有什么目的。我们若要对人传不要爱世界的道，要治人爱世界的病，就得对人作见证说，这三十年来，我们同工们不仅没有给孩子们过生日，连父母的生日都没有在意。我们必须学厉害的功课，才能建造召会。否则，会如同北方人的俗话说，不仅豆腐作不出来，还跟着水走了。我们的磨是一直的在磨，磨出来的豆腐却一直流掉，跟着水走了。所以，对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该追根究底，查出一个究竟。骄傲是不应该的，过度自卑也是不必要的。

当我们决定请史百克弟兄来时，曾有过一点考虑，就是史弟兄在他的见证报里，曾有一篇公开道谢函，谢谢人送他的圣诞卡。我绝对接受史弟兄属灵的帮助，但在那件事上，我们看见史弟兄的确需要帮助。到底圣诞节是不是神定罪的？如果是，即使有人送你圣诞卡，你可以由他送，你却不能为此道谢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不是西方来的都对。事实上，他们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帮助，特别是在关于召会的立场上，他们毫无亮光。然而直到今天，他们不仅不接受召会立场的帮助，还一再的争辩。这是什么态度？这是民族的优越感。如此，我们怎能盼望东西方的召会被建造？所以，西方的弟兄们一定要在这里学一个功课。我们在东方三十几年，不是儿戏，乃是把命摆在其中。这样的交通，是盼望你我都看得清楚，在召会中碰到事情时，不要这么简单，反倒要衡量，有的事可以过去，有的事不可以过去；有的事需要争就得争，不能争绝对不要争。虽然西方属灵的职事，我们很尊敬，但我们绝不承认一切西方的都对。

今天你我在这里，召会摆在我们跟前，我们几乎就是看门的人，所以西国弟兄在我们这里，我们还得接纳他们，还得让他们事奉主。然而，我们也得学习对人、对事有所认识，要认识那个我们接纳，那个我们不能接纳。即使对一个小弟兄或小姊妹的事，我们都得学习要有所认识，要处理得当；该鼓励的要适当的鼓励，该限制的要合宜的限制。我们不能只传福音救罪人，只帮助人得属灵的造就，那不能真实建造主的召会。我们必须把人引到基督里，帮助人在召会中得建立，被建造。

第九篇 建造的意义乃在于建造神在人身上的权柄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般人都认为，建造乃是使弟兄姊妹能够配搭在一起，从单独的个人，成为一个团体的身体。然而，建造真正的意义，乃是把基督建造到弟兄姊妹里面，使弟兄姊妹因着建造到里面的基督，而成为一个身体。保罗在以弗所四章说，神将各样的恩赐赐给召会，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建造召会。（11~12。）他在林前三章说到，建造这一个身体，就是建造神的居所；身体和居所乃是同一个东西。保罗指出要用正确的材料—金、银、宝石来建造，若用木、草、禾秸建造，是存不住的。（12~15。）

三章十二节给我们看见，建造的材料是金、银、宝石。金是重在神的性情，银是重在子基督的救赎，宝石是重在那灵的工作；这是指三而一的神，表明这个建造的材料是金、银、宝石，就是父、子、灵。乃是用父的神圣性情、子的救赎和那灵的工作建造。然而，这里并没有说到要建造什么。比方用砖头、石头或木头建造，这是材料的问题；但到底要造出一个住宅、一间教室、或是一个大礼堂，这是建筑物的问题。

在整本圣经里，题到神在宇宙中的建造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居所，一个是城。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一切的建造，不是说到居所，就是说到城；不论是神的建造，或是人的建造，在圣经里只有居所和城这两个。居所、殿、宫都是指同一个东西；殿就是居所，宫也是居所。除了巴别塔之外，圣经里所题的建造若不是居所，就是城。今天神所建造的是居所，召会是神的居所，是神的家；到将来神所建造成功的，就是一座城—新耶路撒冷。按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，神所建造的是居所；照希伯来十一章十节说，神所建造的乃是一座有根有基的城。

建造神的殿

在旧约的预表里，有圣殿，即神的居所，也有圣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以色列人进了迦南，就他们而论，是在那里得享流奶与蜜之地的福气；但就神而论，他们是在那里为神建造一个殿、一座城。（王上八 12~21。）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，乃是以色列人的中心，也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建造。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之后，他们在神面前的建造，就是建造城和殿。在旧约里，神和以色列人之间一切的故事，都在于那个殿和城。因此，在诗篇里，有多处说到圣殿和圣城；圣殿和圣城乃是神和祂子民之间的一个中心问题。

所以，神的仇敌撒但，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来破坏神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；他借着拆毁圣城和圣殿，来拆毁神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以后，在以色列人中就有一个恢复。恢复什么？恢复建造。建造什么？建造圣殿和圣城。这给我们清楚看见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一面是建造神的殿，一面是建造神的城。基督的身体一面是神的家、神的居所、神的殿，一面是召会，也是基督的新妇。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，就看见一座新耶路撒冷城，这一个圣城就是新妇。所以，在召会身上有殿的故事，也有城的故事。建造召会就是建造神的殿、神的城。

建造殿乃是建造神与人的调和

建造召会，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乃是圣经里一个总称的说法。在圣经里还有更具体、更明确的说法，就是建造殿、建造城。殿是重在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乃是神与人的调和。所以，建造殿是重在建造神与人的调和。林前六章十九节说，‘岂不知你们的身体，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么？’我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神与人的调和。所以，殿乃是一个神与人调和的问题。当旧约的殿造好时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殿。（王上八 10~11。）这个殿象征以色列人如何成为神的居所；神把祂自己调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当我们治理召会，或供应话语建造召会时，就是在人身上建造神与人的调和。我们对召会的治理，乃是为着能够产生神与人调和的结果。我们传讲信息，供应话语，都是为着能够产生神与人调和的结果。我们一直使人产生这个神与人调和的结果，我们就是在建造殿。

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许多事上。比方，在工人之家，有两位弟兄虽然不闹意见，却也合不来。他们同住一个房间，见面总是客客气气，但是在他们里面，却没有建造。试问在他们中间有神的同在么？有神的殿么？没有。因为他们缺少建造，他们两个是独立的，是张不问李的事，李不问张的事。他们两个不过都是弟兄，不过是一同事奉主，一同住在工人之家罢了；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殿。

这样的人我们该如何帮助，如何建造他们呢？我们若是一个被建造的人，学过建造的功课，我们定规知道他们两个人身上都缺少神的调和。毫无疑问，在他们两个人身上，己的成分相当多，所以与主调和就不多。因此，我们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就是建造他们，让基督更多调和到他们里面。我们要特别注意他们身上那个不能让神进来的部分，他们那个不能让神调进来的部分，如果被对付了，他们就能有神的调和，而在他们里面就有了神的殿。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调和有多少，我们和别人的联结就有多少。一面说那是一个建造，一面说那是神的一个殿，有神的同在。

有一件事是定规的，就是每一次我们真给人属灵的帮助，就叫人里面多得到一点神的调和；并且每一次人多有一点神的调和，就越和同作肢体的人有联结。里面越缺少神成分的人，就越与弟兄姊妹合不来。所以，凡是站讲台的弟兄们，都应注意你们的话语，是否叫神在人里面更多调和。比方，你作青年工作，你对青年人所讲的那些信息，是不是叫神在他们里面有更多的调和。如果你的信息，不是叫神在人里面有调和，那么你所作的就不是建造的工作，也不是在建造殿。什么叫作建造殿？建造殿，就是你所作的那个工作，能让神得着居所，能让神住到人里面。我们的工作，都必须使神能更多住在人里面，与人调和。

建造神的城

城和殿是有分别的，殿是居所、居住的问题，而城是管理的问题。所以，殿是同在的问题，城是主权、权柄的问题；等到新耶路撒冷出现时，这两个就调和在一起了。新耶路撒冷一面是城，是权柄的问题；一面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是住处的问题。所以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你看见神的同在，也看见神的主权；虽然二者都调在一起，但却重在权柄这一面，重在城这一面。因此，新耶路撒冷的中心，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是权柄的问题，是主权的问题。（启二二 3。）

建造城乃是建造神在人身上的权柄

建造殿乃是建造神的住处，是叫神在人里面有地位、有居所，叫神能调到人里面。建造城乃是建造神的主权，将神的权柄建造在人身上。首先是神的同在，建造在人里面，这是初步的，是开头的；末了将神的权柄、主权，建造在人身上，这是最终的，是更高的。所以先有居所，先有召会、神的家、神的殿，而后才有新耶路撒冷城的显出。在任何人身上，当我们作这建造的工作时，都是先建造殿，而后建造城；都是先建造神的同在，而后建造神的主权；都是先建造神在人里面的调和，而后才建造神在人身上的权柄。

殿虽然是中心，但是那个保障却在于城。一个人被建造，若只有殿的成分，而没有城的成分，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保障。若只恢复殿，没有恢复城，殿就没有外围，没有保障。所以，以斯拉恢复了殿，尼希米还得恢复城。在殿的恢复上没有争战，因为不是保障问题；但在城的恢复上有争战，因为城是为着保障的。神的同在不是一个争战的问题，神的权柄才是一个争战的问题。撒但在人身上不是要破坏神的同在，乃是要破坏神的主权；同在不是神最终的目的，权柄才是神最终的目的。圣经最末了显出的一个东西，乃是一座城，里面有神的宝座为中心。

这意思是，神最终的目的乃是要作出一个结果，使祂能在其中掌权，设立祂的宝座。有了神的调和、神的同在，就能使你和别人联结成为神的殿。你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调和，我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调和，就能使我们在这一个同在、调和里，联结成为神的殿。然而这还不能作神的城，乃要一直等到你我被建造到一个地步，你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我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你身上有神的主权，我身上有神的主权，那时我们就能联结成为一座城。仅仅有神的调和，只能让神得着居所；乃必须有神的主权，才能让神掌权。

所以，建造的意义乃是建造神在人里面的同在，神在人身上的掌权；也就是建造神在人里面的调和，建造神在人身上的管治。若是地上没有殿，也没有城，神就只能留在天上，只能在天上掌权。惟有当地上有了殿，神才能住到地上；当地上有了城，神的旨意能通行到地上，神才能在地上掌权。换言之，你里面一被神建造，有了神的同在，你就与被神建造、有神同在的人，联结成为殿。再进一步，你身上有神的权柄，有神的掌权，就能叫你和那些身上有神权柄的人，联结为一座城。

故此，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身上作这个工，好让我们被建造。在任何事上，只要我们没有让神调和，我们就不是神的殿；在任何事上，只要我们没有让神掌权，就不是神的城。我们必须让神建造；惟有当我们有被建造的经历时，我们碰着人，才能知道这人身上是否荒凉，是否有神的同在；并知道在他身上有没有殿，有没有被建造过。或许他很热心，好像也爱主，但你在他身上所摸着的，却是一片荒凉。在对事情的经历上，他也没有神的同在，你最多只能摸着他是一个热心的人，是一个能活动的人，是一个有魄力的人；但你却没有办法在他身上看见殿，摸着神的同在。所以，他无法和任何一个基督徒一起配搭事奉。

这样一个人，你如何帮助他？就是作建造的工作，把神建造到他里面。换言之，就是建造神的同在，建造神的调和；把神建造到这人里面，使他有一点神的殿，有一点神的同在，有一点神的调和。这一点的同在，这一点的调和，就是你建造到他里面了；就是这一点的同在，这一点的调和，会使他与你，或与别人联结。也就是在这一点同在、调和上，他不单独，他被建造了。你若在他身上再多作一点，他身上那个神的同在、神的调和，就会又多了一点，神的殿在他身上也又多了一点；同时，他和别人的联结也又多了一点。他越这样被建造，就越脱离单独；他越这样被建造，就越脱离个人，越学习与一同被建造的人联结为一。

这个人经过你相当的工作，在他身上就有建造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他身上会有神的殿。然而，还没有神的城；他还不懂什么叫作神的权柄，什么叫作神的主权。城完全是权柄的问题；当人在地上建造巴别塔时，就是在推翻神的权柄。（创十一 3~4。）所以，你把人建造到神的殿时，还得在人身上建造神的城，建造神的主权、神的权柄，叫这人学习在每件事上，不仅有神的同在，并且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

什么叫作在神的权柄之下？权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仅要看见，在召会中是有权柄、有次序的，还要看见整个宇宙也是一个权柄问题。例如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身体与魔鬼争论时，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辞毁谤他，只说，主责备你吧。（犹 9。）这是一个权柄问题。在马太八章，百夫长对主说，‘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，有兵在我以下；我对这个说，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，来，他就来。’（9。）这也是一个权柄的问题；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权柄问题，一个次序问题。在你家里有一个次序问题，在工人之家也有一个次序问题；次序就是权柄问题，在召会里更是如此。

从创世记开头以来，宇宙一直是紊乱的，因为失去了次序。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，神就一直作恢复的工作，越恢复，越进到次序里；一直到启示录末了，一切都在次序之中。所以，当那一座城显出来时，一切都在权柄之下。我们所作建造的工作，开头就是建造神与人的调和，最终就是建造神在人身上的权柄。人里面越有神的调和，就越与别人联结；人身上越有神的权柄，就越与别人联结。在召会中，仅仅守规矩是不够的，因为在召会里，不只是一个守规矩的问题，更是一个被建造在神权柄之下的问题。

殿与城二者缺一不可

我们所作建造的工作，乃要一直给人认识，什么叫作神与人调和的工作，什么叫作人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两者缺一，就没有建造。没有殿，就没有居所；没有城，就没有保障。具体的说，你若只懂得什么叫作神的同在，而不懂什么叫作神的权柄，就没有城；这样，迟早连殿都会没有，连神的同在都会失去，因为没有保障。在你身上必须有神的同在，还要有神的权柄，你这个人才能有保障。

没有一个建造是不需要争战的，以弗所二章说到建造，到了六章就说到属灵的争战。争战不在殿这一面，乃在城那一面；争战并不是为着同在，乃是为着权柄。尼希米回来建造城的时候，就遇到争战。好像恢复殿的时候，仇敌并不怎么来破坏，等到要恢复城的时候，仇敌就来破坏，因为那是关系到神的主权。简单的说，我们要看见仇敌今天在召会中所作的，就是破坏那个权柄，那个次序问题。因为仇敌相当清楚，只要没有城，殿就很容易毁了；没有城，殿就没有保障。撒但知道在召会中只要没有次序，没有权柄，神的同在就很容易毁掉。

凡是为主作工的人，都必须清楚看见，什么叫作建造召会？建造召会就是在各地把神的权柄建造起来。一个地方召会里只有热心，只有热闹，只有彼此相爱，而没有等次，没有权柄，那就是最错误的一个召会，那个召会定规没有保障。这样的召会，今天可以很好，明天很可能就垮台了，因为没有保障。

相亲相爱不一定是神的同在，那也可能是出自人天然情感的一个东西，根本没有神的调和。即使有神的调和在其中，若是没有神的权柄，也是没有保障。在召会中必须建立起权柄。一个地方召会一遇到事情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；他说的算，你说的也算，或者你说的不算，他说的也不算，这样的召会是最弱的，是没有建造的，不过是一堆乱石堆在一起的。一个强而有能力的召会，乃是满了神的同在，并且满有神的权柄；既有殿也有城。

以基督教而言，难得有一个团体是有神权柄的，多是满了人的意见。美其名说是随着民主潮流，讲民主，事实上，却是没有神的权柄，都是人的意思，是老底嘉的光景；所以，里面几乎都是吵吵闹闹，执事和长老吵，长老和牧师争。我们不是要批评别人，乃是要给众人看见一个事实，若是我们失去神的权柄，只重人的意见，结果就是吵闹不休。

神的召会是殿，神的召会是城；神的召会有殿，神的召会有城；神的召会有神的同在，神的召会有神的主权。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：到底我们是在作什么工作？我们在这里是建造召会，还是建造基督教？在我们身上首先要学的功课，就看我们是否在神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在神所安排的那个等次里面，有没有守住自己的地位。相信少有人知道，建造召会乃是建造神的同在，建造神的主权。或许你从来没有想到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建造神与人的调和，就是建造神在人身上的主权；然而从此刻起，你我都必须看见这一个，并作这一个工。

让神建造到里面

让主建造过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具体的说，就是在每一件事上，都让神作过工，都让神自己调和进来。我们若是在每一件事上让主建造过，服在祂的主权之下，我们就能帮助别人，也在别人身上作建造的工作。我们在别人身上作工，头一步乃是要把神一点一点调和到人里面，使他在他的实际为人生活中，点点都有神的同在，而变作神的殿。尔后，我们在他身上再作一个工，要他认识神的权柄；我们要在他身上砌起墙来。

这样，他里面不仅有神的同在，还有神的主权，是一个被建造过的人。从此，无论他到何地，他都是被建造的，他在宇宙中是一个被建造过的人。他懂得什么叫作神的同在、神的调和；他也懂得什么叫作神的主权、神的权柄、神的等次，他是一个被建造的人。

有的弟兄姊妹，你只能说他很热心，但你无法说他有神的殿，更无法说有神的城。在有的人身上，你能说，他有一点神的同在，却不能说他懂得神的权柄；在他身上只有一点以斯拉的恢复，根本没有尼希米的恢复。然而有的人，你碰到他，你就觉得在他身上有殿，也有城；他有神的同在，也有神的权柄；在每一件事上，都有神调在他里面，在他身上能看见他是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他是一个在等次里的人，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；他也是一个掌权的人，在他身上有神的权柄，他有神的城。乃是等到我们身上有神的城的时候，我们身上的属灵光景才有保障。

认识仇敌的诡计

旧约里说，大卫城是为着大卫的保障；大卫城就是大卫的保障。（代上十一 5，7。）所以，当尼希米出来恢复城时，仇敌就来了。（尼四 7~8。）尼希米的预表是清楚的，所有建造城的人都得一手作工，一手拿兵器。（17。）这意思是，建造的人都得一面建造，一面争战。权柄的问题是召会的一个保障，我们必须为这个权柄争战。我们要为召会的权柄争战，就需要我们这些作建造工作的人，都学这个功课。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爱主，满心欢喜为着主，得到神的同在时，还不会遇见争战的问题。然而慢慢的，当我们带领召会要上轨道，有一个次序，有一个等次，要进到神的权柄里，建造神的城时，仇敌就来了。

在尼希米记里，我们看见仇敌第一步的诡计，不是正面的攻击，而是侧面的诡计。所有作建造工作的人，都得学习属灵的争战；在属灵的争战里，第一个要对付的，就是仇敌的诡计。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十一节说，要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每当我们在建造召会的次序时，撒但就会用巧妙的方法，破坏这一个。他会借着我们所爱的一位弟兄，或一位姊妹，来一个最好的题议；你若接受那个题议，整个建造就被拆毁了。我们常常看见仇敌在召会里，一个接一个的诡计；仇敌所作的是非常奸诈的工作，他乃是在那里隐藏着，作破坏召会次序的工作，来拆毁这个建筑的城墙。

所以，属灵的争战，首要的不是拿刀去对付仇敌，乃是识破仇敌的诡计；这是尼希米所作的。在尼希米记里，我们没有看见尼希米拿刀去对付仇敌；他乃是首先识破仇敌的诡计。当他的仇敌说，‘请你来，与我们彼此商议’时，尼希米回覆说，‘你所说的这些事，一概没有，是你自己心里捏造的。’（六 1~9。）尼希米识破了仇敌的诡计。

所以我们要看见，作建造的工作需要有三个认识：第一，要认识人；第二，要认识事；第三，要认识仇敌的诡计。认识仇敌的诡计，乃是根据于对前面两者的认识，就是认识人和认识事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人，也不认识事，所以让撒但藏在里面。若是尼希米不认识事情，高兴的接受了仇敌的题议，那就中了仇敌的诡计。我们若对事不认识，就不能认识仇敌的诡计，也就容易中仇敌的诡计。那个诡计是什么？就是破坏召会中神的权柄，破坏那个等次。

比方，已过关于擘饼的杯子，由大杯改小杯的问题。这还不在于大杯或小杯，乃在于权柄的问题。在你所在的分家或地方召会里，按原则说，当地的长老在行政上，有行政的权柄，可以定规大杯或小杯。如果你是台北召会的一个分家，则行政权柄不在分家负责手里，乃在长老手里。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你我要建造召会、治理召会，问题不在于小杯或大杯是否合乎真理，乃在于是不是长老定规，有没有服长老的代表权柄。

若是原来这里的地方召会是用大杯，而你这个分家要改作小杯，因着这是行政上的问题，就算你的主张、题议合于真理，在行政上还是得由长老定规。这个大杯换小杯的主张，即使合于真理，还是得经过正当的手续和途径，把这件事题到长老聚会里议决。否则，这一分家要改小杯，那一分家要改大杯；明天又有一分家说，受浸怕传染病毒，所以要自己带一个澡盆来受浸。这样就不得了，定规起争执，就大乱了。这样的情形，乃是不法的举动，是不按规矩而行，也就是不懂得什么叫权柄；换言之，是在权柄的事上，从来没有被建造过。

严格的说，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发表意见，只有在召会里没有意见发表。你若是要跟随外邦人的例子，学习所谓的民主，定规失去神的同在和保障。我们要认识神建造的工作，要懂得什么叫作神的同在，什么叫作神的权柄。没有一个事奉主的人，在这样的事上可以东一嘴、西一嘴；你一个意见，我一个意见，小杯也可以，大杯也可以。这不叫作召会，这叫作‘吵’会。

这里的意思不是说，大家都不该说话，不该有意见，乃是要看见神的权柄。你若是分家负责弟兄，碰到问题有难处时，不是不可以说话，而是要经由正当途径，到长老聚会里，把你所感觉、所碰到、所遇到的问题，摆在长老们跟前。长老们若是说，‘哦，弟兄，这个不合真理，我们不能接受。’这太轻率了，也不对。长老们必须好好的、慎重的把弟兄们的感觉和见地，带到主面前去祷告，寻求主的意思，看看主怎么带领；这才是正当的。若是过一段时间，长老们寻求的结果，觉得这件事在召会中不能作，那个分家负责弟兄，就应当服权柄，没有话说。

若是过一些时间，长老们考虑的结果，觉得那样作有道理，不只这一分家需要这样作，全召会都需要这样作。这才是一个召会。

建造召会中正确的权柄

不仅召会如此，甚至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都该如此，不能是吵出来的；他们有他们的议会，有他们的立法机关，他们要通过什么，一定要合法才可以，不是大家乱吵就可以的。你我要学厉害的功课，不是一碰到问题，你一个意见，我一个意见，你一个主张，我一个主张。在召会里没有什么可吵的，召会在这里乃是要建造一个权柄，建造一道城墙，来保护众圣徒。你我要厉害的学这功课，才能作厉害的工作。这里有仇敌的诡计，要破坏神的建造；所以，随便出意见的风气不可长，否则一发就不可收拾，召会就不是召会了。我们在召会中，不可助长肉体的行为，也不可加强人意的表达，乃要受神对付，让神能建造到我们里面。

凡是在主面前学过功课，受过造就的人，都能知道在召会里，有其次序，不是他讲的算，或你讲的算，乃是有其等次的。你我若是没有学过功课，没有被神建造过，你我的工作就永远没有建造。你可以热心救罪人，但你没有被神建造过，以致你所救的罪人都是野蛮的；你可以在那里造就人，但你所造就的都是野蛮的；你根本没法建造，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经过建造的人。结果，在你身上就没有主的路。

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是混乱的，若是你愿意走这条混乱的路，是有很多机会的，甚至你也可以随意设立一个会。然而，我们若要作神建造的工作，就需要学厉害的功课，识破仇敌的诡计。这不是真理上的争执，不是大杯小杯的问题。即使你的主张对，只因你是个没有学过功课，是个不按规矩而行、不服权柄、从来没有受过对付的人，你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召会。

如果你是一个分家聚会的负责弟兄，你就没有权柄定规召会行政的事。若是在台湾的众召会都用大杯，惟独你这个小分家改小杯，这乃是愚昧、放任的；只能证明你没有学过任何功课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召会，什么叫建造，你是个任意妄为、胆大包天的人。你我都得学厉害的功课，才能作厉害的工作，并且所作的那个工作才是建造，才有价值。

建造权柄并不是建造你个人的权柄，乃是建造神在召会中的一个次序。当人碰到那个权柄时，就能知道这是召会，在这里有神的次序。若是这样，神才有路，你我也才有路。基督教的路处处皆是，几百年来已经有人走过那条路，但在那里没有神的路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真懂得什么叫作建造；要治理召会，就要认识这个；要站讲台，为主说话，也要认识这个。

第十篇 选择话语的材料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话语职事乃为使人得生命的供应

我们要来看话语职事之材料的选择问题。一个作话语职事的人，必须非常注意话语的材料。所以选择材料，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件事，讲究也特别多。尽话语职事时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先抓牢，就是话语乃是为叫人得生命的供应。我们的话语是要解决人的难处，或是给人制造出一种感觉和需要，而不是仅仅给人一种思想或思路。我们的话语必须供应人生命，解决人的难处，给人创造出一种的感觉，一种的需要。我们选择话语材料时，必须根据这原则。

全世界没有一种科学，或任何学说的书，比基督教的书多。特别是解经的书，实在非常多。所以，作话语职事的人若是骄傲，以为不需要从别人找材料，那就是愚昧的事。然而另一面，作话语职事的人，也有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就是只会从基督教所出版的书中找材料。若是一个作话语职事的人，是靠着到书本找材料，这就表明他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职事。因为没有了一个话语职事，可以只倚靠书本里的材料。

话语职事的基本材料，系根据个人所学的功课，及从主接受的负担

话语职事的基本材料，应该是根据一个人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，以及他在主面前所接受的负担。当我们学了功课，接受了负担，而要照着所学的，释放那个功课或负担时，可以去参考别人对那项功课和负担的见地、说法或例证，这自然是有帮助的。所以，我们平日能读些参考书，增广见闻，这是好的。然而，若是一个尽话语职事的人，既不学功课，也没有好好接受负担，只是到了时候，才从书本找材料，编一篇讲台信息，那么这个讲台就是堕落、无用的。讲台基本的根据，乃是我们个人所学的功课，和我们所接受的负担。一个释放话语的人，若是没有学功课，没有从主来的负担，就不应该站讲台。

为这缘故，凡是站讲台的人，都当一直在神面前学功课，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上，都学习接受神的对付。此外，还要学习接受负担，传福音接受负担，讲造就、建造的道也接受负担；总要不断的接受负担。虽然弟兄姊妹热心爱主，但是建造的光景至今仍然很缺，仍需要我们接受负担，带领弟兄姊妹有一个感觉，觉得需要建造。我们在神面前，要接受这个负担，而后借着话语，来释放我们的负担。

不可骄傲，要注意存心

当我们讲台材料的根源对了之后，还要注意不可骄傲。在你要释放话语时，你若是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以为你所有的超过别人，比任何人的都高、都好，你就是最愚昧的。千万记得，即使我们的材料比别人好，若能参考别人的，也是能增广见闻，加深我们话语的感觉。所以，当我们选择材料时，一面要看有没有根据我们所学的功课，和所接受的负担；一面要注意我们的存心，绝不可以骄傲。

一个站讲台的人若是什么都没有可讲的，必须从书本找材料、找题目，他这个讲台就不只是堕落的，更是犯罪的讲台。一个人没有学功课，或者说没有经历，没有负担，就在讲台上释放话语，那是得罪神的，是犯了随便说话的罪。任何讲台，都必须是站讲台之人自己经历过、学习过，并且在负担里释放出来的；这乃是讲台的基本根据。有了这些根据，在释放话语时，还要注意不可骄傲，并要学习参考别人的。比方几年前，我们读到一本书，是讲到这一类事的，我们就不妨把那本书再拿来看一看。然而这时，我们的存心和态度是参考的，是从别人得到触类旁通的帮助，而不是全盘去摘录、撷取；这样的态度和存心才是对的。

材料要活，但不新奇

再者，我们还需要抓住一个原则。当我们去找材料时，必须找活的材料，而不是死的材料。有的人会觉得奇怪，怎么会有人去找死的材料？那是因为站讲台的人常受一个试探，喜欢新奇，与众不同，所以容易标新立异，而失去生命的味道。所以，预备讲台时，要绝对避免新奇，不要存心讲新奇的道，乃要叫你的讲台是活的，有生命供应的。以重生为题，虽然别人可能讲过一两百遍了，我们还得继续的讲。虽然重生是个老题目，一点也不新奇，但我们仍可以用活的材料，把重生讲得有供应、有味道。若是讲台只是一味的给人新奇的故事，而不顾到生命的供应，那不过像说书给人听，圣徒听了笑笑就是了。这是得罪主的事。

要避免解经

寻找讲台的材料时，最好避免解经。圣经不是一本容易的书，讲圣经不会有多少难处，但若要去解经，就会遇到难处；因为讲经和解经不同。我们可以借着一些话，释放一篇信息，比方引用‘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’，（来二3，）使人宝贵救恩；这是讲经。然而，若要解释这里的‘救恩’到底是指什么说的，‘忽略’是什么意思，‘逃罪’又是指什么说的，这乃是解经的问题。所有站讲台的人，都要尽力避免解经；可以讲，但不要解。

解经是个严肃的问题，所以当你去寻找材料时，要尽力避免解经的东西。所有解经的材料，生命的供应很少；同时，很容易落到错误的断案里。严格说，解经是教师的事；作教师是个很大的恩赐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恩赐。圣经里的话，处处都可借以用来讲道；但你若要在讲台上解经，就会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境地。所以，要尽力避免选择解经的材料。

解经的材料大多只给人知识，而没有多少生命的供应；并且解经的解法，种类太多。同样一处圣经，历代便有许多不同的解法；这很容易叫青年弟兄姊妹受试探。我年轻时，曾读到一本讲但以理书的书，里面说到七十个七。那真是不得了，在当时的基督教里，恐怕这本书是最好的。于是，我立刻把书里的内容讲给别人听。后来，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，这样作法真像愚昧人，因为七十个七至少有几十种不同的讲法，并且都相当有道理。所以，解经实在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，盼望我们非到不得已，否则总要尽力避免解经。

历代讲道多是借用圣经，像宋尚节借用‘血漏’，讲了一篇血漏的道；他一点也没有解那一段圣经。我们要尽力不去找解经的材料，也要尽力不去解经。然而若是必要，必须有圣经的根据时，就需要解经；解经是为着应付圣经根据的需要。我们要在真实根据的范围内解经，不要越过那个范围；我们若越过解经需要的范围，那个讲台定规是死的。我们必须抓牢这个基本原则，就是讲台必须是活的。我们要一个讲台活，就不能讲空洞的道，所以不能只是解经。

我们在讲台上所以要解一处圣经，是因为要给人这处圣经的东西，因而从圣经里找出一个根据，给人看见那个东西。所以，只要能应付那个需要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作解释。再者，我们若是引用太多别人解经的材料，会叫圣徒中间因着不同的见解，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在我初读圣经时，大部分的工夫都用在预言上，并且读了不少参考书。在马太二十四章里，主耶稣说到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（41。）竟然有人说，撇下的那个是最好的。这是弟兄会里一位解经权威说的，他说撇下的是最好的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人解经的意见，相左到什么地步。撇下的怎么可能是最好的呢？他却滔滔不绝的发表了许多的理由。我们认为取去的是最好的，他却看撇下的是最好的。所以，在解经的事上，我们若是不会分辨，就会被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误引。

基督教里的书很多，站讲台的人常会遇到一个试探，就是需要去翻别人的书，但却常碰到不准确的解经。以慕安得烈弟兄那样认识内里交通的人为例，他的解经也不一定完全准确。在属灵经历上我们能倚靠他，但在解经上不一定能倚靠他。

史百克弟兄在台湾讲道时，曾说过没有新耶路撒冷这个东西。这是史弟兄越过了他的分，来涉及解经。这个解经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。虽然我们注重史弟兄所说属灵的点，但我们不能跟随他的解经。如果没有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来在哪里？这是一个大的解经问题。所以在解经的事上，我们一直很留心。一般而言，当我们在选择材料时，讲经的材料通常没有多少危险，但一摸到解经的材料，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，就不要接受；没有十分的需要，也不要去解。

历代一些属灵的人，在解经上不犯错是很难的。例如慕安得烈、史百克弟兄、甚至宾路易师母，他们在解经上都犯了很大的错。十一、二世纪的圣洁派，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相当好，但在解经上差得远。余慈度姊妹是相当属灵，相当有能力的人，但在解经上也有不准确之处。她说得救了不表示重生，所以许多得救的人，还需要悔改以重生。这些人虽然相当属灵，但在解经上却都有难处。所以，我们选材料时，要一直避免解经的问题。所有摸到解经的，最好不选。除非真有需要，并且有把握。若是没有需要，也没有把握，最好不选解经的材料。

避免将讲台变成一种教材、学科

选材料的根据和原则，就是要供应人生命，解决人的难处，并在人里面制造感觉，创造需要；这乃是基本的。以现在青年聚会的材料而言，实在很难叫人认同。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，就是讲台有时确实需要有教育性，但我们要避免把讲台弄成一种学科。比方所谓的主日学，就成了一门学科。一年五十二周，五十二个题目；这是一门学科。即使一个孩子，一年五十二周，五十二题的主日学都参加了，他里面属灵的分量、福音的内涵、生命的经历，却不一定有所得。

以我自己为例，我自幼就在基督教的小学里。在主日学中，我总是名列前茅，并且是主日学的小助教。然而，主日学并没有叫我得着一点东西。所以，我曾经说，我们必须要把儿童主日学聚会的‘学’字拿掉。我们不要主日学，只要儿童聚会。我们不要给儿童一个观念，主日学是一个课程，是要他们去背、去记。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感觉，每一次来，里面都觉得被摸着，有供应。所以，我们的儿童聚会，应当重在使儿童成为敬虔的少年人，活在主面前。无论是关乎作人的，或是有关敬畏神，有关救恩的，我们只需要给他们一点印象，这对他们就是帮助。

有一次在马尼拉，我听见儿童聚会讲到参孙爱大利拉的故事。我便问这是怎么编的，他们告诉我，因为那时马尼拉几个电影院，都在上演参孙爱大利拉的故事。这种选材基本的错误，是路不对了。我们不能今天对儿童讲撒母耳，明天讲大卫，再一天讲扫罗，讲彼得；然后又印了一堆纲要，要他们背诵、考试。这是没有用的，这是错的路。我们带领儿童，需要花工夫去摸他们的感觉。

以慕迪的儿童聚会为例，虽像主日学，但慕迪并不作主日学；他对人的灵魂非常有负担。有一次他教主日学时，约了一个小女孩参加，那个小女孩答应了，却没有来。几天后，慕迪在街上遇见她，她一见慕迪拔腿就跑，后来跑进一家酒店，躲到床底下。慕迪一路追进酒店，把她从床底下带出来。之后，小女孩只得去参加主日儿童聚会。我们对待孩子，若都像慕迪那样有负担，就成功了。我们需要注意这个，其他的都是附属的。我们不能每次都像小学教员一样，给孩子们上课。今天来了八十多个儿童，就分四班，一上课就问：‘上周教什么？好，教大卫。大卫是什么人？’儿童们回答：‘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。’‘大卫作王四十年。’我们就说，‘很好，一百分。’我们若这样作，就是死亡的工作；这样的儿童聚会应当关掉。然而直到今天，台北的儿童聚会仍有这个味道。

我们需要找活的材料。或许我们都不讲属灵的事，只讲爱兄弟姊妹，然后稍微说到一点神的爱，神创造人，叫人里面有一颗爱的心。我们不必对孩子们讲属灵的爱，就讲这个天然的爱，给他们一个感觉，人里面的爱是从神来的，他们回家后，必须爱自己的兄弟姊妹。如此，他们在家只要一不爱兄弟姊妹，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罪。到了下次聚会，就可以讲孝顺父母，要他们听父母的话。这样的讲台就是活的；但这不是说圣经故事不可以用。比方说到兄弟姊妹相爱时，可以引用圣经里的故事；这不像一个学科，乃是活的应用。

对于青年弟兄姊妹，原则也是如此。作青年工作的弟兄姊妹，必须有一个负担，在青年人身上，不在乎造就聚会；若是靠造就聚会，定规是失败的。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间，在上海的青年工作，并没有多少青年聚会，甚至连青年聚会这个名称都没有。当时是出于一种负担，在一个一个人身上作一点，是由一个一个人作出去的。可惜现在的大专特会，好像还是脱不开学科的作法。所有学习为主说话的人，务要操练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我们的讲台虽带有教育性，但不能是学科的。不要弄一套学科，今天上这一课，明天上下一课，后天再来上一课。这是死的教法，在人里面不会让人活。

所有站讲台的人，都要接受负担，在一个个青年人身上花工夫。借着祷告，和各样的作法，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，让主得着他们；而不是一直教导他们说，亚当如何，亚伯如何，以诺和亚伯拉罕又如何等。这些东西他们这周背过，下周什么都忘了；所以，不要这样教导他们，那是无用的。我们要摸着他们的感觉，叫他们永远无法忘记。那些动人头脑，叫人一直背诵的，不过是死的字句，无须太注意。另一面，也不要太在乎来了多少人，倒要学习一点活的功课，有活的经历，并接受活的负担，在青年弟兄姊妹身上花工夫。我们要作点火的工作，借着他们作火把，使他们再去点燃别人。这才是作一个活的工。

要学习摸人深处的感觉

同样原则，讲台必须避免学科式的讲法。比方，我们读约翰一章时，若是按着大纲目、小纲目，逐纲逐目的教导，就完全失败了。读纲目固然不错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摸人的感觉。我们若是太注意要求圣徒记那些纲目，他们不一定能记得那么多；就算记得，若是没有摸着，很快就会忘记。服事讲台的弟兄们可以多说一点，但首要的是要给人活的东西，摸着人里头的故事。这样，当人回去时，即使纲目忘了，也还有一些扎实的东西留在他们里面。

再者，我们要学习，不要把训练的东西，搬到聚会里去用。训练是另一种性质；我们不能对待弟兄姊妹，像受训学员一样。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。弟兄姊妹来聚会，纲目、章节可能都忘了，但是有一个感觉被摸着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有的人被摸着后，回家不能不祷告；有的不能不对付罪，有的不能不传福音。这样的讲台就是活的，才是有供应的。好比牛排的肉是附在骨头上的，但我们给人吃的时候，不是要给人太多的骨头，而是要给人吃肉。我们都承认纲目是重要的，因为所有能摸着人感觉的，都在纲目上。然而，当我们给人吃的时候，不是要给人太多的‘骨头’，而要给人‘肉’；因为少有人能把骨头吃下去。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所使用的材料是能摸人感觉的，好叫弟兄姊妹听了道之后，即使没有听懂太多，也有一个东西确实摸着了他们。这就是厉害的讲台。一个厉害的讲台，就是条理清楚，内容丰富，但是给人的时候，并不重在条理，而是重在摸人深处的感觉。

目前我们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，就是我们讲台的话语太弱。无论是主日上午的聚会、周中的聚会，或是分家的聚会、青少年的聚会、甚至儿童聚会，讲台的话语都有问题，都太弱了。所以，圣徒中间一片软弱的情形。话语弱主要是因为话语死；话语一死，便叫整个供应弱下去。

因此，凡是站讲台的弟兄们，都必须认真找出一条路，使我们的话语不讲死的东西，使我们的讲台能够有活的供应。这基本上需要我们拒绝世界上学科的讲法，不能用呆板的教育性纲要。属灵的生命需要教育，但不是呆板的；所以我们要尽力避免学科的东西。不要给弟兄姊妹功课，却要一直摸他们的感觉，借这感觉把扎实的东西种到他们里面。

我们的讲台、话语，若没有这个本事，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服事讲台的本事。若是我们有服事讲台的本事，无论我们说话结巴也罢，流利也罢，弟兄姊妹喜欢我们也罢，不喜欢也罢，我们只要讲了几十分钟之后，总归摸着人的感觉，给人生命的供应。

召会迫切需要借着话语职事，来作建造的工作

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，就是迫切需要建造。今天我们若仅仅传福音救一些灵魂，然后给他们一点造就，再救一些人，再给他们一点造就；这不过如同其他基督教团体所作的一样，他们一百年来就是作这个工作。如此结果，乃是没有建造，没有神的居所。然而，若是一个人在高雄被建造后，无论他以后是离开高雄，到了花莲，或到台南，他仍是一个被建造的人。虽然他离开了高雄，他并没有离开那个建造，他仍是那个属灵房屋的一部分；这并不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。无论他到了那里，他都是一个被建造的人；他在宇宙中，在基督的身体里，乃是被建造的人；他在神宇宙那一个独一的建造上，乃是个被建造的人。他和一个平常得救的人不同，和一个平常属灵的人不同，他乃是一个被建造过的人。只有这样一个人，才能到处是神的居所；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到处尽肢体的功用。

神今天在地上需要这样一班人；现在急需这一个建造的工作。然而，要作这个工作，治理是需要的，而话语职事比治理更需要；话语第一，治理第二。现在我们感觉最贫穷的，是我们的话语；这是严重的问题。我们各地的贫穷、软弱、下沉、冷淡、死沉、肤浅，原因都在于话语不够；其次，才是治理。所以，凡是常常站讲台的弟兄们，都必须把这件事看得严重，在神面前拚命学习话语的功课，而不能倚老卖老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讲道的年日已经很久，现在只要题目一来，就能立刻把笔记、书本，一起拼凑起来，成为一篇讲台信息。这虽然便当，却是没有价值、没有果效的，不能摸着人里头的故事，也不能一针见血。

我们需要学一个本事，除非弟兄姊妹不来听道，若是来听，我们总归要给人一些‘麻烦’。或许我们讲的题目他们可以忘记，内容可以没听见多少，但是他们里面却被摸了一下，像蚊虫叮人一样，被叮了一口。结果，他们回去之后不能安稳，因为里面一直有搅扰，有一个东西打到他们里头了。

姊妹们在看望的事上，也要学这个本事。原则是一样的，不要到人那里，只讲些老生常谈的事，问人读经了没有阿？有没有祷告阿？结果问得人家都不好意思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千万不要这样‘死’，要活一点，要学些本事。虽然我们可能一点都没有和人谈到属灵的事，但不知不觉属灵的针却打进去了。虽然我们与人所谈的，是他所爱的世界，但谈到末了，他被我们‘叮了一口’，不安稳了，受搅扰了。我们要学这一个。

话语职事和事奉必须有活的配搭

我们必须借着祷告、考量，和一同服事的人有交通，研究在讲台上要说什么。约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间，我在北方服事，那时我一直挂念一位弟兄，心中常想这个人怎么办。有时，我在讲台上负担来了，就说到这一位弟兄需要有人去看望。弟兄姊妹们听见，就领受负担去看望他。然而现在，弟兄们个个都想讲些别出心裁的东西，好能一鸣惊人；所以也就不在乎有没有负担。这实在算不得事奉。

可惜，那些在北方的弟兄们，大多没有从大陆出来。当时的那些道，篇篇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，并不是随便编出来的。那时圣徒们出去看望弟兄姊妹，都会回来作回报；在周一早上，从八点交通到下午三点，都是交通弟兄姊妹的光景，有时甚至为他们禁食祷告。所以，众人学了很多功课，都在研究召会中有难处的人，研究那些难处该怎么办。常常我们一出去看望，人就活了。所以，我们的讲台和看望，是一直合作的，并且不是商量的合作，而是自然的合作。这才叫作配搭，是实实在在的配搭。

那时召会聚会的讲台是活的，每个来到聚会里的弟兄姊妹也都是活的。许多弟兄姊妹都希奇，为什么今天讲台所释放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。每一次到聚会里，总归解决他们的难处；那个话语就碰着他们的难处，摸着他们的深处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那的确是活的话。几乎有两年的光景，整年都是如此。这是因为事奉的人，都在那里寻找活的话，而不是墨守成规，一定要讲什么；也不是散漫无章，随意讲说。无论我们到那里，只要给召会一个带领，都是活的。

在已过将近三十年里，在话语职事的供应中，配合最好的，就是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间。直到今日，仍没有恢复那个光景。那时聚会和话语的讲台，事奉和话语职事的配合，真是一个活的配搭。那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印刷，也没有这么多的安排，但却都是活的。

结语

总之，我们不能在自己里面作个人的人，乃要一直以别人为倚靠，和别人相依为命，与别人一同配搭事奉。在一切事奉上不要用死的规条，不要讲死的道，乃要研究活的路，并要厉害的学功课，接受负担，了解人的需要，知道人在那里有难处，小孩子在那里有难处，少年人在那里有难处，老年人在那里有难处。然后根据这个，就能讲一篇道摸着老年人的心，摸着青年人的心，摸著作母亲的心，摸著作儿女的心。虽然一篇道全体都来听，但这篇道摸着了所有的人。召会就是需要这样活的话，来带进活的光景。

现今我们处处碰见死亡，儿童聚会是死的作法，青年聚会是死的字句道理，主日聚会是死的规条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主的工作和召会所以受到很大的亏损，主要责任都系在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身上。对于儿童、青年人、年长的，或是对于作母亲的、在职的，话语供应的关系是很大的。

第十一篇 话语职事的重要与托付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关于读经聚会

关乎治理与话语服事，有些地方，在话语上作得不错，但大体而言，各地在治理上都比话语差。当然，以功用来说，不论在那一个地方召会，话语的功用都是比治理重。因着话语的功用比治理重，所以各地召会更需要话语的职事。

我们现在的主日讲台，可以说是太平常、太一般了。认真说，主日讲台若不是作得活，就会显得非常普通、例常，而不大能生出特别的功效。因此，各地召会应该注意主日之外，其他聚会的话语。许多时候，在其他时间或聚会里的话语，更能生出特别、确定的果效。举例来说，最近有个地方召会，他们所带领的读经聚会，作得不错，很有主的同在。

要有人负责聚会

每一个地方召会，都应该把一个爱慕读经的心情，作到弟兄姊妹里头，使弟兄姊妹都爱读经，喜欢读圣经；这件事是各地方召会都应当作的。所以若是可能，各地召会都该有一个聚会，是给弟兄姊妹读经的。我们前面所题那个召会，他们带读经聚会的特点，乃是一面要众人都读，另一面总有一个负责那个聚会，最少有二十几分钟或三十分钟，好好讲一点相关的东西。他们是先让弟兄姊妹们交通，然后，在末了留半小时，请当天负责聚会的人，根据所读的再有所发挥；这是一个特点。

要有属灵的供应

再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所发挥的不重在条理，不重在解经，乃重在属灵的供应。众弟兄姊妹虽是在读圣经，但到末了发挥的时候，不能仅限于那个读，乃要根据所读那一章圣经里的一节、半节，或是一句，或是整段所有的属灵亮光，尽力发挥生命上的供应。然而，在这种读经聚会中，有一个很大的试探，就是要求众人在读经上，领会并记住各种样的纲目及其分段。若真是这样，就是陷在试探里了；这样的作法是个死的作法。

直至今日，我们的读经聚会多少有些是落到这个试探里。我们要很沉重的说，当我们带弟兄姊妹读经时，要着重的打这一点，就是来在一起时，不要解说关于段落的问题，也不要交通纲目的问题，要完全脱开段落，脱开纲目，而要把焦点放在所读的那一段上，交通生命的光，和属灵的供应。另一个原则，就是必须有一位有亮光，并且话语强一点的弟兄，用二、三十分钟，作一个总结。

前面的交通是给圣灵机会，或许能将丰富借着弟兄姊妹释放出来；同时也给弟兄姊妹一个操练的机会。然而，读经聚会并不倚靠那一个。在那一段时间里，弟兄姊妹的交通无论丰富或贫穷，都不是太重要，也无伤那个聚会；因为末了总有二、三十分钟的供应，让大家吃饱。

若是没有末了这二、三十分钟的总结，仅仅倚靠弟兄姊妹那些零星的交通，可能整个聚会是贫穷的。如此，圣徒对那个聚会的胃口就被破坏了，自然不会重视读经聚会，人数也就会减少。以台北为例，有几个分家读经的人数逐渐减少，恐怕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。读经聚会绝不能叫人感觉无足轻重，好像人来聚会，是肚子空空的来，然后肚子空空的回去，不仅感觉平淡无味，甚至觉得浪费时间，乘兴而来败兴而归。

再者，无论是彼此交通，或是末了的结论，都要脱开纲目、段落的问题。我们带领弟兄姊妹开头读经时，可以给他们一点纲目、段落，使他们在读的时候，知道第一章的段落是什么，第二章是什么。等到大家回来一起读本文时，就要脱开段落、纲目，因为一受限在段落、纲目里，就是进到死路里。

分量不宜太多

这种读经聚会的读法，最好是一周只读一章，内容分量不宜太多。好比一样食物的味道很好，却被囫圇吞咽，就会觉得没有味道。一周读一章，可以算是很快了；因为一周只有一次来在一起。有些召会鼓励大家私下读圣经，一天读一章，一周读完六章，这是很好的；但是当众人来在一起交通时，不要交通六章，还是以一章为最合宜。

所以无论是讲道，或是在一起读圣经，千万不要贪多；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。在一次聚会中，能释放一个重点，那是非常好的。若是释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点，信息很可能就会失去中心，而被破坏了。所以，贪多绝对不是好事。

若是每周读六章圣经，五十二周读三百多章圣经。试想众人来在一起，一年读三百多章圣经，表面上似乎读了许多，但结果留下多少呢？若是一周一章，扎扎实实的，有亮光、有供应，一年五十二周读完五十二章，那是何等的丰富。这会给人很好的印象，使人喜欢读圣经。这样，他们就会自己去读，可能一天读上四、五章，甚至六章。如此，便会养成他们个人读经的习惯。

要使人感觉有味道

我得救后就喜欢读圣经，并且初期所受的造就，都是关乎读经的。所以，我们要把圣经里那个生命的供应，那些肥美、甘甜的，那些奶油与蜂蜜，一次一次的供应弟兄姊妹，好叫他们一面尝到那个味道，渴慕往前得那个供应，一面在享受、欣赏后，会自己读圣经。

若是在读经聚会中，每周慌慌张张的读完六章圣经，结果没有享受到奶油，也采不出什么蜂蜜，这会叫人感觉索然无味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所以切记不要读的太多，否则会欲速不达，适得其反。倒不如读一章，然后从这段圣经里，精精粹粹的挤出一点奶油，给人好好吃进两口，尝尝那个味道。这样，人里面会觉得，原来圣经是如此甜美丰富，下次一定还要再来，并且回家也会好好探讨。所以，在读经聚会中读的多，不一定合宜；但圣徒在生活中，私下应当天天读一章，甚至是读几章。

为着读经聚会，负话语责任的人必须研究，第一，每次都要有一点扎实、有滋养的东西，给弟兄姊妹；第二，要叫弟兄姊妹感觉有味道。我们知道花样是不应该有的，但总得叫人有所得着，觉得聚会有味道、有享受，实在得着了一点帮助。这样，到下次聚会时，他不只自己会来，还能邀别人一同来听主的话，因为他知道那对人是有帮助的。所以，读经聚会和话语服事非常有关系。

最近有一处召会，主日晚上有一个追求‘圣经要道’的聚会，参加的人数比主日上午聚会的人还要多。原来会所只能坐一百三十几人，到了读‘圣经要道’的聚会，竟然坐到一百四、五十位，都坐到院子里了。南部另一处召会的读经聚会，起头只有六、七十人，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几位。这些人数增加的聚会，定规是在他们的聚会中，叫人觉得有味道，有扎实的供应和得着。这点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研究，总要看见读经和读经是不同的。

话语供应应该有重点，且要普遍

读经聚会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当带领聚会的弟兄们学得一点东西，并且感觉召会也有这个需要，就花工夫在这点上研究、探讨，学习怎样把这个打到弟兄姊妹里面。这在原则上是对的。当弟兄们要将圣经中所学得真理、亮光，‘打’到圣徒们里面时，不能只是轻描淡写的题一题，乃要重重的，一次又一次，不断的将这件事，说到他们里面。记得当年我在北方讲十字架时，起码讲了四、五年。我是天天在那里打这个负担，无论我讲什么，都是十字架；我就是一再的、不住的，要将十字架打进每位弟兄姊妹里头。这些作法，在原则上值得采用，但在细则上不一定那么呆板。

再者，我们在打一个负担时，也要注意其他的需要，总要能普遍。一个地方召会的话语，是该有一个中心，集中于那一个点，重重打在那点上，但同时也该顾到其他各方面。比方我已往在北方，有四、五年之久，都在打十字架的道，这是对的，那是中心题目；但许多时候，我们的话语也会顾到其他方面。我们总是学习面面观察，面面顾到，顾到作长老的，顾到作执事的，顾到探望人的，顾到有福音负担的等。

我们若不是面面顾到，我们所在的召会，可能在某一点上特别得着造就，却在许多方面枯干、枯竭了。比方，有位弟兄一直重在打‘肉体’这个点，而忽略了其他的需要，可能他们的擘饼聚会就枯干了，因为大家都在打‘肉体’；也可能在福音上枯竭了，因为都不传福音，都在打‘肉体’；同样的，更可能在事奉上枯竭了。所以，一定要多方同时顾到。

在彼此互相的聚会中，有话语供应

此外，有一个需要是非常急切的，但我们却一直没有好好的作。那就是在每一个彼此互相性的聚会中，如祷告聚会、擘饼聚会、交通聚会，都该有人抓住机会，有些话语的供应。据我所知，有些召会的祷告聚会，当众人来在一起时，是一点话语的带领也没有。他们仅仅唱首诗歌，然后有点祷告，再是一个报告，末了再有一点祷告，这样聚会就结束了。这种光景，实在不是正常，也不是正确的。

弟兄姊妹参加祷告聚会，有的刚得救，有的得救虽然一、二年，却不懂得怎样祷告，有的心情不够，有的是在受压中。这各种情形的人来在一起祷告，若是一点话语的带领都没有，那个祷告聚会定规淡而无味，下次众人就都不来了。有的祷告聚会，不仅在话语的带领上缺了，连对聚会的带领都缺，只听凭聚会像个无舵的船，要快要慢全凭风向，东风飘就往西方去，西风飘就向东方来。好像无论怎么飘，这个聚会总归是一小时多，只要把时间荡足了，聚会就结束了。请记住，这样的聚会不仅无法吸引人，也对不起主和弟兄姊妹。

所以，在擘饼聚会、祷告聚会、交通聚会等，这一类的聚会里，除了应有的带领之外，还该有一点话语的供应。这就是所有事奉的人，不能睡平安觉的原因。比方我在这里担负一点聚会的责任，为着祷告聚会我是不能平安，也没法平安的。我总得在那里想，怎样能打动这个祷告聚会。当然打动的方不外乎两件，一件是我们给人话语的带领；另一件是我们懂得如何带聚会，就是如何选诗歌，如何报告事项，如何打动弟兄姊妹的心情，帮助他们在聚会中一个个开口祷告，并且知道祷告时，那些话语是不需要说的，那些话语是应当释放的。

特别是尽话语职事的人，在每一次祷告聚会中，都得释放一点话语，但千万不要呆板的作。同样的原则，在擘饼聚会中也该释放一点话语，但不是呆板的。这个作法要很活，不一定是在擘饼之前释放，也不一定是在擘饼之后释放，或许就在我们传递饼杯时，你站起来交通一段话。这是不一定在那个时间作的，乃要我们完全跟随灵的空气；当然，所有尽话语职事，作出口的，必须是准备好，定规要在聚会中释放话语的。

关于擘饼聚会

有许多新得救的人，他们对擘饼的意义、擘饼的感觉、擘饼的灵感、和擘饼的领会，都没有多少的认识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，借着话语打动他们，将这些点打到他们里头。然而，这不是指教育性的打动，因为我们在祷告聚会里，可以有教育性的话语，但在擘饼聚会中，不可以有教育性的话语。这其中是有讲究的，并且这个讲究是很大的。在擘饼聚会里，不可以有什么教育性的东西；一有教育性的东西，擘饼聚会就被杀死了。若是在擘饼聚会里，要有一点教育性的话语，就要摆到擘饼之后。在擘饼之前，或是在传饼递杯时，所有要释放出来的话语，都不该是教育性的；因为一有教育性，就会杀死那个灵。若有教育性的话，比方要改正、开导、解说、讲明擘饼的意义，这些最好都摆在擘饼之后。等擘饼结束后，再来一个补充、改正、开导和说明，那是可以的。然而，在擘饼之前，以及在擘饼的过程里，千万不要有教育性的说话，因为那会把人完全从主里面带出来，去听人讲道。我们必须有一种话语，不把人从主里带出来，反而是越发把人带到主里去。

领人珍赏主的甘甜、荣美

二十多年前，我们在北方开始有聚会，每一次擘饼聚会时，都要起来说一段话。那时所说的话语，总不外乎叫人感觉主的甜美、主的荣耀、和主的荣美；每一次都是短短的一段话。有一次，聚会中正在唱诗、祷告，差不多就要传饼递杯时，我站起来说了一点话，说到福音书里有几次记载主耶稣受死的事。一次说到人膏祂是膏祂的头，（太二六 6~7，）一次说到人膏祂是膏祂的脚，（路七 36~38，）一次说到主降生时，人带着香膏而来，（太二 11，）还有一次说到祂死的时候，人带着香膏来安葬祂。（二六 12，可十六 1。）我一点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主耶稣从祂的头到祂的脚，对认识祂的人而言，都是香甜、可爱的；从祂的降生到祂的受死，在认识祂的人，欣赏祂的人来说，都是甜美、可爱的。这就叫弟兄姊妹认识，这一位乃是他们所纪念的主。

另有一次，在擘饼聚会中，我读以赛亚五十三章：‘祂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；…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，便心满意足。’（10 中～11 上。）接着我又读了诗篇的一个比方：‘我醒了的时候，必因见你的形像而心满意足。’（十七 15。）这是讲到两面的心满意足。我用很简单的话说到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，乃是主劳苦的果效；祂看见我们便心满意足。同时，主的桌子摆在这里，我们这些人来到主的桌子这里，好像睡醒的人一样。我们在世界里忙忙碌碌，天天糊里糊涂，然而我们坐在饼杯面前，乃是醒着的；我们醒在祂里面，得见祂的形像，我们也心满意足。这是一个两面得满足的故事；我们满足祂，祂也满足我们。然后，立刻题唱一首相关的诗歌。类似这样的情形很多，这虽不是教育性的，但里头却不知包括了多少教育。

再有一次，我站起来说，主已经得着了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（腓二 9。）然后我就在会中，一直说这个名，让弟兄姊妹看见，这个名是叫我们得救的，是叫我们归入的，是叫我们靠着祷告的，也是叫我们胜过撒但的；这一个名是这个，是那个等。我把圣经中所有关乎主的名和我们的关系，都在事先默想过。等到擘饼聚会时，就用十至十五分钟，专专说到主耶稣的名。那一点点的话语，就叫所有弟兄姊妹都被带到主的名里。这时，再来唱一首关于主名的诗歌，就很叫人受感动。

还有一次，我专讲饼和杯。那一篇信息话语很简单，乃是给大家看见，这个饼是生命的故事，这个杯是福分的故事。主的生命在这饼的象征里，给我们享受；神和祂自己的一切，又作了我们的福分，摆在这个杯里。在比这个更早一点的信息里，我专特的讲到这个杯。我是从杯的意义讲起；杯就是一个分，‘耶和華是我…杯中的分，’杯就是我们应得的一个分。（诗十六 5。）我们原来的分是神忿怒的杯，神应该量给我们忿怒的杯；那个忿怒的杯就是下火湖。启示录十四章说，有一班人的分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；（10；）那是他们的分，是神忿怒的杯。神量给他们一分是下火湖，那忿怒的杯。然而，到了主上十字架时，主所饮的杯成了神忿怒的杯。主说，‘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？’（约十八 11。）祂为我们喝了那个杯，一个火杯、忿怒的杯。神忿怒的火焚烧祂，所以祂在十字架上受死时，说祂渴了。这也就是祂在诗篇里所说的：‘我的骨头都脱了节。我的心如蜡，在我里面融化。…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。’（二二 14～15。）这描绘出主口中是怎样的干渴，也说出了祂的干渴是因祂喝了那个忿怒的杯。而后，祂流出血来，成功了救恩的杯，也就是福杯满溢的这个杯。

今天我们纪念祂，看见这杯的时候，应该知道，原来忿怒的杯是我们的分，但祂替我们喝了。然后，祂再把这个救恩的杯、福杯满溢的杯，递给我们。我们今天在擘饼纪念主时，乃是接受这个福分的杯。类似这样的经文，在圣经里有很多；并且这些话，在其他时候讲，如交通聚会或祷告聚会，还不太能吸引人，但在主日擘饼聚会中一讲，就很能吸引人。

在擘饼聚会中说到关乎主耶稣的身位、工作时，都不该是教育性的讲法，乃要用一种平常的讲法，一种爱情的讲法，好比人说到爱情故事一样，让人知道我们所爱的这一位，是何等的一位。举例来说，可以讲旧约的雅歌。比如在擘饼聚会里，读一段祂是白而且红，祂是超乎万人之上。（五 10。）然后再讲一点什么叫作‘白’，什么叫作‘而且红’，并要点出祂的美丽在那里，可爱在那里，叫人对主耶稣有实在、甜美的认识。擘饼聚会是纪念主的工作，荣耀、高举祂的名；所以，甚至祂的再来，我们都可以说一点。许多时候对主的再来，我们都能讲得很甜美，因为擘饼时有祂再来的故事。每逢我们吃饼喝杯时，乃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祂再来。主也对门徒说过，祂和他们喝了杯后就不再喝了，直等到主和他们在父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。（太二六 29。）这样一点的话语，很能把人带到主的再来里。人虽然在那里纪念主，但也都在仰望祂的再来。这样一个纪念的心，一个满了感觉的心，是最能打动人的。

需要话语职事的供应

每一个得救的人对主都有一点感情，我们若能打动他，他在这次擘饼之后，会巴不得下次再来。他既尝到了味道，得着了供应，自然是愿意再来。若是弟兄姊妹都像保罗弟兄，就不需要你我去打动他们；然而，他们许多都是刚得救的，实在需要得帮助，得供应。若是他们一次又一次来到聚会中，诗歌不会唱，祷告也不如别人，就只能一切都听别人的。别人若是讲些老生常谈的东西，不仅没有味道，还会叫人觉得疲劳轰炸。有时，整个聚会好像年长的人下楼梯一样，叫人捏把冷汗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这样的聚会一点也不能叫人的灵起来，不能叫人得饱足，叫人里面觉得甜美，有感动，更没有办法吸引人出代价前来聚会。

所以，我们不能怪聚会人数逐渐减少。这个责任大部分是在带聚会的人身上，尤其是那些话语服事的人。我们实在需要一种话语职事，在各种聚会里供应，并且不仅是供应，还要有些开导。比如在北方一带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固定居住的，流动性较少。有些初得救的弟兄姊妹，得救后一直留在那里，经过五年这样打根基的带领后，他们一到擘饼聚会，祷告和赞美都是很有味道的。

甚至在他们之后得救的人，周周听他们的祷告，也都能认识主的救恩。他们都能祷告说，‘主，你是太香甜了，从头到脚都值得我们来膏；主，你从生到死都值得我们来膏。主，你看见你劳苦的功效，就心满意足；我们今天坐在你眼前，好像醒过来的人，看见你，我们也心满意足。’许多人听了这样的祷告就开了。有些祷告，里面带着话语的供应，是满有亮光能供应人的。

若是我们的擘饼聚会，在话语上一贫如洗，没有什么可供应人的，那是非常可怜的。尤其对那些初得救的人来说，不仅没有什么得着，也没有听见什么示范性的内容，就会觉得这样的聚会毫无意义。不错，我们要在正确的立场上，但我们也该在正常的光景中。

尽话语职事需花工夫研究

因此，所有供应话语的人，都应该从现在起，天天在主面前花工夫，研究如何在擘饼聚会里用话语供应人。你们在擘饼聚会中所讲的，不是普通的讲台，不要带着教育的性质，乃要感性的，说一点话给人看见主的美丽，叫人会欣赏，会敬拜，并且心越发向着主。你们不能讲一篇道，叫人听了道，却把主忘记了。反而，你们那一篇话语，应该越讲越叫人看见主，越把人带到主面前。这不外乎是说到主的工作、身位，以及主的高举、主的名、主的荣耀和主的再来。主的大能也可以说一点，但在于怎么说。总要是感性的说法，说到神不仅仅是爱，祂的爱更是带着大能的，祂的能力是在祂的爱里显出来的；这就是个很甜美的说法。

说到主的大能时，不要只说主的大能，是一个非常大的能力，甚至比原子能还要大。那样说，容易使弟兄姊妹听一个大能的道，就忘了主的可爱。所以，说法上是有讲究的。我们要让圣徒知道主的大能是在祂的爱里，比方，有的母亲很爱她的孩子，却没有能力照顾他们；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祂在爱里有能力，而且祂的能力是在爱里显出来。这个说法，就让人不只听一个道，乃是感觉到有一位可爱的主，是大能的主。这样，你们就把人说到主面前，说到主里面；并且这不会打岔人敬拜的灵。

说到这些点时，要注意聚会的空气，有时是在开始时说，有时是刚好饼杯递到人手里，人正在那里接触饼、接触杯，我们就在这时说上几句话，配上那个接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正当饼依次传下去时，你们一句话一句话的跟着他们的传饼；这实在是味道，而不是平常的。当弟兄姊妹传饼时，你们就讲饼；饼传过之后，再讲那个杯。这些话跟着传饼递杯，实在是有一个甜美的味道。

人不会觉得你们是在那里说话，而会感觉有一种光景，把我们带到主的身边跟前。一个光景叫我们好像看见主的血在这里，流在我们眼前，却又是那么甘甜，给我们吸收到里面，喝到里面。这话语给人的供应，就是满了味道的。所以说，为主说话是有讲究的。

尽话语职事需全力摆上

故此，没有一个治理召会的人，或尽话语职事的人，能作一个简单的人。求主遮盖我，许多时候，当我在作一件事时，我是整个的摆上，因为不是那么的简单。好比一个工程师要设计一个图样，他若是老练的，定规在设计时，不眠不休；甚至吃饭时也在那里揣摩，半夜还在那里思想，有时还要去翻书，去参考各面的资料。如此他才能创作出一个图样，呈献在人面前。所以，这其中的确是有讲究，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在这里服事聚会，是常常着急的，因为你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

好比弟兄们来擘饼聚会，都是聚会时间到了才来。会前也没有想想怎么带领，等到坐下，七点半了，才开始想到要选诗，拿着诗歌本翻来翻去。唱完了，就来一个祷告，然后再唱，给人感觉好像是在敷衍时间。等到饼擘完、杯传完了，就站起来说，‘我有一点话要交通…’，说来说去，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这实在都是没有下过功夫。

一个聚会的负责人，应该在看到擘饼聚会不行后，天天都觉得不平安，吃不好也睡不稳，总是想着：‘下个主日的擘饼该怎么办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话语要怎么供应？聚会要怎么改进？’他总是不能睡平安觉的。这才是一个聚会负责人该有的态度。

有些人埋怨说材料不够。我刚出来事奉主时，是没有任何材料的，也没有什么人帮助我。在开头时，擘饼就是擘饼，但我就在那里揣摩。我想，公会里的老套，我们定规不能要，那怎么办呢？因此，我花了许多时间寻求。我要向你们见证，有好多的亮光，都是因为不平安才发现的。比方，你们开始觉得祷告聚会就是这样么？基督徒来在一起祷告就是这样么？这种祷告聚会，一点也不饱足，难道就这样么？你们若是如此，相信主会给你们看见，不应该这样。结果你们就会去寻求如何往前。

首先，我们得按原则，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什么叫祷告，要怎么祷告，大家共同祷告时是怎么祷告，祷告些什么事。然后，要立即找出东西来供应人。如此，圣徒绝对会一次比一次增加。我们每次都这样作，祷告聚会定规要改观，并且立即从十个人加到二十个，二十个人加到三十个，三十个人加到四十个；众圣徒个个都喜欢来祷告聚会。因为他们在聚会中得到供应，他们摸着了东西。这其中的讲究是很大的，并且越作，祷告聚会越活。

尽话语职事的专特托付

所有尽话语职事的人，要专专研究两类的话语职事，一类是能供应擘饼聚会的，另一类是专专供应祷告聚会的。每一个祷告聚会，你们都要释放一点话语，但不要占了祷告的时间，更不要抹煞祷告的灵，不要打岔别人祷告的心情。反而是要加强祷告的灵，启发祷告的灵，并打动人祷告的心情，开祷告的口。

若是人在聚会中不开口，但话语一释放人就开口，这就对了。我初次到马尼拉时，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他们最怕祷告聚会和擘饼聚会。我告诉他们，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擘饼聚会，其次就是祷告聚会。他们说什么会他们都聚得来，就是这两种会他们聚不起来。

我初到马尼拉时，就要求他们要正式有一个擘饼聚会，并且最好是摆在晚上。他们对我说，摆在白天都没有人来，摆在晚上更不会有人。我就在那里努力的改正他们；末了，召会聚会到会的记录，最好的就是擘饼聚会。现在马尼拉擘饼聚会的人数，比主日上午的人还要多；虽不是每次都如此，但经常是这样。而后，他们自己说，那实在是因为擘饼聚会里有东西。

可惜我在那里作的不够多，因为时间不长，不像我已往在北方所作的。已往在北方所以作得好，是有两个因素：一个是我留在那里有几年的时间，一个是我当时只专心作一个地方召会。在马尼拉就不是如此，我有许多别的事要作，所以是分心的，不能作得太好；而且我也不便把一个地方召会拿来自己作，通常都只能作顾问。这比我自己带总是差了一点。虽然如此，在原则上，我们总是有改进。

因此，我向你们众人题议，也是要求，你们都要试试看。从这时候起，你们不能只注意主日上午的讲台，你们必须改改擘饼聚会，拔高擘饼聚会。同时，要改你们的祷告聚会，提高祷告聚会。无论如何一定要有话语供应，并且不是老生常谈的话。你们必须研究专门的话语，今天实际的光景，就是你们自己要去挖，挖出金矿，挖出宝贝。

学习调节聚会

此外，你们要在聚会里有活动，也带聚会的人活动。这个活动是有讲究的，就是什么时候应该选诗，什么时候应该站起来报告，报告又该怎么报告，什么时候该请大家起来唱诗，什么时候可以请大家跪着唱诗，都有其讲究。有时当聚会起不来时，跪着唱诗就起来了。有时，大家坐着不太有感觉，但一站起来唱诗，灵就起来了。这是很希奇的。

这些站起来或跪下来的作法，并不是刻板的。有时人虽然站起来了，但那个站法是呆板的。然而，你若责备人站得不合式，可能半年之久，人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所以，不要那么刻板。人的身体有时需要坐一坐，有时需要站一站，有时需要走一走，有时需要躺一躺，需要各种姿势来调节人身体里的反应。所以，在聚会中需要有人带领聚会，在那里作合式的调节。然而，作调节的人必须看见，他们不是要代替弟兄姊妹，乃是要带领弟兄姊妹。圣灵常常是借着人行动的，在起初阶段，若没有调节的人，弟兄姊妹的灵很难起来。当你们一唱诗，一祷告，有那样的调节时，灵就活了。所以，我们都需要学习随从灵。

我们都需要学习调整、提高祷告聚会、擘饼聚会。若是有交通聚会，或者别种话语聚会，也都是这原则；你们要负责用话语供应弟兄姊妹。换句话说，在每一个聚会里都有人在调节；但不是人在那里调节，乃是人随着圣灵，调节整个聚会。同时，在每一个聚会里，都要有一点话语叫人得着帮助。这样聚会后，人一次过一次就都愿意来了。除非人有时间的限制，或是还有别的原因来不及。只要人在根本上是要主的，在会中又能得到属灵的供应，几乎都会喜欢聚会的。盼望弟兄姊妹能注意这一点。

第十二篇 话语重在供应人，治理重在建造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讲道不在乎高深，乃在乎弟兄姊妹实际的需要

前一篇信息说到，我们需要研究，如何用话语提高各种召会性的聚会，如祷告聚会，以及擘饼聚会。此外，在召会中，话语不重在题目高，内容深，乃重在实用不实用，活不活。千万不要以为‘重生’、‘对付罪’，这些题目别人都讲过了，你若再讲，对弟兄姊妹就太浅了，因为都听过了，所以就找别的题目讲。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我们的话语，乃是在于有没有需要。要观察召会中是不是有一班人，需要听见重生的信息；若有这个需要就必须讲，并且讲的时候要灵活。我相信即使是使徒保罗，有时也喜欢听别人传福音；甚至别人传福音，他也会得到供应。因为那个福音是活的。

有些弟兄们觉得在台北的聚会中站讲台不容易。在特别聚会中，好的道、高的道，差不多弟兄姊妹都听过了，所以讲台很难。一面，若讲得低，弟兄姊妹都听过了；另一面，讲得高，弟兄姊妹又构不上。事实上，讲台的基本问题，不是要高。我们永远不要在高的地方找路，那是错的。走路的人并不是爬到房顶上走，什么人想要爬到房顶上走，那是自找麻烦。我们走路，都是走容易走的路，通达的路，可以走十次、一百次、两百次。因为是通达的，所以非走不可。因此，我们不怕老旧的题目，只怕老旧的话语、老套的讲法。道可以一样，但必须有不同的讲法，那个道才是活的。所以，不要去花力气找高的道，那不一定管用。我们应当相信，神在召会中所兴起的执事，有些是供应召会新鲜的东西，有些则不一定如此。

许多弟兄姊妹不一定需要深的道，他们只需要平常的道，来得供应。在召会中，每天都有新得救的人，他们需要知道怎样奉献。然而，好些已经奉献过的人，需要知道怎样重新奉献自己，更新他们的奉献。所以，我们不一定需要那些高的道理，乃是需要花工夫，从主接受负担；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抓牢。我们要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是什么；我们不需要理会道的深浅，而要看今天召会的需要到底是什么。平日的讲台，和特别聚会总有不同。特别聚会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，借着释放信息，将召会该有的东西，种到圣徒里面，并且要消化这些信息。平时主日的讲台，则是为着应付一般弟兄姊妹的需要。所以，不需要从道的深浅着想，也不用管别人讲过没有，只要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需要；一有这个需要，就必须用活的话语来讲说。

我们虽然用老生常谈的题目，但一点也不必怕对弟兄姊妹太浅。道是一点也不怕浅的，有时，浅的道反而能供应人的深处。有一位在公会聚会的弟兄，常常来我们的聚会听福音的道。一九四二年阴历年，召会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转到我们中间。福音是最浅的道，人是听福音得救，他却是听福音，转了召会立场。所以，我们负话语责任的人，永远要转观念，不是在那里想这个道是深、是浅，还是这个道别人讲过没有。

我们不必想那些，乃要接受负担，看见弟兄姊妹到底需要什么。负担有了，就要寻求弟兄姊妹的需要，研究出活的路，并且讲的时候也要活。不是使话语活泼、流利动听，而是要说生命的话，能摸着人的灵，打动人的灵，叫人的灵起来，或者叫人的灵定罪自己，而叫人得释放。我们的力量、工夫要用在这里。

因此，我们需要去祷告，在主面前下功夫，对祂说，‘主，我今天要讲重生，你必须给我新鲜的话，活的话。’我们的话要说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使徒保罗若在这里，听了都要说他里头被摸着。我们的话语，要使老蒙恩的人得着新鲜的供应，像清晨的露水一样，又新鲜、又清凉、又滋润。虽然这是老道，不只自己听过了，甚至讲给别人听，还讲了几十次，并且到过许多地方，都讲重生，但却还能叫人灵里得着新鲜的供应。这就是活的话语。

话语职事不只要有中心，且要多方的供应圣徒

在一个地方召会中担负话语责任的人，必须学习在话语上，一面要有中心，一面要‘多才多艺’，有多方面话语的供应。不能说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只能专专传福音。我们需要负一点责任，寻求怎样带领家、排的负责人。我们必须拚出一点的话语，为着那些负责的弟兄；必须拚出一点的话语，为着供应人各面的需要。

比方我们的话语很有中心，说到基督、神的儿子、十字架、对付肉体等，这些都能供应一般的圣徒。然而，我们还得有一些话语，顾到那些服事的人。在一处的召会中，话语可以基督、神的儿子、十字架、对付肉体等为中心，但同时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话语。比方，我们若是天天吃牛肉，早晨吃，晚上吃，迟早会吃出毛病。人是需要各种维他命的营养；所以，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小菜。北方人还得加上大蒜，外国人还要加上咖啡。有的人加酱油，有的人加醋，醋还分酸醋或是甜醋。我们一直要学这个，否则弟兄姊妹只懂得一个真理，其他的全都不懂，就会偏了；这样，召会就会受到莫大的亏损。

若是弟兄姊妹有某一点的特长，却在其他方面欠缺了，这样，召会是吃不消的。除非我们不是照顾一处的召会，而是四处供应召会，便可以到每一处供应同一个点。例如，这两个月我在台南，便专门供应‘对付肉体’；下两个月我到台中，还是供应对付肉体；明年上半年到东京，也是对付肉体；明年下半年到纽约，还是对付肉体。这是可以的，因为各处召会都需要对付肉体。然而，我们若是在一处召会，今年讲对付肉体，明年讲对付肉体，后年还讲对付肉体，这就不行，这会使召会偏枯。

所以，凡是服事话语的人，都要学习‘多才多艺’。恩赐不是绝对的，不只是一样。好像军事家也能搞财政，搞财政的人也能办教育。一个大经济学家，若只对经济学专门，一点不懂军事，就不能带兵。以曾国藩为例，他是个文人，却能出来治平太平天国；他的军事调在政治里，所以他能胜利、成功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说，‘我这个人就是讲十字架的，专门对付肉体，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懂，也不讲。’

若我们是专门注重对付肉体的，就还得要学习如何传福音，如何教导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尽功用。我们的供应要多方，否则召会一定会偏枯。比方一个好的家庭主妇，她在配菜时，花样一定是不同的。她不会天天给人吃生红萝卜，炒红萝卜，或煮红萝卜。红萝卜虽好，但专吃红萝卜，迟早会吃出毛病。好比我们主日讲台是对付肉体，周四信息是对付肉体；这有一个中心是不错的。然而，在祷告聚会中，要配一点关于祷告的话语；在擘饼聚会里，要配一点关于敬拜的；在交通聚会中，要配一点关于事奉的；在对少数特别有事奉的人，要配一点如何担负责任的话语。这些都是附属的。中心是对付肉体、认识基督，但多方面话语的供应，乃是必需的。

另一面，召会中的话语，不能只有附属的，而没有一点中心；必须二者兼顾。圣经的教训就是这样；我们无法找出一卷书，是专讲一个题目的。比方，罗马书虽说到因信称义，有一个中心在这卷书信里，但在开头有问安的话，末了还有祝福的话，并且还顾到各方面，说到将身体献上、接纳人等。这些和因信称义都没有什么相干，但都挂在因信称义这个中心的信息上。又如以弗所书虽然高深，却也题到要孝敬父母，要爱妻子，服从丈夫，偷窃的不可再偷，不可含怒到日落等。这卷书虽然有一个中心，说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（一23，）却仍然挂着许多其他附带的题目。

我们在召会中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带人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认识十字架，认识肉体的对付，这是我们的中心；但我们还要多方面的供应，有时甚至需要一点安慰的道，甚至讲一点受苦难的话。这些都有其现实的需要，必须顾到。虽然这不一定摆在中心信息的地位上，但仍有其一定的需求。比方在一次祷告聚会末了，为着某一家受试炼的圣徒祷告，也为着一些失业、生病的弟兄姊妹代祷。

祷告完了，还剩十几分钟，我们就抓住机会，讲十几分钟苦难、试炼的道，使听的人受安慰，得鼓励。我们这样用一些话语结束祷告聚会，所有与会的人，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带回去，分享给在家里的人，使他们也得到鼓励和坚固。

这给我们看见，话语实在是活的，是多方的。所以，千万不要主日讲台讲完了，好像担子没有了，就可以舒舒服服；到了周四晚上，才又上十字架，站讲台。这是行不通，也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要学习‘多才多艺’，多方的顾到。或许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要讲试炼，是因着在祷告聚会里，听见弟兄姊妹祷告，知道有这个需要；也是因着有人在那里流泪，为着这一家的难处、苦难忧伤。祷告完了，我们便起来根据这些灵感，有些话语的交通。然而，这个灵感是出于平日的操练。神的圣灵永远无法感动一块石头，所以，我们必须平日有点准备。比方平日读过关于苦难的经节、书报，在里面有了一点构成。这样，在聚会中，虽然没有想到要讲苦难，但是灵里觉得弟兄姊妹需要这样一段话，就在关于苦难上安慰、坚固他们，在苦难上开导他们。这是需要许多预备的。

一个出名的戏剧家、歌唱家、或音乐家，都不是一步登天的，他们能功成名就，都是投注了全副的心血。一个戏剧家，必须天天在那里揣摩，走路怎么走，笑的时候怎样笑；用我们的话说，一笑就要能摸着人的感觉。好像他在台上笑，台下的观众摸着了那感觉，都跟着笑了。他一哭，台下的人也一同落泪。他的作工，或者他的唱工、对白，不是一天、一个月的工夫学得会的。他是天天在那里揣摩、练习、研究古今名家，但不是完全采用他们的，而是作资料、作参考，再加上自己的独创，有新的发明，才能自成一家。

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成为一个名家，而是我们要作得像个样子。千万不要以为，我们的道很丰富，不要说五十二周，即使是一百零四周，也都周周有道可讲。若是这样，就变作敷衍了事。我们要根据弟兄姊妹的光景，根据召会的现状，天天在那里揣摩，并用功读书。不能仅仅把材料拿来使用，结果篇篇都是参考材料，没有一点自己努力研读的东西。

我们若能好好用功，无论到什么场合，立刻能运用灵，接受负担，给人合式的供应。碰到结婚聚会的场合，我们能运用灵，知道这对夫妻需要什么话语，立刻能有话语出来；碰到安息聚会的场合，知道这一家需要什么安慰，或是坚固，立刻就能给人供应。这个讲究是很多的。

我们要成为一个‘多才多艺’的话语执事，但又是**有中心的**，而是**不偏离这中心的**。我们都需要学习这个多面的话语职事。弟兄们不要把**这个看得过于简单**，总要让你们的话语有中心，且能多方面的顾到，否则就会偏枯，一偏枯，召会就受到很大的亏损。尤其在今天，差不多同工们都是长久留在一个地方，顾到一个地方召会。这虽有其特长，但若是同工们话语职事不够多方，这个作法，是会叫召会受到相当亏损的。

说话时的姿态要合宜得体

所有释放话语的人，还得学习注意说话的姿态。话语的姿态就是**姿势和形态**；这与我们的天性非常有关。当然我们不注重外表，但姿态却对我们释放话语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的样子，可能会把我们的道减轻了。比方有些人讲道时，手势太多，很打岔，这需要改正。改正的方法，就是每逢讲一篇道之前，要先去对着镜子讲，看看自己的姿态如何，就会知道什么地方要改。

作工的人不能装假，但是每一个作工的人，也得有一个仪表。所谓仪表就是讲台上的姿态。所有作外交家的人，要学习三件重要的事，第一要学仪表。我们不能在一个大场合，却像个拍皮球的孩子一样。即使是运动员，也有他们的仪表。他们在球场上，无论是走路或跑步，都有他们的样子，并不是平常的走法或跑法。他们站着的时候，也有站着的仪表，叫人一看，就知道这是一个选手。

我们不能装假，一个作工的人越真越好，这是对的，但也该有个起码的仪表。我们看见姊妹们，要有对姊妹们的仪表，不能像对弟兄一样；对老年人，有我们对老年人的仪表；对新人，也有另外一个仪表。有些地方召会的长老，在接触人时随随便便，没有该有的仪表。有时外人来见他们，他们却表现得好像自己很特别，高人一等。这是官僚，不是作长老的仪表。作长老的必须有一个合式的样子：没有架子、认真、不造作、自然却不轻率、也不放松。这样，人便会觉得，这是个很稳重的人，有长老的仪表。这与人的天性、出生、教育环境、家庭背景都有关系。

一个外交家首要具备的一件事是仪表，第二件就是话语的能力。一个外交家要会说话；当有人对他持反对意见时，他要能说几句话，就叫人有所改观。其实，我们都是神国的大使，我们都是外交家，天天在地上和魔鬼的国办交涉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反对我们的人与我们一接触，只要谈上几句话，就敞开了。开头时他们可能不要主，后来他们改变了，接受了。所以，说话是作为外交家第二件必须学习的事。

第三，作外交家要学习涵养。有涵养的人，快乐时不一定让人知道，难过时也不一定告诉别人。有涵养的人，凡事都会给人留退步。比方即使被触犯了，也不立即动怒，总要在涵养里，回去想想看，有何根据或理由，可以清清楚楚的回应过去。不是人触犯我，我就立刻生气；也不是我高兴了，人要我作什么我都答应。一个有涵养的外交家，总是当一件事情临到时，会先和他的参谋、主管、秘书、顾问等专家，把各种条例、条约、利害关系等，统统翻出来，开会研究之后再作反应。

以上这三件事，是作为一个外交家，基本上都必须学习并具备的。若是学不好，即使有再大的学问，也没有一个能作好外交家。学问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仪表，并且要会说话，有涵养。不管人怎么惹他，他都不生气；怎么称赞他，他却因此随意答应人的要求。每一个事奉主的人，也都得学习这三件事。若是某一个弟兄触犯你，你立刻发脾气，某一个弟兄对你好，你立刻答应他的要求，这是绝对不合宜的。

在与人接触上的仪表，在讲台上的姿势和形态，都是必须注意的。然而，这要别人来改正比较难，最好是自己站在镜子前，好好观看，就能有许多的改正。比方有的弟兄，每逢站起来说话时，眉头就先皱两下；一个眉头高，一个眉头低。然后，头还要摆两摆；接着，第一句话才出来。我和这位弟兄已经认识二十几年，二十几年来，他说话的样子从来没有改变。有的弟兄在迎接外宾时，虽然热情，却是慌慌张张，很不得体。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握握手，又安静，又庄重。我们若是不得体，便会破坏人对我们的印象。

再者，我们在讲台上的姿势，不该人人都是一个样式。有位弟兄讲道时，穿着讲道袍，动也不动，一开口说‘神爱世人’，却很有感动力。另一位弟兄宋尚节，他讲道时，从台上跑到台下，又从台下转一转，再跑到台上；有时又哭又笑，又喊又叫，又跪又倒；有时学女人走路，学女人说话，简直失了体统。初听他讲道时，有些令人无法接受，但是听完他讲的道，真是把人征服了，并要佩服的说，‘一点也没有失体统，他作得都对。’所以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姿态，并不是有什么一定的规矩。

事实上，我们若稍微注意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难处。十年前在南京，有位弟兄讲道时，是边讲边提裤子，好像不提裤子就不会讲了。有的人道讲完了，腰带都歪了，自己还没感觉。有的人喜欢抓领带，不抓领带就不会讲。这虽然不是太重要，但对我们的话语却有影响。比方那位皱眉头的弟兄，最好不要在结婚聚会讲话，也不要再在安息聚会讲话。因为结婚是快乐的事，他眉头一皱，实在不合式那个场合；同样的，安息聚会里，人家已经够忧伤了，他再把眉头一皱，实在不得体。这样的人，在什么场合说话都不得体。

有些人则有合宜的仪表，他在快乐场合，虽不讲快乐，但得体；在忧伤的场合，他站起来说几句话，丧家难免有眼泪，却是非常得安慰。虽然他没有说多少话，但那个仪表很有讲究。

我和倪弟兄认识很久，总以为倪弟兄这个人相当属灵，不会注意这些小事。有一天，他教我怎样排诗歌的版。他说，诗歌印横的，感动力就轻；若印直的，一行一句，感动力就重。同一首诗歌，辞句一样，印成两种格式；一个是横的印，一个是直的印。我们读读、唱唱，感动力的确不同。我们是人，会受各方面的影响。感动力基本是圣灵，但是有一些阻力；用横的是阻力，用直的没有阻力，而是助力。所以我们仪表好，让圣灵感动人时，就除去阻力，并且还有一点助力。我们若仪表差，我们的仪表就是圣灵的阻力。

所以，我们话语的影响，有时因着为我们的仪表差，最少减了二分，有时还减四分；甚至在有的人身上全都没了，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仪表，就不听我们讲道，门便关了，整篇道都听不进去。

附带说一点，青年人绝不可像老年人一样；我们要很自然的，有一个适当、得体的仪表。我们癫狂是在神面前，谨守、规矩是在人面前；不过在人面前谨守也要有个分别。比方在父母跟前谨守，和在儿女跟前谨守，二者都是谨守，但那个仪表却是两样。在父母跟前是一个仪表，在儿女跟前又是一个仪表。这需要多下功夫研究。

召会的治理重在建造人

关于召会治理这一面，有一件事是我们各地召会所忽略的，就是我们领会召会的治理，好像都是治理事，再多领会一点，就是治理人，管理人。这不能说不对，但却不是召会治理的真正意义。召会的治理，实际上乃是重在建造人；并且这个人不是指单数的人，乃是指多数的人。召会的治理乃是重在把许多个人建造在一起。没有治理，就不能建造；但有了治理，还得建造在一起。

这一种建造的治理到底怎么作呢？比方台北召会有十二位长老，他们安排了二十八位家负责；这个安排，就有相当性质是建造的治理。原来这里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，他们爱主、追求属灵，各人爱各人的主，彼此有一点交通；各人有各人的属灵，彼此有一点来往，一同有些事奉，但没有一点具体的配搭。那个具体的配搭，需要召会中的治理。于是，十二位长老就花工夫留心观察，那一位弟兄，那一位姊妹，该在那一家作家负责，因而有了安排。如此，这个治理便很清楚，是带着建造的性质。然而，不能只停留在这里，还得更往前去。

比方长老们看见，有位弟兄应该作第一分家的家负责，但在这位弟兄身上，有点难处需要去掉。那一点难处若是不去掉，未来和别人一同负责任，便会有难处。于是长老们就在这个弟兄身上花工夫，为他祷告，与他交通。一次交通不成，两次交通不成，就更加为他祷告，再与他交通。一直祷告、交通，到一个合式的时候，就要和这位弟兄题起他身上的难处，并且给他一点供应，一点带领。他若接受，这个难处在他身上过去了，这位弟兄和别人一同配搭作家负责，自然就没有难处，并且能一直与人配搭。这就是建造。

如同要把一块石头，建造在另一块石头上时，这块石头底部必须是平的。如果石头底下有点突出的地方，就需要磨平；因为那个突出的地方若没有去掉，石头放上去是不牢固的。建造不只是把石头放上去，还得把石头突出的地方去掉，才能使这块石头建造上去。这就是治理。当治理的人看见一位弟兄是个材料，能作家负责，也有那个心情，只是缺了一些东西时，治理的人就要替他补上。这又如同造房子的人找石头，有时石头是合式的，但是石头角上多了点东西，这时就需要给它修平。如此，才能把它牢固的建造在其上。

有个分家的负责弟兄虽然不大讲话，不是个什么话语出口的人，但他在那个分家的治理，有一点这个味道。他在那里观察弟兄姊妹，看看那一个差不多了，应该给他们负点责任，或者他们还不够，还差一点，就请他们来操练。慢慢的，他们就可以负点责任了。这就是建造，就是治理。所以，能够有一个长老聚会，谈事务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，而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谈弟兄姊妹的情形，那是最好的。

长老们来在一起谈人，不是随便谈这个人长，那个人短；而是在那里研究，那一个分家的家负责实在尽职，实在有功用，但他身上有一个难处，还缺了些什么。或者那个弟兄实在不错，话语有一点，但是成为执事还不成形。几位弟兄便在那里研究出一个途径，来帮助他。或者某一位长老有负担，用半年的工夫带领他，使他一面被成全，一面继续尽话语的职事，边学边作。这样的治理就是有价值、有分量的。所以，治理不仅是处理一点事情，而是在那里帮助人、建造人。

可惜，我们这一面的治理至今仍然很缺。当某位弟兄有了问题，出了事情时，长老们研究怎样带领，怎样处理，怎样对付，这直接或间接都与建造发生关系。因为这个难处，我们若处置不好，对付不当，就会在弟兄姊妹中间闹故事，闹得弟兄姊妹们离心，出问题，结果就非常打岔彼此的建造。

当我在北方担起一个地方召会的责任时，这一方面我们作得相当多。甚至连救济贫穷的供给，都包括在治理里。我们一向不随便送钱给人，供给他。若要送，要供给，也是在治理的带领里，经过很好的考量，清楚这样送能叫他得益处。对一位有缺乏的弟兄，该怎样给他一个带领，那个带领就是治理。这是长老的事。长老是牧养的、是教导的、也是治理的；这三者连在一起，是不能分开的。当然，有的弟兄作长老擅长事务，有的擅于灵性造就。

一般而言，长老们都不单独作，乃是大家一同配搭，众人如同一人，从各方面来观察、寻求。若是我们的长老聚会，或是长老的治理，大部分时间、力量都消耗在事务上，召会就要吃亏；因为那种治理是事务性的，摸不着人的灵，摸不着人的灵性。召会的治理摸不着人的灵，摸不着人的灵性，召会就要受亏损。

长老聚会最低限度，必须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和力量，是用在人身上，用在灵性的造就上。至于单纯用在事务上的不能没有，但还得操练。这样一个治理，比单纯的治理事，更花力气，更费工夫。这是需要我们忍耐，需要我们有智慧，有刚强的意志，不顾人情，却又必须在爱里。就如医生给人治病一样，要在爱里对症下药，给人药吃，但该开刀时还得开刀。所以作长老的，在治理上必须软的、硬的、快的、慢的，轻重缓急都有分别，而非千篇一律。在这个人身上，可能要厉害的对付他；在那个人身上，可能需要很宽大的对待。人会奇怪你怎么对付那个人这么厉害，对付这个人又那么宽大。这些在在都需要学习。

所以，要去救人，不必学多少功课；要去造就人，叫一个个的人更属灵，也无须学多少功课；然而要在一个地方，用治理、用话语，建造一班神的儿女，使他们能够显出神的居所，显出基督身体的功用，那不知道要学多少功课。这些功课我们若不学，我们可能救一些罪人，甚至造就人属灵，但要我们把人建造成基督的身体，一个神的居所，我们却作不到。说得厉害一点，可能连我们自己也没有被建造。

若是那样，我们可能还作长老，作话语职事，但我们的治理和话语，最多只能叫人热心、爱主、个人属灵，却不能把人建造在一起，里面满了神的同在，身上满了神的主权；至终这班人成为神的居所，一个身体。这是神所要的。我们应当信，若是这样，我们福音的能力和果效，不知比现在要加多少倍。我们带人属灵、爱主，效能也要比今天加许多倍。

建造的召会要催促主的再来

实在说，神的祝福都在身体里，在神的居所里。现今虽是恩典时代，连天主教的人，神也给他们恩典。神叫日头上升，照恶人，也照好人；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（太五 45。）这是恩典。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说，天主教的人能在这个时代里满足神的心意，应付神的需要。

同样原则，我们能救一部分人，能造就一部分人属灵，但是那些都不能满足神的心愿所要的。神的心愿在这时代里所要的，乃是一个建造的身体，因为祂到永远里所作的，就是这个。

蒙神所拣选的人，今天若不被建造，总得有一天被建造。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看不见一堆散乱的蒙恩人；但我们会看见所有蒙恩的人，建造成一座城。那里有作根基的宝石、珍珠的门，还有许多城墙上的宝石，是建造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天若不肯建造，要到将来才建造么？我们虽然看不清楚，应当怎么建造，那是神的事；但神却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之后，应当被建造。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（弗二 22，彼前二 5。）神把各样恩赐赐下来，是要建造祂儿子的身体。（弗四 11~12。）如果我们羡慕恩赐，要羡慕这个能建造召会的恩赐。神要有一个居所，一个身体；两千年来，祂在这件事上很为难。叫人得救不难，叫人单纯属灵也不难，但要把一部分人建造成属灵的身体，团体的居所，的确是难。所以，在召会历史上看不见多少建造的光景。

有一次，我和史百克弟兄谈话时，他问我对主再来有什么感觉。我告诉他，虽然人都说今天世界的局面，实在是接近主再来了，但是我里头觉得，遥遥无期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说，‘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。’庄稼熟透了，可以收割了，是指主耶稣再来时，要收割成熟的信徒。然而，今日神的子民这庄稼熟透了么？不，我们只看见一片青苗。这样，庄稼的主人怎么回来收割？要收割什么呢？这是信徒被提、生命成熟的问题。今天召会如果积极追求、往前，被建造，信徒就能早日成熟，庄稼的主人便可以早来收割。种稻的人都知道，稻子若成熟得早，谁不喜欢早收割？然而，到了收割的时候，稻田若仍是一片青绿，自然是无法收割。

早在两千年前，主就曾说过，‘看哪，我必快来！’（启二二 7，12。）祂早想要再来。然而在地上，祂的庄稼尚未成熟，祂如何能早来？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的预言，不是系在时间上，乃是系在生命上。我们的生命若成熟得早，主便能早来；我们的生命若成熟得晚，主便来得晚。从这眼光看今日召会的光景，好一点的是一片青苗，不好的是一片荒芜，那里有建造？所以，一个稍微蒙主光照的人，会天天难过，喜乐不起来。最叫我们不喜乐的，就是召会建造的光景；我们天天为此忧伤。这并不是说，我们比别人有什么特别的，或有什么高人一等的，只是在别处根本谈不到召会的建造，而在我们中间建造的成分却也不多。我们固然要注意工作的开展，但我们更需要注意建造的问题。否则，主没有路，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也没有路。我们没有路，众人也都没有路。

现今是急切需要建造的时候。你我在这里注意主的工作，无论是治理或话语，甚至看望，在原则上都要抓牢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工作的结果，乃在于能建造人，能把人一个个建造成基督的身体，一个神在地上团体的器皿。神乃是要得着团体的器皿，而不是个人的器皿。

我们都承认，我们若只作单纯造就人、个人属灵的工作，我们差不多都够资格，都不必再学多少；但我们若要作一点建造的工作，就有许多功课需要学习，需要改正。我们的治理需要改正，话语需要改正，甚至看望都得改正，都得好好学功课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理以及话语，建造的成分仍然不多。

从此时起，各地的治理要注意不仅是治理事，也要治理人；并且不是治理个人，乃是治理众人，成为一个团体的器皿。我们需要在这点上花工夫，在这点上着手。不只我们自己被建造，学习一直和别人能配搭；还要学功课，研究方法，如何治理别人，带领别人。有缺的帮助人补上，多余的帮助人去掉，没有功用的为他加上一点功用，有功用的更启发他的功用，并且叫人一直能与别人配搭，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属灵，单独显出功用的，都是和别人相联，配搭着显出功用。这就给主预备一条很好的路，使祂能回来。

建造的工作需要在正确的立场上

为着主在这时代末了还有路可走，我们不能仅仅讲空洞的立场。然而要有建造，立场非确定不可；我们的立场若不确定，什么工作都不能作。此外，我们也需要识破仇敌的诡计。没有立场，个人能属灵，却仍在巴比伦；我们能像但以理一样属灵，却不能建造圣殿。我们若要一同建造，成为一个圣殿，一座圣城，非回耶路撒冷不可。所以，我们的立场要确定，否则不知会建造在什么地方。我们可以属灵在巴比伦，可以属灵在亚兰，可以属灵在叙利亚，可以属灵在撒玛利亚，可以分散着属灵；但要建造神的殿，不是在巴比伦，也不是在撒玛利亚，乃是在耶路撒冷。我们不能照着个人的主张，乃要回到当初先祖建殿的根基上，就是耶路撒冷。

这不是照着你的说法或我的说法，乃是照着使徒的亮光；使徒们从前在什么立场建造召会，你我要回到当初。所有召会立场的实行，都得回到起初的情形。不是行洒水礼，或是浸水礼，乃要回到起初的实行；起初是浸到水里，与基督一同埋葬。擘饼也是如此，不是大杯或小杯的问题，乃要回到起初。使徒们说，‘因着只有一个饼，我们虽多，还是一个身体，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。’（林前十17。）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杯。我们要回到起初，每件事都得回到起初。

起初就是我们的立场；召会的立场起初就是合一的，就是地方的。我们要回到圣经。圣经只说到，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（徒八 1，十一 22，）在安提阿的召会，（十三 1，）在哥林多的召会，（林前一 2，林后一 1，）在以弗所的召会，（启 1，）这就是召会的立场。我们不能随这个主张，也不能随那个主张，乃必须有个确定的立场，我们才能着手，死心塌地，一点没有疑问的建造神的家，作我们建造的工作。如果这个立场不确定，我们就不能谈建造的工作，只能谈一点救罪人，谈一点属灵的事，不能谈建造。

我们需要看见这两面，只有空洞的立场不行，还要有建造。然而，我们若没有主的同在，没有主的主权，祷告也不够多，肉体也没有对付，而只是一味的抓牢地方立场，这是没有价值的。我们有了属灵的实际，还要有立场，被建造；这是一个两面的原则，我们需要抓牢这原则。

主把我们兴起来，是大有用意的。我们在立场上，对神的儿女有很大的影响；所以，我们不能失去我们的目标，忘掉我们的职事，忘掉我们所该作的事。若是在这个立场上，你我能够忠信，多接受对付，多学功课，多倚靠主的恩典作建造的工作，那个影响是很大的。我们不只有立场，并且有一个实在的、属灵的东西，建造在这立场上，这个影响力对神的召会是难以估计的，对神的儿女更是如此。相信神在东方兴起我们，乃是为这事。所以，你我的眼睛要明亮，目标要清楚，看见今天神在这里所要我们作的是什么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神在这个时代里，在宇宙中，要作一个建造的工作，并且是作在一个立场上；你我在这里，要跟上神这个带领。

第十三篇 召会建造的立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一面看见召会的建造，一面也要看见在建造上所遇到的难处，就是关于召会的立场。最初在召会建造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生立场的问题；因为在初期，并没有分成许多的会。当耶路撒冷的众圣徒建造在一起时，就成为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；以弗所的圣徒被建造成在在以弗所的召会。然而，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以台北而言，就有浸信会、长老会、信义会、路德会、真理堂等；台北成了教堂林立的地方。

建造的立场不在于基督身量的多寡

我们一面需要建造召会，一面还得注意这个建造的立场。史百克弟兄认为该以基督身量的多少为准则，什么地方基督多，就可以与那个地方联合。我曾经当着史弟兄的面，反驳这个说法。若是你到了一个天主教团体，你不能说他们中间一点基督都没有。最低限度天主教承认圣经，承认三一神，承认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由童女马利亚所生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赎我们的罪，并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。这些都是天主教里正统的信仰。有些在天主教里得救的人，的确相当敬虔，甚至超过我们。他们有基督，我们是不是要加入他们？还是认为他们的基督不够多，所以再去设立一个基督多的召会？再者，史弟兄的说法没有确定的标准，如何能判断一个团体的基督多还是少。

我们所信仰并实行的召会立场

最近有位西国弟兄，因着受到史弟兄的影响，题出了许多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：我们说只有我们是召会，别人不是召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召会在地方上的行政问题如何？我便将我们这些年所看见、所信仰、所实行、所坚持的都告诉他。归纳为三个重点：第一，我们相信召会在宇宙中是独一的；第二，我们相信召会在每一个地方上的出现也该是一个，就如在耶路撒冷、安提阿、哥林多，都只有一个出现，一个召会。第三，我们相信所有在地方之外的立场，都是宗派，也是不该有的。

属灵的实际与召会的立场是两件分开的事

史百克弟兄对召会的立场，很不以为然。一面，他不称义召会独一的地方立场；另一面，他也定罪组织的基督教。有位弟兄根据史弟兄所定罪组织的基督教问他说，‘假使在一个城里，有五班脱离组织基督教的人，彼此又合不在一起，便有五个独立的聚会。请问他们那一个对？或者都不对？’史弟兄很快的回答说，‘没有一个绝对的对，都是相对的对。’这弟兄再问：‘相对的对是怎样的对法？’史弟兄回答：‘该以基督的身量作比较，谁基督的身量多，谁就对的多；谁基督的身量少，谁就对的少。’

当时我原是在作翻译，后来也加入讨论。我举天主教为例，问他们天主教里有没有基督？又说这二、三百年来，最叫我们在生命上得帮助的是盖恩夫人，她不仅有基督的身量，也满有基督，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。然而，盖恩夫人在哪里？她在大家都定罪的天主教里。我们应该清楚属灵和召会立场，乃是两件事。盖恩夫人实在有属灵的实际，但是她没有召会的立场。梅尔博士（F. B. Meyer）是史百克弟兄极为推崇的人，但是梅尔一直到去世，都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里。如此，我们能否根据他的属灵，并在他身上基督的分量，称义他所在的组织基督教是相对的对？另一位近代属灵的人慕安得烈，也是在组织基督教里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属灵的实际，来定规他召会的立场如何。

神要祂的子民留在以色列地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敬拜祂；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神的立场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过了七十年，时期满足以后，有人喊着该回到耶路撒冷，不应该再留在巴比伦。若是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，站起来告诉大家，不要在乎耶路撒冷或巴比伦，全在于属灵的身量，只要在乎属灵；结果，但以理是最属灵的，用新约的话说，他满有基督，这样一个满有基督、属灵的人，选择了留在巴比伦。那些归回耶路撒冷的人，还不如但以理属灵，他们中间有意见也有软弱，甚至有人娶了外邦女子，他们的灵性比但以理差得太多。然而我们要问，是但以理站的地方对，还是这些软弱不属灵的人站的地方对？这给我们清楚看见，属灵是一件事，召会的立场又是一件事。一个人可能很属灵，却完全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。但以理在错误的立场上，乃是出于神主宰的安排，并非得已；他人虽在巴比伦，心却是在耶路撒冷。

有一天，史弟兄反问我：‘地方立场是什么意思？’我就举例说明。首先，我画一个圆圈形容那个是耶路撒冷，所有在耶路撒冷得救的人，都在那里聚集，称作在耶路撒冷的召会。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就是耶路撒冷召会的立场，意即召会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。然后，我再画一个圆圈，举例为哥林多的召会。原本在哥林多是一个召会，但是其中有人分了派别，保罗派的人成立了保罗会。之后，保罗会里有人甚至跑到撒玛利亚，标榜他们是在撒玛利亚的保罗会。在哥林多开头时只有一个召会，就是在哥林多的召会；哥林多那个地方即哥林多召会的立场。等到他们分了派别，有保罗会、亚波罗会、矶法会、基督会等，他们就都失去了地方立场。保罗会以保罗为立场，亚波罗会以亚波罗为立场。

所以，保罗会的人到了撒玛利亚，就设立了一个在撒玛利亚的保罗会，以保罗为立场，而不以撒玛利亚那地方为立场。若是有一天，从耶路撒冷召会有弟兄到了撒玛利亚，他们来到弟兄们的聚集，却发现那是保罗会。于是，他们向保罗会的人解释，他们只能是主的召会，不能是保罗会。然而，对方坚持一定要保罗会，所以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，只好不与他们一同聚集，便在撒玛利亚另兴起一个聚会。如此一来，在撒玛利亚有了两个会；那个站住地方立场的，定规不是保罗会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可能在对的立场上的人，非常属肉体，但在保罗立场上的弟兄们却非常属灵，个个都满了基督，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人来到撒玛利亚，若是以基督作准则，是否就该到保罗会？第二天早晨，史弟兄在聚会中说到基督，到一个地步，竟然不讲理的说，‘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，把召会弄成小召会，都限制在这个立场上了。’当时我心平静气的替他翻译，但是里面非常不舒服；那是一个真理的问题，好像算数二加二等于四，怎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呢？史弟兄也看出事情到了为难的僵局，他像个政治家一样，隔天就将那个谈话聚会停了，理由是他和另一位西国弟兄，对我们的回答十分满意，没有再讨论的必要。这就是那件事的结局。

不能偏重属灵而忽略召会的立场

建造召会如同建造房子一样，必须要有立场。史弟兄太注意属灵而轻忽了立场；他在贵橡（Honor Oak）的工作相当属灵，但是因着忽略了立场，（求主用血遮盖我们讨论他的工作，）他的工作没有前途。因着他们忽略立场而注重属灵，人人到伦敦贵橡去聚会，都是去学习属灵的事，也实在能得着属灵的帮助，但是当人往外去时，就不知要到何处去了。

伦敦原本有很好弟兄们的聚会，也有潘汤的聚会，起码这些聚会都不是在组织里的。为什么史弟兄不把自己摆在他们中间，还要与他们有分别，在伦敦贵橡另起一个聚会？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。或许史弟兄要回答说，因为在那些地方不属灵。若是如此，从贵橡到别处去的弟兄们，要到那里聚会？到长老会去么？若是长老会不属灵，到浸信会去么？若是浸信会不能属灵，就只好随着史弟兄的脚踪另起聚会么？属灵是相对的，立场却是绝对的。

我们一面接受史弟兄的帮助，也敬重他属灵的那一分；正如我们接受盖恩夫人的帮助，敬重她属灵的那一分。然而另一面，我们绝对非议盖恩夫人的立场，这原则也同样用于史弟兄。史弟兄属灵的那一分，我们实在钦佩，但是他对于召会的立场，我们绝对非议。我们不只不接受他的改正，反而要非议他。这绝对是一个真理的问题。若是没有召会的立场，人到伦敦的贵橡得着帮助，离开后就无处可去，无路可走；因为他们有属灵，却没有立场。

所以，从贵橡出来的人，到了世界别的地方，就成为流荡的。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弟兄们都像他们，作流荡的星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若是今天台湾五十几处召会，都寻求属灵，就会发生难处与危险。史弟兄强调属灵，那是太主观了。他在伦敦贵橡可以那样作，但他不能以伦敦的作风来改正东方；这个改正会使我们整个工作解体，使我们落到许多宗派的光景中。

站住地方立场，行在真理的路上

我们将这些事向你们陈明，你们或许不一定领会我们的用意有多远。我说这些事乃是为着将来，为着我们在各地工作的门。今天在全地上，得救的人从东西南北各地来在一起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你我要建造主的召会，就必须懂得什么叫作召会的立场，否则就无法有建造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采用闭关的作法，凡是西国人一概不要；我们还得接纳，并承认他们是弟兄。我们在这里如何应付与处理，对待他们该到怎样的程度，是需要有分别，有分寸。否则，我们所作的许多工作，会好比推磨，磨了很久的豆腐，却被两桶水给冲走了。

如果我们认为不必争这一条路，应该像公会那样无所谓的宽大，我们就该去走那条路，不必花工夫为着立场争战。然而，我们愿意所有神的儿女知道，在那里没有神的路，也不会有建造。他们最多只能叫人得救，得到一些属灵上的造就。这三十年来，主给我们看见要有召会的建造，一面要抓牢属灵，一面要抓牢立场。只有属灵没有立场，没有建造，会使弟兄们无路可走。若是我们改变态度，取消立场的观念，弟兄们立刻会无路可走，成了无所适从流荡的星。

再者，每件事都有其原理和定律。若是我们不走真理的路，自然有人会走。然而到那一天，走真理路的人会质问我，使我们无言以对。我们会经不起质问，因为我们没有行在真理中。正如有人认为不需要受浸，只要撒水就可以；然而有一天，受浸的弟兄会来质问他，他就会无话可答，只能落在真理的定罪之下。所以，为着神建造的路，我们必须看准立场。召会的立场必须坚定，建造才有路。

我们的确需要爱主、属灵，而要有神的调和，要有神的权柄，才能与别人联起来。然而，联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在浸信会、信义会里，乃是联在召会的立场上。在这样的立场上，你有道可讲，有话可讲，也有理可讲，因为事实及真理都在这里；并且你能讲得井然有序。这才是建造；建造的路径就在这里。若非如此，你的话只能说一半，就如史弟兄只能说一半，因为下文乃是飘荡的。

求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将这件事看得清楚。我们承认这些西国弟兄都是好弟兄，心里也很清洁；但是难处就在于真理的亮光不够，立场不清楚，加上西方的优越感，使我们毫无办法。他们若是没有西方的优越感，肯虚心的与我们坐下好好谈主的话，他们渐渐就会清楚。因着西方的优越感，事情一落到他们手中，他们就要改，都是他们对；这使得他们无法看见亮光，也使我们为难，而感束手无策。

今天在地上，不仅一般组织的基督教里有难处，连这样属灵、清心的人，如史弟兄他们，也是同样的光景。他们的作法和看法，逼得我们即使不与他们决裂，也只得望之生畏，采取客卿相安的消极态度，而谈不上积极的交通，更无法建造。

反之，若是我们与他们采取积极的态度，一切都将解体。我们并非无路可走，只是在与他们的关系里，我们无路可去，所以宁肯选择停在这里。

召会的问题并不简单，我们应该看见真理的路在那里，召会的立场在那里。历代主给前人属灵的丰富，不论他们在什么立场上我们都接受。然而，我们确实知道，主要我们走什么路，这是别人不能改正我们的。他们的属灵是我们所羡慕的，却不是我们的见证。我们确知神在东方兴起我们，乃是为着召会的立场。

一九三七年倪弟兄讲安提阿路线的原则时，着重的讲到地方召会。第一次因着他生病，我不得已只好代他讲。第二次他重新再讲一遍，笔记的记录后来作成了‘工作的再思’出版。那是倪弟兄自己的亮光，这些话语二十年来，在我们中间越过越清楚。我虽然告诉你们这么多，却无法表明事情的全部。我的用意是要你们明了大局，这与我们今后的治理非常有关。

今天世界的交通便利、普及，从各地来交通的人都有。西国的弟兄也许属灵，也相当的好，但你们必须注意各面的难处和危险。我无法全盘托出，但请求你们相信，我这样恳切的说话，绝不是两三分钟的断案，乃是在我里面几个月来的考量。我必须对我的说话负责，但你们也要正确的领会，我们不是与西方决裂，我们不是东方的宗派。我们要清楚主在东方兴起我们作什么，我们该知道我们是谁，也该知道人家有什么，我们该得着什么帮助。所谓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，也才不致亏负主所交托我们的。

第十四篇 恢复召会的立场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主在东方开头的恢复

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，主在这个时代兴起我们，是要我们作什么见证。然而，无论我们说了多少，这些事都还需要神的异象和启示，使我们能有真实的看见。

在东方工作最开头的时候，神给我们感觉，基督教的光景不太正确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我们对于当前的基督教，就打了问号，发生了疑问。因着这样生发疑问，我们就一面注意基督教现实的光景，一面查读主的话语。结果我们很容易的找出，也看出好些基督教的情形，都是不合于圣经的。所以在最初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点一点的，丢弃那些不合圣经的情形。丢弃之后，我们又尽力在每一点上，竭力回到圣经原初的样子。这可说是一个开头的恢复。

这个恢复在我们中间开头的时候，并不是立时就恢复许多，乃是一点一点的恢复。头几年，那个恢复的进度可说是相当的快，最早约在一九二二年左右。正式开始的恢复，要从一九二四年算起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，才可说恢复得相当完全，也恢复到了一个段落。

恢复召会的立场

这个恢复乃是到恢复召会立场时，才告一段落。在这恢复开头不久，约是一九二五年左右，我们就很清楚，召会不该分宗派；召会乃是一个，应该是合一的。召会若分作各种的宗派，就是罪恶。那时我们已能讲一点关于宗派的道，不过对于什么叫作宗派，还不太能讲得清楚。乃是到了一九二八年，最晚是到了一九三一年，我们对宗派的定义，才算能讲得比从前清楚。我们知道召会若有了特别名称，有了特别交通，有了特别的信仰，就是宗派。然而，对于召会这个地方的立场，我们还没有看得非常清楚。

当时，召会的合一我们看清楚了，召会不该分宗派我们看清楚了，宗派的意义我们也有一点说明白了，但是对召会的出现，是在一个地方的地方上，这个亮光乃是一直到了一九三四年，才在我们中间释放得清清楚楚、正正确确。就我们中间许多人而言，乃是到了一九三二年，我们才清楚关于召会的立场。

倪弟兄看见召会立场

在‘教会的正统’一书最早的版本（重庆版）中，倪弟兄在内文明说，在一九三三年，他到欧美各地走了一趟，接触到欧美各地相当像样的弟兄会。此外，他还接触了许多有分量、有名望的属灵人，和他们一同聚会；那是他头一次接触史百克弟兄。

倪弟兄那一次是受英国伦敦弟兄们的邀请，然而，他和弟兄们讲得很清楚，他和他们有交通，并不表示他参加所谓的弟兄会。因此，他那次到英国，并不受弟兄们的约束。所以，他在弟兄们之外，找到那些认识主的人，并且和他们有私人的交通。他在‘教会的正统’一书中，说到这件事。

倪弟兄在国外，看见好些地方，有的聚会像是非拉铁非，有起初复兴的样子，就是主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预言的光景。有的地方，毫无疑问已经变作老底嘉。那些地方的光景，都不能一概而论，有的是落在罪里，有的仍然站住当初复兴的水准，也有的地方分了又分。倪弟兄看见那些光景，尤其是看见那种分的光景，里头生发了一个疑问：弟兄们这样分，到底是以什么作断定？

从那时起，他就花了相当的工夫，把全本圣经里有关召会的问题都研读过。读过之后，他从神的话语里清楚看见，召会在宇宙中只有一个，但在地方上出现时，乃是一地一地的；也就是一个地方单位只能有一个出现。倪弟兄因着弟兄们分而又分的背景，去研读神的话，而从神的话中读出亮光，看见召会不能有其他的分别，只能有地方的分别。哥林多可以和以弗所是两个，以弗所可以和耶路撒冷是两个，但是在耶路撒冷无法是两个，更无法是两个以上。同样的，在以弗所也没有办法是两个，更没有办法是两个以上。这是倪弟兄从神的话里清楚看见的。

倪弟兄在那次出国前，一九三三年四月到了北方，有六天住在我家。他出国后，一直到秋天才回来。在那期间，我们在北方一直有聚会。虽然工作已经开始，但我个人还留在职业里，因此我曾和他交通到，关于带职业和全时间事奉的事。我想知道他的感觉，然而，他通常不太给人什么断案。他只告诉我说，‘弟兄，不太清楚的时候，要等等看。’之后，他就出国了。

到了秋天，我为着主要把我从职业里带出来这事，里头相当挣扎。正当这个时候，我接到倪弟兄从国外来的一封信。那是他从欧洲回中国的途中，船在地中海航行时所寄出的。这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很大的印证。信上的话只简单的说，‘常受弟兄：关于你的前途，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。你感觉如何？愿主引导你。’

因着信是由地中海转到上海，再由上海转到我手里，所以当我接到信时，已是他写信之后一个多月了。这时我已经辞掉了职业，到东北工作了三周。我从东北回来，读了这封信，得着莫大的鼓舞。因为这封信给我的印证太强，叫我看见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就是我和倪弟兄分离半年之久，他素来不常和我通信，竟然会如此应时的给我这样一封信，一点客套话也没有，只简单明了的说到，他对我离职全时间事奉的感觉。

最令人赞叹的是，倪弟兄写那封信时，正是我在主面前挣扎是否要离开职业。因着这信给我的印证太强，我深深觉得里头有主的引导，就定规要到上海见倪弟兄。我接到信不久，倪弟兄也到了上海，就在那个秋天我去了上海；那是我头一次到上海。

倪弟兄说他清楚看见地方立场的亮光，应该是我到上海的那个时候。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回来，从神的话语里看见这点。在那个同时，他更看见属灵一面的中心亮光，就是基督是中心，基督是普及。于是，他定规在一九三四年一月，召开全国性的特别聚会。那时我已经到了上海，他就要我帮忙作些答覆属灵问题信件的工作。

读过‘通问汇刊’的人都知道，这分刊物里有一篇非常长的文字，就是我替倪弟兄答覆广州谢天恩弟兄的一封信，里头大部分是关于答覆宗派问题的事。因为在那时，我们非常注意两件事，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宗派的；我们还没有看见立场的问题。只有倪弟兄里头清楚立场的问题，我们却还没有看见；我们只觉得召会需要合一，宗派是不对的。

召会立场的确定

我回覆谢天恩弟兄的这封长信，可说是在福音书房的第一篇文字发表。我花了相当多的工夫写这篇文章，虽是一封信，但其分量不亚于一分小册子。信中有多处说到关乎宗派的问题，告诉人宗派是什么，宗派的意义是什么。那时，就我个人来说，关于召会的立场还不清楚。我认识合一，认识宗派是什么，也能说得出来，但所谓召会的立场，以及究竟召会是有怎样一个立场，我并不明白。不仅我个人不清楚，其他的同工们也都不清楚，只有倪弟兄里头清楚。

那一次特别聚会，从北方就约有一百二十位弟兄姊妹赴会，从东北去的也不少。可以说，那个特别聚会对于召会的往前而言，是个很大的转捩点；对我个人影响也是很大。众人从交通里看见宗派的罪恶，和召会合一的需要。所以，有些感觉沉重的同工，在那时就下定决心，要走这条路。

特会过后，我和从北方来的弟兄们，有些是从北平来的，搭船一同回到北方。然而，那时还有许多外埠来的弟兄们，一同留在上海没有散开。他们众人要求倪弟兄有一个查经聚会，因为各地有好些聚会兴起，从前的背景都是在基督教各公会里，现在他们脱离公会，脱离宗派，但不知该如何聚会。所以，他们要求倪弟兄带领查经，帮助大家知道如何聚会。倪弟兄答应他们，就带领了一段时期的查经，以后这个稿子编写出来，就成为‘聚会的生活’一书。

在查读‘聚会的生活’时，我已经到北方，并没有在现场。等到过了四个月，我再从北方回上海时，那个查经聚会已经结束。回到上海后，我只听见有这个查经，并没有看到任何记录，也没有人有速记。等到倪弟兄把稿子修好后，就交在我手里，要我为他写一篇序。我便仔细读了那几篇信息，也就了解整个查经的内容。从那时起，我里头就有很深的印象，明白召会的出现，乃是地方的；而‘出现’两个字并不是那时用的，乃是逐渐才有的。可以说，是在一九五〇年，我们在台湾才开始使用‘出现’二字，并且说到召会的界限是地方的。乃是从那时起，弟兄们中间才谈起地方问题；地方的亮光乃是从那时才确定。因着地方的亮光确定了，所以召会的立场，在我们中间也就确定了。

因着倪弟兄那一次的特别聚会，把基督作中心的信息释放得那么重、那么清楚、那么有分量，同时把召会立场看得那么确定；所以，到了一九三四年，主在我们中间的恢复，进入了一个很大的里程。我们看见了召会的内容，乃是以基督作中心，作普及；召会的外在，是以地方为立场。到那时，不仅倪弟兄个人清楚这一切，甚至我们这一班同工，也都相当的清楚。

各处热烈脱离宗派

到一九三四年时，各地脱离宗派的人，实在是相当的多。那可说是一个潮流，几乎各地都是风起云涌。当时写到上海召会的信，每天都如雪片飞来，几乎封封都是说到脱离宗派的事。有些信不是给我个人的，是给别的同工的，但也都会转到我这里，因为那时我正在代编‘通问汇刊’。我们从信中看到许多脱离宗派的故事，南方、北方、华中，各地都有信件来到我们手中。甚至连西教士也被我们震动了，有些内地会的西教士，也为此特别召开聚会，来应付这样的局面。在他们眼里，这种情形是一个基督教的革命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；到处都在脱离宗派，并且脱离得很成功，很彻底。

在那些脱离宗派的人中，有一个风气，就是不暗暗的脱离宗派，都是正大光明的脱离。在他们决定脱离后，都是好好的写了一封信，盖上自己的私章，告诉他们所在的公会，把他们的名字从宗派的名册上去掉；他们作的都是相当正式。虽然弟兄们没有作成规例，但那时的风气是如此，都是正式写信声明脱离宗派。附和的情形是相当热烈，相当汹涌。

我们该维持的一个见证

到了一九三五年初，少数同工们觉得，这样脱离宗派的潮流，不一定完全对，因为里头有很复杂的问题。所以，倪弟兄就很郑重的向同工们声明，我们的见证不是仅仅一个脱离宗派；我们的见证乃是基督，基督作救主，基督作生命，基督作得胜的王，作万有的主，基督作中心，基督作普及。他清楚指明，基督的见证完全是在召会里，而召会是合一的，召会的立场是地方的。那时，这些事可以说是相当清楚了。而后，到了一九三七年，倪弟兄更进一步说到，设立一地一地的召会，维持主的见证。这就是‘工作的再思’一书里的信息。

主在东方兴起我们所维持的见证，就是基督在召会里得着彰显的见证。这一个见证包括人的得救、属灵，并且包括众圣徒在一个地方、一个地方被主建立，成为神一个团体的居所，作基督的身体，叫基督借着这团体的器皿得着彰显。另一面，召会虽然出现在一个一个地方，但各地的召会，乃是在这个见证上一致而有交通。这就是主在东方所给我们看见，要我们维持的一个见证。

主所给我们的特别托付

我们绝对承认在救恩这点上，神在我们之外也作了许多。神借着各式各样的工人，用各种样的方式，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。所以，在救恩这一面，神的确在我们之外作了许多。甚且在福音上，有好些带人得救的路，我们还得取法于别人。其次，在生命上，神也借着一些人作了许多，并且作得相当不错。这不只在西方是如此，在中国也是这样，比方带领人属灵，带领人奉献、爱主，带领人学习活在主面前、敬畏主、与主同行等，这无论在东方或西方，主都作了许多。

然而，关乎一地一个召会，一个建造，一地一个身体的出现，这是神在东方所给我们特别的托付。在我们之外，没有人注意这点；不仅别人没有，甚至我们还为此被群起攻之。在我们之外，有许多人就是因着这点攻击我们。他们说，只要属灵，并带人属灵就够了，何必在乎在那里聚会。他们认为一个人得救了，只要能属灵就够了，无须在意有没有被建造在一地一地，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出现。因为若是如此，只谈得救，只谈属灵，就没有宗派的问题，也没有召会的问题，更没有召会立场的问题。这样，人在天主教里能得救，在长老会里能得救；在天主教里能属灵，在长老会里也能属灵。这就是当时的光景。

那时，人不仅觉得自己能属灵，并且他们这班属灵的人，能在灵里团结一致。有位长老会的头号牧师姓贾，和一位贵格会的头号牧师姓高，以及一位相当属灵的人姓成，他们都是相当属灵的人。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基督里，在圣灵里，他们能在属灵上团结起来，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，一同顾到属灵的工作。于是，他们这些属灵人团结在一起，办了一分‘灵光报’，请李渊如姊妹作报纸的主编。一九二五年，当李渊如姊妹看见召会的合一，宗派的罪恶时，就不愿再作主编，想要辞去。那些牧师当然不会同意。后来，正逢北伐，共军混在国军里头，到南京大大焚烧教堂，捉拿传道人。灵光报社自无幸免，也被焚毁。

这些属灵的人，我是相当敬仰他们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能从清洁的良心见证说，他们都是活在主面前，很敬虔的人。然而，地方立场，基督身体的建造，这不是一个职事的问题，乃是见证的问题。贾牧师、成牧师都和我个人谈过话，我只能低头在他们跟前受教，承认他们是敬畏主，属灵的人，是活在神面前的老前辈。然而，他们对主所托付我们的，这一个身体在地方上出现的见证，并不懂得，也不认识。他们甚至劝我，不必如此坚持这一点。

一九三七年，有一次我从天津去上海，中途在火车上遇到那位成牧师，我们谈了一段话。谈话内容，我虽不是记得很清楚，但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他劝我不必如此坚持，只要能救人，带人属灵，热切传福音，传讲神的真理，叫人得着栽培和成全，就已经难能可贵，已经相当高，并且已经是基督徒最高的境界。他的态度很诚恳，也很爱护、佩服我们。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，从我们的谈吐和表露，他知道我们的真理相当清楚，也相当有根基。所以，那时不仅成牧师爱护我们，包括贾牧师在内，对我们也是爱护有加。我们在主面前也很尊敬他们，就像尊敬老前辈一样。另有一位丁牧师，直到他故去前，我们还和他有交通，是很敬佩他的。当时我不过三十多岁，他却已经七十多岁，是个活在主面前的老人家。我很敬爱他，他也很宝爱我们。

这些前辈们都觉得，我们这些青年人前途不要，只单单要为主活着，实在难能可贵，所以很重看我们。然而，在他们的感觉里，总觉得我们这班青年人有点太过了。他们曾明白的表示，今天在中国基督教中的佼佼者，就属我们这一班人。我们如果能好好改变为一个中庸的态度，在中国的召会就完全是以我们为中心，中国召会的前途就在我们身上。不过，我们当时那个样子，在他们看来，好像走了一点极端，偏向一面。

然而，在我们的感觉里，我们看见主的见证是有时代性的。前辈们那一代，有他们的看见和实行，但主没有意思要我们守着他们那一代的见证。主是行动的，祂要继续往前；这是我们的领会。所以，对他们属灵的那一分，我们是又敬又爱，然而我们的确知道，神在中国还要往前走一步路。那不仅是个人得救、属灵的问题，乃是主要在一地一地，作出祂身体的见证，也就是所谓召会的见证，使基督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，从其中能彰显祂自己。这是主在二十多年前所给我们看见的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们经过许多的波折，许多的打击，也受到一些影响，但我们仍没有放弃作这样的见证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碰过属灵人物，也碰过福音大汉；这些属灵人物和福音大汉，对我们都是一个影响。我们看见，论福音的能力我们不如他们；论属灵的某一点，似乎我们也不如他们。然而，我们觉得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我们非抓牢不可。

有时我们也会怀疑，是否我们真的走了极端，为什么在福音上那样有能力的人，他们不注意这事？为什么那样属灵的人也不注意这事，反倒我们这些福音能力赶不上人，在属灵的某一点上不及人的，偏偏注意这一点？二十多年来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常常受到试验。然而我们能见证，每逢我们经过试验，在事情经过后，我们里头都更加清楚。主今天在地上，不是只要得着人的灵魂，不是只要得着个人的属灵，主乃是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，建造祂团体的见证。这一点我们是相当清楚的。

我们遇见的难题与出路

我们曾经研究，那些有属灵能力，并且相当属灵的人，不在这个见证里，所带给我们的困扰该如何因应。我们曾为此在主面前寻求，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。现实的情形是，在我们之外，有的人实在很有福音的能力。举例而言，一九三五年，当我们清楚看见这个见证时，有一位宋尚节博士，他在各处传福音，无论他是跳着传或踢着传，是喊叫的或是流泪的，是在肉体里的还是有灵的成分的，凡他所到之处，都有成千成百的人悔改。这么一个有福音能力的人，却到处骂我们，烦扰我们，使得我们不知该采取何种态度。同工们曾将这事，当作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研究。

此外，那位在真理的栽培上相当有分量的贾老牧师，在神学的教导上是相当有地位的。他虽宝爱我们这些青年人，却又是反对我们走这条路的人。江湾的中华女子神学院，是全国最高明的神学所在，也是绝对的反对我们，并封锁他们的学生到上海参加我们的聚会。面对这些有福音能力的人，有属灵分量的人，他们如此反对我们，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态度？这实在是个难题。

一九三四年春天，倪弟兄从上海用小车带我到江湾。那是很长的一段路，就在前去的途中，他和我有些交谈，表露他的心情。他问我说，弟兄，你看怎么办？他们是这样一直不要我们，怎么办？’说到传福音，有的人实在有福音的能力，这我们不能否认；说到属灵，有一部分人实在是属灵，能劝人爱主，也讲十字架的道，在真理上对人也有造就，但他们就是拒绝我们。因此，那时我们的确受到很大的试验，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。

经过很深的考虑、研讨，并在主面前的寻求、交通后，同工们至终都觉得，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所看见的见证，我们的脚不能离开这个立场。所有纯正福音的能力，我们都接受；所有属灵的东西，包括真理、生命的成全，我们更是接受；但这个立场，这个见证，是丝毫不可动摇的。我们与他们，他们与我们，众人在属灵这一面可以互相交通。他们有属灵东西我们应该接受，我们有属灵的东西也应该交通给他们；大家在福音上、在属灵上、在真理上，应该互相交通，而在立场上我们要完全守住。这就使我们得了一个结论，也得了一个很清楚的态度。

我们尽力接受各方属灵的东西，无论是福音的，还是真理的，我们全然接受。然而，就是因着这个态度，俞成华弟兄才会大胆的，连天主教盖恩夫人的东西都接了过来。弟兄们所以如此，乃是因为同工们采取了一个态度，无论人是什么宗派，什么会别，只要有属灵的东西，有福音的东西，或是有真理的东西，我们一概接受，只是人不能触动我们的立场。

到了一九三七年，上海同工聚会，题出了安提阿的路线。倪弟兄就题议说，我们既看见安提阿的路线，就要有两面的往前。一面是到各地开工，去设立聚会，大家都不要留在原地，都要出去。另一面，我们中间最好有几位，比较有分量，真理也清楚的，可以尽力到公会作工，释放真理，供应他们属灵的东西。从那时起，这两面的事情就作起来了。

然而不久，日本的战事爆发，那是个打击，使各地的开展停了下来。当时我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很多，有许多位弟兄姊妹在医护、教育界任职。因着抗战期间的大变动，许多人都退到了后方。所以那些沦陷的地方，比方南京一带，都被弄得几乎是真空了。一直到快要复原时，才重新有另一班人开始聚会。在这期间，撒但同时也在作工，使倪弟兄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在后方那一面，自然是没能受到什么供应。在沦陷的这一面，各地的情形是非常虚弱，所以各地的见证也就弱了。

当我们情形弱的时候，看福音，外面的人比我们强；看属灵，别人也不差我们多少；在真理方面，外面的人也栽培出了一些人才。我们除了一个脱离宗派，似乎也说不出我们作了什么，整个局面处于黯淡无光的时期。一直等到胜利以后，同工们经过长时间的冷落、试炼、挫折，带头的彼此间也发生过很大的难处，召会可说是经过了种种的试炼。随着战事的胜利，众人再回到上海，各方各处的同工又相会了。当重新再交通后，众人的感觉和根据已过的实际经验，就得了一个结论，清楚我们仍然必须守住我们起初所看见的见证。

这见证就是一地有一个地方召会，并有清楚的立场，在那里建造一切属灵的东西。古今中外无论何宗何派，只要有福音的、属灵的、真理的东西，我们一概接受。独独一件事我们不能放松并要坚持的，就是这个立场的问题。我们必须坚持，这一地一会的一个立场，必须坚持基督身体的见证。

关于史百克弟兄的一些交通

我们和史弟兄的关系，开头的历史都不是在这立场上建造的，乃是在属灵方面上建造的。我们清楚看见，主在东方要我们所作的，并且我们应该接受所有职事的供应。虽然那些职事立场不清楚，地位不清楚，背景不清楚，但他们仍有他们那一分属灵的职事。无论是今天活着的，或是已经过去的，原则都是一样。

比方盖恩夫人，是一个属灵职事，但她是在天主教里，我们不能因着她是天主教里的人，就不接受她那一分属灵的供应。另一面，我们并不能因着要得那一分属灵的供应，而把天主教的东西接受进来。以此类推，同样的原则，我们能接受梅尔的帮助，能接受慕安得烈那一分的供应，也能接受宾路易师母那一分属灵的职事。历世历代，凡我们能在书本上找出来的属灵丰富，无论是福音的、是生命的、是真理的，我们一概接受。然而他们的立场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组织，我们不要，因为那不合于我们的见证，并且有损这个见证。

在这点上，倪弟兄曾与一位相当属灵的人有交通，那就是史百克弟兄；并且尽力接受他们属灵的帮助。然而在立场这一面，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建立什么关系。所以倪弟兄才说，他们对召会的立场不如我们清楚，我们对他们则采取一个不过问的态度。

我们对史弟兄所持的态度

以史弟兄在伦敦的作法来说，在他自己那一面没有多少难处，因为他也是脱离公会，是没有组织的。他立场的光景，比慕安得烈干净，也比梅尔或宾路易师母进步许多。这从消极一面说，没有多少可指摘的；但在积极一面，他不像我们在东方这么确定。我们看见召会的立场是唯一的，是在地方上的，是一地一会的。这一点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。然而，我们没有因着在立场上，他和我们有这点差别，就连他属灵的东西都不接受。我们的态度是，历代神所给召会属灵的职事，无论是在什么立场，什么背景我们都不涉问；我们只接受他们属灵的东西，而不管他们的背景，也不受他们的影响。这是我们所采取的态度。

当初倪弟兄说，‘邀请史弟兄的时候还没有到，’原因就在此。因着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太一致，而史弟兄又有相当属灵的力量，能影响别人；若是请他到中国来，的确会有麻烦。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原委。今天我们再度题起这事，乃是为使我们看见我们所维持的这个见证，以及我们对这个见证所该维持的态度。

史弟兄第二次来台带来难处

史弟兄第一次来台，仅是作属灵的供应，没有涉及立场，因此毫无难处；我们彼此之间也很愉快。然而，史弟兄第二次来，叫我们很伤心；因为从我们这面看，史弟兄实在是作了很可惜的事情。他这次来，应该采取和上次一样的态度，只供应属灵的东西，不要过问立场的事，那就没有难处。然而这一次，史弟兄越过了他职事的分，过问了召会立场实行一面的事；并且不仅是过问，更是干涉。

有位弟兄对我说，可能是我误会了。事实上，我也盼望这是误会；这样，史弟兄就不必在这点上和我们对立。然而，即便是误会，我们所说的原则也没有错；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中间好些人，里头也受了摇动，觉得何必注意立场，只要属灵就可以了。所以，这并不是误会。

史弟兄明明的责怪我们，不只在私下的谈话里，更是在聚会中公开的争论。他那一天在聚会中说，‘你们把基督限于一个地方上，使基督成为一个小基督，使召会成为小召会。’从这话就证明，我们并没有误会史弟兄。史弟兄在这一点上，的确有他的坚持；这是我们在他身上，在这一点所碰到的难处。

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必须清楚，主要我们作什么见证。我们中间若有人，愿意在福音上为主大发热心，拯救灵魂，我们真是欢迎，也真是感谢主。然而你们在这里，若是有什么举动，什么言论，影响到这个立场，影响到这个见证，我们就感觉为难。只要你们所作的，不影响这个见证，不影响这个立场，你们就尽你们的那分，我们实在是欢迎的，也实在看你们是宝贝的同工，宝贝的弟兄姊妹。我们不是狭窄的。

比方香港有位姊妹，她和我们的交通，乃是在属灵的联结上，不是在立场的看见上。这位姊妹里头有一个负担，就是要到东方服事主的召会；但她一直觉得她到东方来，不应该自己起一个头，而必须把自己摆在一班神儿女中间。当然，她会选择一班她认为最合乎神旨意、最属灵的人。结果选来选去，她把自己摆在我们中间。然而，她所以和我们联结，是属灵上的联结，不是立场上的联结。虽然在立场上，她不是非常的清楚；但我们一再承认她是我们的同工，因为在属灵上她实在是一个同工。她没有过问立场的问题，也不干涉立场的事，总是尽力供应她那一分，要弟兄姊妹在属灵上得造就。我们实在认同她的供应，也不强求她在立场上与我们一致，她也的确没有和我们发生难处。

然而，你们要看见，你们前头那一班同工弟兄姊妹，他们首要的联结，是在立场上。他们一开头的联结，就是在立场上。他们同有一个认识，即使前面弟兄爱了世界，他们还是要走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是主所要的路。

不能在立场之外有调和

我们既看见这个立场，就必须坚定守住这个立场。对的就是对的，错的就是错的，中间没有什么可以调和的。好比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没有中间立场。若是公会的立场对，我们就不该再有另外的立场，众人要在各公会里事奉神。若是公会的立场不对，为着要有一个干净的立场，我们就不能与之调和。这点我们必须绝对的清楚。

凡调和的都没有祝福，凡调和的都是两败俱伤。我们中间就曾有过许多例子，有个人，有团体的，有南方的，有北方的；他们妥协、调和的结果都是伤损。我们没有造就到别人，别人也没有帮助我们。我们辛苦工作了多时，结果好像豆腐跟着水走了一般，是白费工夫。况且，大多的结果，都是你去跟随别人的异象，而别人不能跟随你的异象，于是你成了一个没有异象的人。千万不要以为他们真能帮助我们；他们不仅不能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一与他们调和，他们就都想要摇动我们。

在中国北方，为着这个我曾坐过监，受过折磨，受到各种的攻击。若是当时我与公会调和，我就不必坐监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难处。我所以坐监，是因为不与公会合作。那时公会的朋友们，全力要把我拉到和他们一样。然而我一直站住，不愿和他们一样。因着我不与他们一样，这些公会的朋友们，就在日本宪兵跟前，对我有非常不好的表示，以致日本宪兵把我关进牢里。他们清楚的审问我，三周之后，他们找不出什么证据。有一天，就对我说，‘李先生，我们审问了你这三周半，也没有查出你有什么错…，只是为什么基督教里的人，都不说你的好话？’这一问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公会里的人，早就向日本人说过我的种种。

当时基督教联合公会的会长，是曲弟兄父亲的老同学，连他们的老邻居都听见，日本人捉拿我的事。在我要被关之前，有位牧师的妻子，就在家门口对众人说了些幸灾乐祸的话，意思是现在日本人要来管教我了。因着我一向不和他们合作，他们就要看，现在日本人如何管教我。在监里，我的确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治死，因为日本宪兵在沦陷区里，杀一个中国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。所以那时，主真是特别的保守了我的性命。

我从监牢里出来后，这些公会的人就假借日本特务机关的势力，再来通知我与他们合作。他们不是强迫我，乃是告诉我，他们要开一个特别聚会，有十二个会的人参加，每一个会里都有一个主讲的，要释写一篇道，就是十二篇道。他们说，‘李先生，你是第几天的，在那一天你要去讲一篇道。’我就对弟兄们说，我就是去死，也不会讲这个道。而后，一位赵老弟兄就陪着我，去见那位联合会的刘老牧师，也就是曲弟兄父亲的邻居。因为我觉得礼貌上应该告诉他们一声，说明我不能接受。

那位刘老牧师见到我，知道一切的情形，就对我说，‘今天你觉得不要讲，可以去祷告看看。’我说，‘对不起，连祷告都不用了。’他说，‘李先生，你这样是很危险的。’我立刻严肃的对他说，‘你既这样说，我就回答你，充其量你们再把我捉进去就是了。现在对不起，我必须离开了。’他们竟然用‘危险’，要我与他们合作。我相信这是仇敌的诡计，那时基督教的确看不惯我们的不同。我里面清楚，这是仇敌的诡计，要我们与一般基督教相同。只要我们和他们调和、相同，仇敌就要大大鼓掌，因为诡计成功了。

神在东方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不仅仅是得救的问题，也不仅仅是属灵的问题，乃是说到基督徒应该在那里，不应该在那里。三十年来，我们就是作这个见证，然而撒但所作的，就是要把我们从这里拖开，与基督教调和。只要大家都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撒但就得逞了。撒但所要对付的，就是这个分别。所以，我们的眼睛要明亮，看见我们的生命线，就在这个分别上。

实行立场带进祝福

史弟兄在东方时，对这事并不明了。他三月离开台湾，四月回到伦敦，五月在他们自己所出版的报纸里，有一篇他所写的评论，说到此次他到东方，非常欣赏，也非常称赞我们。他说到他相当欣赏一个能力，就是一个自发的能力，一个自动的能力。他说，‘有多少日子我每一个白天，都对五百多位选出来的基督徒工人讲话；每一个晚上，都对约两千信徒说话；并且有几天出外访问召会，所遇到的都是一些热诚的人，他们面上放光，在那里等着和我们交通。我们所给他们的话语，他们都吞下去。’他对我们的称赞，可说是到了顶点。

然而，我要引用史弟兄这段话，问问史弟兄，他所称赞的那份工作，主要的原因何在？可能许多人都会觉得，主要原因是圣灵的工作。这点我们都承认；但是为什么圣灵不在别的立场作这样的工作。我相信史弟兄在台湾，也看见不少西教士，和许多不同的派别。他们都在这里热切作工，他们的资源比我们多，人才也比我们高明，甚至他们中间有些人的教育、身家、名声，都比我们高。然而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史弟兄所称赞的这份工作呢？为什么圣灵在我们这份工作里，作史弟兄所称赞的工作，而不在其他地方作呢？

今天我们所以有这一点可称赞的结果，我们自己里头清楚，乃是因着这七、八年来，我们没有与公会调和。若是从一九四九年起，我们的工作调和的，是没有分别的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那会是什么结果。我们能有这个令人称赞的结果，一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立场。可惜史弟兄看见这个结果，却没有看透那个原因。

地方立场是我们所赖以维系的

我绝对领会史弟兄的确爱护我们，也觉得这里有一分这么好的工作，所以他必须给我们有点改正。史弟兄是这个存心，他一点没有恶意。岂不知这就像医生的诊断一样；他看这是个病，那知这却是我们的命。这个不是病，若是把这部分割掉了，我们就不要活了。

好比人喝茶，喝过之后一直称赞茶好，却又要将茶壶打碎。岂知茶壶一打碎，要喝的茶就没有了。人只喝好茶，却不重看茶壶，那是个危机。要知道，茶所寄托的，就在于茶壶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有这个祝福，就在于这个立场；乃是这个立场托住了这一点祝福。这立场是我们所赖以维系的，是这个立场把我们托住了。所以，人若是把这个立场，把这个‘茶壶’打掉了，不仅人所不喜欢的茶壶没有了，连人所爱喝的茶也流光了。

因此，这里不是存心好坏的问题。史弟兄的存心我们毫无疑问，并且称赞他。他的确有一分存心，是清洁、热切，并且是爱护我们的；这点我们觉得很宝贵。然而关乎立场，是亮光的问题，是个人见地的问题。我们应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，使众人都清楚。若是一直拖延时间，将来这种情形仍会重演，那定规不是召会之福。

接受别人却不伤损主的见证

所以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看见两千年来，神在这一条路之外，也兴起许多有用的职事；即使是今天美国的基督教，也有相当大的福音职事。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否认的。神是太大了，祂的确在这之外，兴起许多属灵的人，史弟兄就是一个例子。史弟兄虽然离这个立场很近，但不在这个立场上。历代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有的人亮光比我们清楚，解经比我们强，但他们不在这个立场上。这都是我们不能否认，也都乐意接受的；因为这是神给召会的丰富。即使在天主教里的盖恩夫人和劳伦斯等，也都是很有属灵分量、很有恩赐的人。这些我们都得接受进来。

然而另一面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，主在东方兴起我们，是为着一个身体的见证；在一地一地有一个建造起来的代表，一个表记，一个出现。我们不是要强求所有的弟兄姊妹，都能有如此的看见。然而，我们要求所有和我们同工的弟兄姊妹，在属灵、福音、真理上，尽力供应；但不要干涉、破坏这个立场。你们若都是愿意的，就没有难处；若是你们要干涉、破坏这个立场，那就会相当麻烦。

我信主要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这几篇的信息，越过越有回头的亮光。我们该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并要一直的谦卑，不论在福音上，在真理上，或在属灵上，只要能帮助我们的，我们都该虚心接受。另一面，我们该非常清楚，主兴起我们的那个见证是什么；这是我们应该牢牢守住的。不要作愚昧人，只守住这一个看见，人却不在这个立场上；也不要只守住立场，而不要那些属灵的丰富。

这点清楚之后，我们就能帮助凡和我们接触的人。人能给我们帮助，我们接受；同时，我们也该给人帮助。我们应该虚心从别人接受帮助，但另一面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在这里的见证、立场是什么。我们和人接触，与人谈话，都该给人一点帮助。若是有些事叫他们不得造就，就不必说；这不是怕他们知道，乃是为了凡事叫他们得建造。凡是有益处的，我们当然没有避讳不对他们说的，好叫他们得帮助，得造就。我们能帮助别人而不损伤自己，结果就叫主的见证得到建立。

史弟兄的那一分是我们应该接受的，难处在于史弟兄越过了他那一分，作了些伤损我们的事。加上我们有些弟兄们也不是太清楚，以致难处越过越大。若是史弟兄不越过，问题就没有了；另一面，若是我们自己是清楚的，即使史弟兄越过一点，我们也不至于会有问题。所以，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立场要清楚。若是我们都清楚，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动摇的。人可以随意说，但我们不会摇动。

直至今日，史弟兄和我们之间的感觉和关系，仍是非常的正常，非常的甜美，并没有被破坏。不过，我们的点在这里，若是有人在立场上，在真理的亮光上，和我们有所不同，那是我们难以接受的。因为这是我们的命，影响到我们见证的。

工作上避免优越感

有一点是在所难免的，就是西国弟兄们的优越感。这也是个难处；但请不要领会错了，以为这样我们就要反对他们。不，对他们我们没有反感，也不会轻看；只是他们在立场的见地上，和我们不同，这是严重的问题。况且，他们的优越感，使东西方的交通遇见难处；这是他们无心，也是无意的一个难处。然而，他们虽非存心，也无意如此，但作起事来，那个优越感是不自觉的流露出来。

好比我是北方人，只要一讲话，无意间北方腔就出来了。我没有存心要讲北方腔，但说着说着腔调就出来了。因为生在北方，长在北方，活在北方，整个人都是调在北方。现在除非我被变化，否则那个北方腔永远都在。只要我还留在这个地上，我是没有办法不带着中国人的味道，不带着北方人的腔调。同样的，近百年来，因着国际关系，以及中国国家地位的种种影响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西国弟兄们的优越感除掉。回顾我们自己，这数十年来，也是没有办法叫我们不感到自卑。

这是西方、东方的一点难处。我已经为这事祷告多时，现在求主用血遮盖，在这里有一些争战，试试看能不能打掉这个东西方的优越感和自卑感。盼望将来东西方的弟兄姊妹们，来在一起交通时，没有所谓的优越感或自卑感。目前要东方接受西方的属灵供应，这个不成问题，我们已经接受了。然而，要西方接受东方的亮光，这就需要西方能够谦卑。在一个自然的交通里，我们相信神会把东方所看见的，也给西方看见。我里头有个深深的相信，就是可能再过一个时候，西国的弟兄们，需要到东方来学习，需要到东方来住一个时候，才能知道主今天在地上所作的，才能知道主今天在地上的路。这点且待时间来证明。

有许多弟兄，都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。主如果来得迟慢，恐怕你们留在地上的年日，会比我多一些，那时你们或许会想起今天的话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可骄傲的，但是我要说，两千年来主所给召会的，你们里头要清楚；并且要明白，主在这个时代，在东方将我们兴起的意义。但愿我们在这里，忠心学好自己的功课，作好主的工作，不要和别人比较。只要我们好好的尽忠心，后面的结果，不是我们的事，乃是主的事。